

# 朝霞

ZHAO XIA



3

1974





# 朝霞 目 录

## 深入批林批孔 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怒 吼(特写).....段瑞夏 (3)

——上海工人批林批孔战斗巡礼

批林批孔炮声隆(诗辑)

批林批孔斗争速写(三首).....陈祖言 (22)

杠棒,革命的接力棒.....张 涛 (23)

怒涛滚滚.....成莫愁 程仁祥 (24)

老大爷的控诉.....梅子涵 (24)

酣战.....陆 萍 (25)

“述而不作”和“不述而作”(杂文).....高戈辛 (62)

孔家店二老板——孟轲的故事(三则)

孟轲学礼.....梁益良 (64)

井田制休矣!.....梁益良 (66)

“仁政”的诀窍.....卢师兵 (69)

### · 小 说 ·

挂红花那天(征文选刊).....姚克明 (11)

浦江潮(征文选刊).....陈足智 (26)

号子嘹亮.....边风豪 包裕成 (35)

组织委员.....郭 宁 (48)

攻“关”.....朱勤甫 (58)

金光 批林批孔 1974



一九七四年  
第 三 期

目

录



· 诗 ·

- 筑路者的战书·····段瑞冬 (47)  
钢丫头·····黄世益 (47)

· 理 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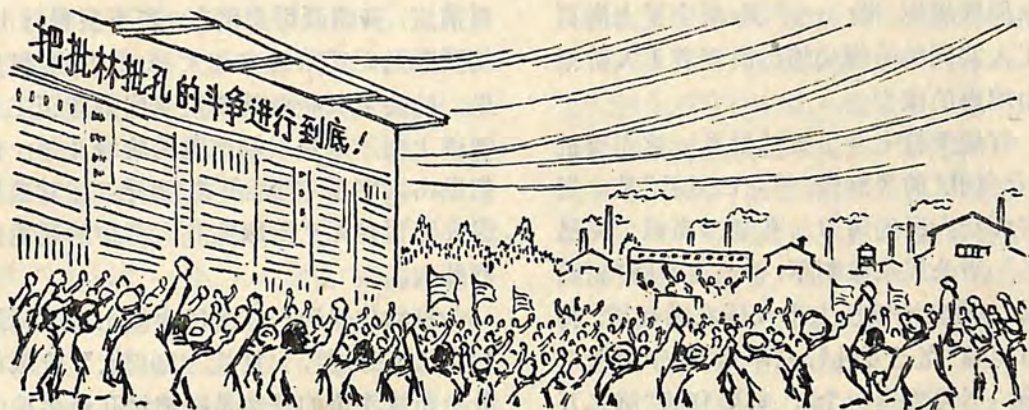
- 右倾翻案思潮的代表作·····方泽生 (7)  
——评晋剧《三上桃峰》  
小说《生命》和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常 峰 (72)

依靠工人阶级保卫和改造城市的颂歌

- 王国卿 刘太平 (76)  
——读短篇小说《初试锋芒》

- 这是在提倡什么? (读者来信)·····白克强 (79)





# 怒 吼

——上海工人批林批孔战斗巡礼

段 瑞 夏

距离一月革命风暴整整七年了。一九七四年的初春同样是不平常的！在伟大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轰响着震天撼地的雷声。毛主席向八亿人民发出了战斗号令，一场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势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

斗争来得突然吗？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人民在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到处都在蓬蓬勃勃地生长。然而，“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妄图拖住革命人民前进的脚步，把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一场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林彪，这个混进党内的叛徒、卖国贼，正是复辟势力的总代表。他扯起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克己复礼”的黑旗，企图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百足之虫，

死而不僵。”林彪和孔老二就是这样的毒虫。要反修防修，就要批林批孔。要继续革命，就要批林批孔。非批不可，不批不得了！

“打倒林彪！”

“打倒孔老二！”

“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

浦江在怒吼！上海在怒吼！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发出了钢铁誓言。市总工会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上海工人深入批林批孔大会”上，国棉十七厂的工人代表一马当先，愤怒声讨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冶金、化工、仪表、造船……各条战线的代表风起云涌，冲向主席台抢夺话筒——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以主力军的姿态杀向批林批孔的战场！

战场在哪里？一个工厂就是一座堡垒，一条街道就是一条战壕。大会批，小会批，班组批，家庭批……批林批孔的烈火到处



都在熊熊燃烧。批！一个字，集中了上海百万工人共同的阶级义愤，凝聚着工人阶级拔山填海的威力。

打蛇要打七寸。批林批孔，首先要批“克己复礼”的黑纲领。“克己复礼”是一把杀害劳动人民的屠刀。孔老二高喊“克己复礼”，屠杀奴隶象割草；曾国藩叫嚷“克己复礼”，疯狂地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蒋介石叫喊“克己复礼”，对革命者“宁可错杀三千，不得放走一个”；林彪狂吠“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炮制了罪恶的《“571工程”纪要》。这些高叫“克己复礼”的人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风景美丽的龙华还埋着烈士的遗体，繁华的南京路曾染过工友的鲜血，汹涌的黄浦江曾经卷走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泪。“复礼”就是“复辟”；“仁”、“恕”就是“杀人”。这是用多少鲜血换来的教训啊，工人阶级祖祖辈辈永不忘。

江水不能倒流，历史不能倒退。谁妄想阻挡革命前进，那么，不管他是什么“天才”、“天马”，“周公”、“文王”，也不管他唱什么“仁义道德”、“中庸和平”，工人阶级一不后退，二不改道，而是坚决地踏倒他！

经过文化大革命斗争风雨锻炼的工人阶级，更加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路线斗争觉悟达到了新的高度，哪里出现复辟的逆流，哪里就有反潮流的战士挺身而出。先从一家小厂说起吧。

上海红光制革厂年轻的工会主任姜文锦，是一月革命风暴中冲杀出来的新干部。他发现厂里有人至今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搞得一塌糊涂！”还趁机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这不全然是一副孔老二的腔调吗？小姜和工人同志们一起认真学习了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联系这些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认识到这是社会上“克己复礼”复辟思潮的反映，有些人就是反对革命，反

对前进，妄图开历史倒车，若不狠狠打击，就要断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社会主义企业就要重新回到修正主义轨道上去。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他们贴出大字报，对准林彪、孔老二，对准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逆流猛烈开火。

自动化仪表一厂的民兵战士说得好：“‘克己’三分笑，‘复礼’刀出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实是批林批孔最生动的教材：厂里有个反动资本家，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着刻骨仇恨，他平时见人三分笑，暗里却恶狠狠地叫嚷：“要把失去的财产从厂里拿回去！”他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大干反革命勾当，终于被民兵战士拿获了。这虽是条小爬虫，不也是林彪“克己复礼”的活标本吗？林彪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正是要“解放”地富反坏右分子，联合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

再到火红的钢铁厂来看看吧，在那日夜喷吐着雄浑烟云的烟囱下面，批林批孔的浪潮犹如滚滚的钢铁洪流，烧红了十里钢城。

这里是上钢五厂一车间，刚下班的工人正在食堂里开批判会。简陋的会场挤满了人。会场四周，一排排大字报下站着一道道人墙，把会场围得密不透风。工人群众的发言，字字句句沉甸甸，象一块块钢锭砸向林彪、孔老二。这个车间，文化大革命前，原年产量徘徊在三到五万吨之间。可是，一九七三年，还是这些人，这些设备，产量达到十五万吨。工人幽默地说：“难道是我们车间来了什么‘贵人’、‘圣人’吗？如果说真有什么‘贵人’、‘圣人’，那就是我们工人群众自己。”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路线不同了！

文化大革命前，反革命修正主义企业路线把工人卡得好苦啊！拿质量检验来



说，就是技术科立法，检验站执法，工人只能规规矩矩守法。那一套制度明明不合理，也视如王法，凛然不可冒犯。有一次，一个工人的操作稍和操作规程不符，检验人员就把一块“禁止牌”朝炉前一挂——禁止出钢！“禁止牌”是管卡工人的“上方宝剑”，“禁止牌”一挂，工人就要“肃静回避”，听候处理。这个工人不理那一套。他想：为社会主义炼钢还犯法呀！他一怒之下，操起身旁一把煤锹，“呼”地把这块“禁止牌”扔进了烈焰熊熊的炉膛。照样出钢，而且照样出好钢！可是，由于触犯了修正主义的清规戒律，他被勒令几次三番地检查。这难道只是检验员的过错么？不，他也是受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啊。列宁早就指出：“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当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列宁的故乡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破了剥削阶级的陈腐偏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工人群众就气愤地造了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反，冲击了不合理的检验制度，检验人员也站出来和工人一起改革规章制度。随着斗、批、改运动的不断深入，充分体现依靠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的三结合检验制度建立起来了。

工人说：“修正主义条条框框把工人的心都隔断了，三结合制度又把工人的心连起来。”

干部说：“相信群众，威力无穷；眼睛向下，潜力很大。”

批林批孔的热潮，催得生产的箭头直往上蹿。人的精神面貌在变，人与人的关系在变，我们的炼钢炉怎么能不放高产呢？

然而斗争还在继续。工人揭发道，有

人在红旗竞赛中，塞进来一个评分制度。什么产量几分，质量几分，炉龄几分……把工人群众圈在分数的小圈子里，动不动就扣分。教育战线正在批判“智育第一”，工厂里却出现了“分数挂帅”，岂不是咄咄怪事！工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扣分，就是扣‘纲’。扣分，扣掉了无产阶级政治，扣掉了龙江风格，扣掉了工人当家作主人的精神。”

在林彪、孔老二眼里，劳动群众是“下愚”，可是，正是这些被诬蔑为“下愚”的人们，是对林彪、孔老二最彻底的批判者。

在我们钢铁工人眼里，林彪、孔老二这些以“上智”自居的反动派，正象钢渣一样必须从革命的熔炉中扒除出去！有我们工人在，林彪一类骗子要搞“克己复礼”，永远是“此路不通”！工人阶级就是要参加企业管理，要永远管下去，一定能管好！

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靠什么？刘少奇、林彪之流主张靠洋人。怎么能把中国的命运拴在外国人腿上！“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造船工业战线，仪表工业战线，批判林彪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斗争打响了！看吧！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向孔老二磕过头，没有喝过什么洋墨水的上海工人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的奇迹。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一艘艘万吨巨轮结队下水。上海灯泡厂三车间玻璃小组的工人，短短几年搞出了十八项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的产品，有的甚至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切多么令人鼓舞！在伟大祖国这张白纸上，工人群众的双手正在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

可是，我们前进的步伐有时还会碰到一些阻碍，“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还在某些人头脑里作怪。工人能搞科研，而且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有人不相信，甚至说



什么算不算得上国际先进水平，得让外国人点头。明明经仪器测试证明了，他们还不相信。这些人见了工人就要摇头，见了洋人就要磕头，多可笑！多可怜！

刘少奇之流胡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孔老二说，假如他的道理行不通，他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林彪更是叛党叛国，仓皇逃窜，直扑向苏修怀抱，无奈上帝不保佑，让他一头栽进了温都尔汗的荒漠。一切主张倒退的反动派最后必然退到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粪坑里去。他们的逻辑是：中国不如外国，爱国不如卖国。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和旧的传统观念斗争中前进。工人群众豪迈地说：“让‘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见鬼去吧！社会主义要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道迅猛前进。”

批林批孔的烈焰横扫着全市每一个角落，横扫着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当苏修肉麻地导演起尊孔丑剧，安东尼奥尼无耻地抛出反华电影《中国》之际，《三上桃峰》又乔装打扮匆匆出笼……身在港口，放眼世界的码头工人警惕地说：“修正主义潮水要上岸！”他们看见：潮水底下，一切中外古今的牛鬼蛇神——活的抬着死的——哼哼唧唧地叫着“克己复礼”。要“复”什么“礼”？封建文化的“礼”吗？资产阶级文化的“礼”吗？去吧！“请君莫奏前朝曲”，工人阶级的使命是用革命大批判的铁扫帚扫清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垃圾，在旧时代的废墟上，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耸入云表的丰碑。日夜战斗不息的码头上，又展开了另一种战斗，手持杠棒的工

人投入了回击文艺黑线回潮的斗争。

……………

千军万马卷巨澜，批林批孔战犹酣！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刚刚揭开了序幕。斗争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更深刻、更广阔地向前发展。在良工阀门厂，不少一月革命风暴中冲锋在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愤怒地说：“林彪宣扬孔老二的‘中庸之道’，‘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全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本来就有仇，有仇就要斗，永远不讲和！我们就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帝、修、反斗到底！”

工人阶级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上海钟表元件厂，上海订书机械厂，上海理发工具厂……广大工人群众在斗争中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掌握斗争的理论武器，不断增强战斗力。

波澜壮阔的批林批孔运动正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开展。工人阶级将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更有力地发挥主力军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将在斗争中日益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将在斗争中放射出更加光彩夺目的光辉；社会主义事业将在斗争中迅速推向前进！我们相信：“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一切开倒车、搞复辟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让批林批孔的怒涛来得更猛烈吧！

（题图：宋正谋）



# 右倾翻案思潮的代表作

——评晋剧《三上桃峰》

方泽生

晋剧《三上桃峰》是在一些人的支持下，调集全省的“专家”，“经过七年锤炼”，精心炮制出笼的“山西的代表性剧目”。并且“这个戏已经许亲了”，策划搬上银幕，以扩大影响。还有人说，要把这个戏搞成“山西的样板”；鼓吹这个戏“有三好：一是说老实话，二是承担责任，三是讲风格”；甚至狂妄宣称“这个戏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并且声言“和当前形势配合得紧”……

对于这样的“杰作”，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可是，认真看一看，想一想，不对了！它原来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它是当前一股右倾翻案的反动思潮的代表作！

《三上桃峰》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杏岭大队把一匹病马冒充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青兰发觉后，三次亲上桃峰退款道歉。桃峰深为感动，把杏岭以买化肥的钱退来的马款，买了化肥给杏岭送去，互相致意，皆大欢喜。

《三上桃峰》说了什么“老实话”？

剧本把一匹病马的故事放在一九五九年春天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上。这时，正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红旗继续奋勇前进的年代。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如果用剧

本的语言来讲，那正是“持续跃进，万马奔腾”的“人民公社第一春”。可是作者被万马奔腾的革命气势吓破了胆，对持续跃进的大好形势大肆攻击，在“马嘶声，蹄铃声”，“好马！”的“夸赞声”的烘托下，一匹表面上“膘肥体壮，毛色光滑”，实则患了严重的“脑迷症”，已经“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出场了。触景生情，作者就借青兰之口说开了“老实话”：“它确实是有重病呀”，“这马千万不能这样猛骑快跑呀”！可是，“我讲实话他不信”，还是“扬鞭催马猛驰骋”，终于弄得马“浑身淌汗，四肢发抖，卧倒在地，一命呜呼。这样的“老实话”，跟刘少奇、林彪、彭德怀之流攻击大跃进“搞的太猛，出了毛病”，是“凭幻想胡来”，是“劳民伤财”毫无二致，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黑话！可是也不要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剧本也的确有“老实”之处的：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老六，把那匹很有来历的“大红马”牵上场的时候，满台人物一迭连声地喝采：“好马！”好在它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复辟，代表着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这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老实话！

《三上桃峰》承担的是什么“责任”？

老六是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大队长李永光是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把病马充作好马出卖，以邻为壑，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



条路线的严重斗争。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责任”，是起而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狠煞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借以教育群众，发扬无产阶级思想。而身为党支部书记的青兰却不是这样，只看“马情”，围着病马团团转，对于敌情，她却视而不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不领导群众跟老六斗，认为老六只是“私心打算盘”，反而美化他是为队买马“办好事”，让人们同情他；二不和李永光斗，反而为他评功摆好，称他是“好当家”，“为革命熬得两鬓添白发”。在这里，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四海之内皆兄弟”，好人不好，坏人不坏，你好、我好、大家好，仿佛真的存在着这种“无差别境界”的“世外桃源”。这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如果人们都象青兰那样，耿耿于承担小事的“责任”，不抓路线，不搞斗争，做“谦谦君子”，其结果必然是地富反坏上台，劳动人民遭殃，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责任。

《三上桃峰》讲什么“风格”？

青兰奔忙于杏岭、桃峰之间，看来“风格”很高。其实这种“风格”，正是由于杏岭骗人卖马、嫁祸于人的资本主义道路所引起的恶果，她的奔走无非是为了补过失、堵漏洞。这有何“共产主义风格”可言？这种“风格”一长，资本主义势必泛滥，根本不值得提倡。因此，剧本所讲的“风格”，是抽掉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是离开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轨道的。这样的“风格”，就只能是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象青兰那样“忠厚之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象桃峰那样“忍辱负重”，“以德报怨”，完全是继承了腐朽透顶的孔孟之道的衣钵。只有刘少奇、林彪一伙，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才竭力鼓吹这种“君子长者之道”，磨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锋芒，听任被打倒的反动阶级重新爬上政治舞台。这种

“风格”，与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风格正好是南辕北辙，“两股道上跑的车”。

内容如此反动的一出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货色，什么“人性论”、反“题材决定”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一应俱全。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所鼓吹的各种奇谈怪论的大杂烩。就这一点说，有人叫嚷它“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革命样板戏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产物。它遵循党的基本路线，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根据“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了广大革命群众丰富的精神食粮。大肆贩卖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恶毒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上桃峰》，自然与革命样板戏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不过，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决不是什么“框框”，而是无产阶级文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谁要“突破”它，就必然滑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因此所谓“突破”，也决不会是创造，无疑是“复旧”。《三上桃峰》的“突破”之处，有哪一点跳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框框”？只有那些无丑不包的黑论，才是真正破坏、诋毁无产阶级文艺的框框。即使他们所用的“框框”这个词，也毫无新意，不过是胡风攻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图腾”一词的翻版罢了。不过我们从那一句杀气腾腾的话里，倒的确可以看到他们极端仇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誓与革命样板戏为敌的反动嘴脸。

尽管《三上桃峰》的吹鼓手们高喊要“说老实话”，而他们自己却闭口不讲，一点也不老实——适足见其伪君子的两面作风。原来这出戏的炮制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背景的。“这个问题如果上面不说，你



们就别提。”有人想把真相隐蔽着。好吧，你不说“老实话”，我们就来揭穿它！

《三上桃峰》来源于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发表这通讯和故事的时候，是在毛主席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及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以后。当时，追随刘少奇，掌握着舆论工具的人就围绕着这一匹马掀起了一阵“宣传热”，唯恐人们忽略了他们的用心，特地点明“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区抚宁县”。那里正是王光美“蹲点”并炮制“桃园经验”的地方。为了使人们“永不忘记”刘、王的“功绩”，王光美还在那里立了碑，送了一匹马。这阵“宣传热”自然是为被批判的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翻案的，明眼人一看就知。

紧接着，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头目倾巢而出，推波助澜，“一匹马”在各种文艺样式中都走了红运。于是，对这股风嗅觉十分灵敏的人立即把通讯改编成晋剧《三下桃园》，在《火花》出笼。这个剧本为了讨好黑主子，竟是直言不讳。它把通讯中的真实地名“桑园”干脆改成“桃园”，还“创造”了一个姓王的女县长，让她点出歌颂桃园“社教运动的胜利果”的主题。这是在利用文艺阵地，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树碑立传。

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垮了台，《三下桃园》也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揭穿了它的老底。但是，“经过七年锤炼”，它又偷偷登上了文艺舞台。不过稍加妆扮，借着社会上那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黑风，正式粉墨登场，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开了对台戏。

你不演么？“是毒草也要演”！反革命的意志何等坚定。

你抵制么？“以破坏革命现代戏论处”！反革命的气焰何等嚣张。

《三上桃峰》的出现，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既然他们自称“和当前形势配合得紧”，就必须把它放在当前总的斗争形势中来考察，才能抓住它的实质。

在国内，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一小撮失败了的阶级敌人掀起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翻案风。他们主张倒退，力图恢复旧秩序，千方百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想方设法扼杀革命的新生事物，妄图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回失去的天堂，把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上台。

这种政治上的右倾翻案风波及各个领域，而文艺阵地从来就是反动阶级搞复辟、反攻倒算的重要阵地。于是《三上桃峰》就应运而生，直接赤裸裸地为机会主义的头子刘少奇翻案。为刘少奇翻案，也就是为他的一丘之貉林彪翻案。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这使我们想起六十年代初，那时出了个《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三上桃峰》就是七十年代的《海瑞罢官》。无独有偶。有一篇小说叫《生命》，打着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实际上是把这场伟大的革命歪曲成“四清”下台干部、右派翻天，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还有一篇黑文，全面否定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反对把塑造英雄形象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把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归咎于“吃了‘为写英雄而写英雄’的‘根本任务论’的亏”。真是狂妄到了极点！在音乐界，有人提出了一种“无标题音乐”的理论，认为人的感情与情绪变化是可分的，因此存在着一种脱离阶级立场的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对比，而无深刻的社会内容的



“无标题音乐”。这种理论为崇洋复古思潮大开方便之门，助长了资产阶级文化对无产阶级的侵蚀。在美术界，一些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始终抱着敌视态度的所谓“名流”又走运起来，一些追求“野、怪、乱、黑”的颓废没落的艺术情调的作品又纷纷出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尾巴翘上天的好斗的公鸡，表现了明显的反革命情绪；零落的残荷败菊，东倒西斜的房舍，荒凉寂寞的景色，扭捏作态的妇女，披头散发的牧童，哪里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如果把这些画面连起来，又是一部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在国际上，帝、修、反也正在掀起一股反华、反共、反革命的反动逆流。他们除了陈兵百万，以武力进行威胁外，还大肆进行反华宣传，诽谤批林批孔运动。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跟着苏修指挥棒转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近看中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中国人在巴黎》等反动影片纷纷出笼，喧嚣一时。敌人的咒骂正好说明我们做得对，触到了他们的痛处。帝、修、反的攻击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我们将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更加坚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而《三上桃峰》，却以其刻毒的反社会主义内容，充当了急先锋的可耻角色，成了这股右倾翻案思潮的代表作。它与这股反动逆流“配合”得何等紧密啊！

《三上桃峰》的出现并不奇怪。它再一次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激烈的。正如在《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的：“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引人深思的是向文艺黑线进攻的炮声还在回响，硝烟还未消散，《三上桃峰》就迫不及待地拖出了刘少奇的“桃园病马”，追随着林

彪的“行空天马”，驾着孔老二的“复礼破车”，气势汹汹地向无产阶级的阵地扑过来了。谁想在斗争中松一口气，谁就会上大当，吃大亏。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三上”被击退了，将来还会有“四上”、“五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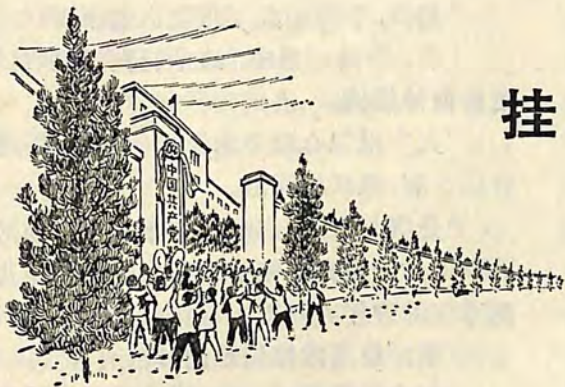
任何文艺上的斗争，总是反映了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所以要真正铲除文艺黑线的毒根，就得在政治上彻底击溃资产阶级的反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三上桃峰》的批判，就不是什么文艺问题的论争了，而是要不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不要反对倒退、反对复辟、坚持继续革命的大是大非之争了。

《三上桃峰》的出笼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种种迹象，正好说明了文艺革命在深入发展，文艺战线的形势大好。我们文艺创作的主流是好的，就是有几株毒草，也可以化成肥料，使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开得更鲜艳夺目。《三上桃峰》一出笼，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就捉住了它，尽管它花样翻新，还是没有瞒过革命人民雪亮的眼睛。这说明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在斗争的风浪中提高了识别香花毒草的能力。这对发展文艺创作的大好形势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一些暂时被蒙蔽的同志，通过《三上桃峰》所引起的一场斗争，接受了这个反面教材的生动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必将对批林批孔、反对复辟倒退有新的认识，在斗争中增长才干，从而以新的姿态投入文艺革命的洪流中去。

文艺战线的大好形势是斗出来的。要发展大好形势，还得继续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对于文艺黑线回潮的种种表现，都要批判，都要斗争。我们

（下接 78 页）





## 挂红花那天

姚克明

又是一个充满生气的春天早晨来临了。空气里流荡着花草抽芽时特有的芳香气息。七八点钟的太阳，从远处峰峦起伏似的厂房、烟囱背后升起来，城市的这一角，一条宽坦的马路拐弯处，高矗的区委机关大楼，便沉沐在金色溶溶的晨光里。哗啦哗啦，楼顶上插着的红旗，在晨风里飘展；大门两旁苍翠挺立的宝塔松，大约是刚洒过清水，无数点晶莹的水珠还一闪一闪发光。

“乒——乓！”一只爆竹的震响，划破了宁静的气氛，“咚咚锵……”欢乐的锣鼓点子急骤地敲响，大门口顿时沸腾起来。过路的行人围了拢来，大门里边的机关院子场地上，跑着跳着、大显身手的篮球、羽毛球健将们，也几乎同时停止了角逐，向这儿奔来。

在众目睽睽之中，以教卫组副组长陈水清为首的一群人，簇拥着一块白底红字，油漆得闪闪发光的“中国共产党向阳区委委员会”的牌子，喜气洋洋地穿过机关院子的走道，来到大门口，把它挂到一根大柱子上。

高个子陈水清，虽然年近五十了，但今天象年轻人似的活跃，他拍拍脑袋说：“忘了，忘了！”转过身来，一阵小跑步穿进机关大楼。不多一会，手里捧来了一朵用鲜艳

发亮的红绸做成的花球。

他站在大门口一个显眼的地位，向旁边的锣鼓手们摆摆手，示意停下，然后面向人群大声说：“挂花，挂花！要找个有意思的人来挂！”

“找谁？找谁？”人们大声问。

“小马！”陈水清兴奋地喊道。

“为了做花，小马花了两个晚上啰！”有人补充说。

“有意思，有意思！”区委副书记崔羽丰会意地笑了，带头鼓起掌来。

“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

不知是谁，早把旁边锣鼓队伍中的一位青年人推了出来。

青年人穿了一件草绿色的军便服，个儿不高，但是身材长得匀称；短短的头发，方方的脸架，一副敦厚、朴实的模样，不过稍一说话、动作，又让人觉得机灵、利索。这时候，他衣领敞开着，额上冒着热汗，脸色红通通，把手里的两根鼓槌朝旁人一塞，爽朗地说：“好！就我来！”一个虎步，跨到陈水清身边，拿过这一朵大红花。一刹那，就在这一刹那，他的双手突然有些激动地颤抖起来……

小马稍稍迟疑了一下，马上走到柱子旁的一架高脚竹梯边，“踏踏踏”走上几格，



满怀激情地把这朵红花挂到了新牌子的顶端。顿时，红花球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着熠熠的光华，红花下面的十一个红字，更显得神采奕奕。

这时候，在人群中有一位戴着茶褐色眼镜、穿着深铁灰制服的中年人——那是教卫组组长沙浩，他望着这情景，也不禁若有所思：“哦，叫‘小烈马’来挂花，倒是有点儿意思！”他也不禁拍了几下手掌。

“咚咚锵，咚咚锵……”热烈的锣鼓声，更加震天动地。

“乒——乓！”又一只爆竹蹿上了高高的天空。

小马站在梯子上，望着那朵灿烂的红花，一颗心也随着锣鼓点子起伏不停，不知为什么，他的眼前又展现了昨天发生的那件事情。

……

昨天下午，教卫组副组长小马拿着一朵刚刚做好的大红花，兴冲冲地从机关院子边的礼堂里走出来，就被传达室的大老李叫住了：

“小马，小马！刚才对面走廊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向教卫组‘告状’呢！看到吗？”

“在哪里？没看到呀！”

“刚贴上去，就被沙浩拿下来了。”大老李嘴巴朝楼上一咧，不满地说。

“拿下了！为什么拿下？”小马疑惑地问，“写什么内容，是谁贴的？”

“新村中学‘一(3)’班学生邬大卫贴的，就是跃进新村新华书店楼上那个‘硬脚头’，踢足球的硬脚头，”大老李指指脚背，“他要造反嘛，批评班主任搞旧的一套……”

小马心一动！转过身来，急急忙忙踏上楼梯，刚走了几级，蹦地一跳就是三格。手里的一朵红花，一晃一晃。

教卫组正副组长办公室在二楼走廊的最东面一个套间里。小马推开门，一步跨

进去。沙浩连忙把擦着手的抹布放下，显得有些慌乱的样子。

“老沙，下面的大字报怎么拿下了？”

“哎，小马回来啦，这朵花真漂亮啊！”老沙向他笑笑。

“大字报怎么拿下来了？”小马可不理睬这一套，继续质问道。

“是吗，嘉才同志？”老沙转过脸，朝对面桌上另一位穿着整洁的工作服，模样儿挺秀气的青年人问道。

“哦？”瞿嘉才惊讶地向沙浩看看。

“怎么不见了？”老沙疑惑地再瞧瞧瞿嘉才。

瞿嘉才也疑惑了。不由得转过脸去看看壁橱。

小马心里明白，很有分寸地点了一下：“老沙！不是你拿上来的吗？”

老沙没料到这一着，不免显得窘迫。他用右手掸了掸左面的衣袖——衣袖上尽管并没有灰尘。这是他的老习惯，每当思考问题的时候，他总有这个动作。

“这个学生非常调皮捣蛋，破坏课堂纪律，把学校搞乱了！”老沙冷冷地说。

“调皮捣蛋？造反精神很足！”小马不同意他的看法。

“造反？现在！”老沙把双手拢在衣袖里，转过脸。

“班主任搞错误的一套，怎么不可以造反？不管怎么说，小将贴出大字报，我们总不能随随便便揭掉！”小马坚持说，脸色是坚定的。

“大字报就是我拿掉的！我已经了解过情况。”老沙的脸色突然一沉，口气那样严肃，“现在还贴大字报，矛头指向哪里？你看，你手里拿的什么！”老沙指指那朵大红花。

他说完便转过身去，不再理会小马，拿起茶几上的两只热水瓶，走下楼梯去泡开



水了。

一直站在窗边不作声的瞿嘉才，走到小马身边，说：“现在什么形势，你……”他摸了摸小马手里的红花。

小马带着疑问的眼光，深沉地看看他，晃了晃手里的一朵大红花。

……………

“乒——乓！”又是一只爆竹蹿上了天空。“咚咚锵，咚咚锵……”锣鼓声还是那样欢乐，哗啦哗啦，红旗也仍然在晨风中招展着……小马的思潮猛地从记忆里拉回来。他一步一步从梯子上退下来。然后，绕出人群，悄悄地站在一边，远远望着这幅沸腾的景象，望着那朵亮闪闪的大红花。他忽然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已经用旧了的工作手册，这小本子是昨天晚上特意从抽屉里找出来的。现在，他迅速地翻着一页一页，似乎在寻找什么，哦，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某日”的日期下，他凝视起来……

最后一只爆竹放完了，锣鼓声渐渐止息，欢乐的人们带着满脸喜气，说说笑笑地陆续走进机关大楼的办公室。

小马帮助公务员们把锣鼓、梯子等东西搬进礼堂。然后拿起一把长柄扫帚，打扫着散乱在大门口的爆竹碎屑等杂物。

太阳升得更高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春天的风，吹在脸上，是那样爽神。

小马一边扫着地，一边在想，“老沙为什么要揭掉这张大字报呢？”自从昨天傍晚，他踏着自行车登门访问了邬大卫之后，一个十四岁模样、瘦个儿、小鼻子翘翘、大眼睛虎虎有神的倔强的形象，一直活跃在头脑里。这个小家伙多么敢于斗争！他的班主任擅自抽掉学工劳动的时间，搞“突然袭击”，考试外语，出了许许多多怪题目，什么“大洋对面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都是老朋友”，他就当场拒绝考试，交了白卷，并责问班主任：“你要把我们引到什

么路上去！”班主任胡说：“你不懂 A、B、C，哪能好当接班人！”他立即批驳：“你放毒！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条件是哪五条？”班主任后来组织人写墙报围攻他，他向校革会副主任尤东生反映。尤东生不理他，他就“告状”告到区里来。多么可爱的小将！小马当场就抑制不住满心欢喜，抚着他的粗硬的头发，进行鼓励。为了把事实了解得更确切一些，小马还特意拜访了新村中学的工宣队负责人老宋和一些同学，证实了上述情况。但是：老沙却为什么会有另一种“结论”，还说是“了解过了”？……

“小马，小马！”忽然后面有人唤他。

小马在一棵宝塔松边上停下了。回头一看，瞿嘉才双手叉在裤袋里，表情忧虑地走近了，他默默地望着自己，想说些什么，却好久没有开口。

“‘小烈马’，怎么现在还是东冲西撞……”瞿嘉才埋怨地说。

小马一愣。这是什么意思？

“小烈马”，是小马的一个出名的称呼。说起这个称呼的来历倒也有点儿意思。

那是七、八年前了，汽车运输公司有位颇惹人喜爱的毛头小伙子。小伙子是那样倔强、大胆，刚学会开车，就要一个人干。这一天，他从郊区装着一批建筑器材回来，进了市区还是拚命掀喇叭，“嘟嘟嘟嘟”！一阵风快，不减车速。自然，交通民警要请他下车谈谈了。民警同志望着这位虎势势、莽撞撞却又很可爱的小家伙，幽默地说：“小同志，你开得象小飞车，可要翻大车！”不知怎么，这话很快就传到了单位里，他一回来，大家就哄笑起来：“小飞车，小飞车！”小马面孔涨得通红，搔搔头皮：“笑什么！挨批了！人家就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快马加鞭嘛！”他的师傅一听，心里乐啦！想了想，拍拍他的肩膀说：“作为一个司机，‘小飞车’可要闯大祸。懂吗？不过，你的精神倒蛮好，



哎，我就根据你的想法，改一个字吧，‘小飞马’，怎么样？快马加鞭，向前飞奔！哈哈哈哈哈……”此后，小马再不开“小飞车”了，不过，干个什么事儿，他总还是要抢在头里完成任务。于是，“小飞马”这个带着友善、亲热的称呼便叫开了。三年多以前，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小飞马”居然“飞”到了社会上。他成了区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中一位“后勤部长”，专管运输“兵马粮草”。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他对战友们布置任务时，总离不开那句口头禅：“快马加鞭！”不过后面还添了几个字，象电影里常常看到的那种骑兵指挥员似地一挥手，说：“向前，上！”他成了战斗队伍里奔腾在最前面的“烈马”。“小飞马”这个“飞”字好象又不太确切了，于是又有人替他改了一个“烈”字。从此，“小烈马”这个形象化的称呼，便带着某种崭新的含意，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现在，瞿嘉才突然提起这个称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小马是异常敏感的。

“小马，我们是老同学、老战友了，我觉得有些心里话还是想说一说。”终于，瞿嘉才犹豫地开口了。

“老沙找我谈过心了，透了点口风给我……昨夜，支委会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没有通过啊！”瞿嘉才难过地说。

“什么，你说什么？”小马一震。

对于一位政治上热切要求进步的共青团员，听到这个消息会引起心里多大的波澜？要知道，自从不久前党组织开始抓整党建党工作以后，我们的小马就怀着火热的心，向组织递上了报告，表示了自己的心愿。

他又楞了一楞，问：“嘉才，你呢？”

“我？初步同意了，不过也对我提了些意见。”瞿嘉才点点头。

“那先祝贺你啦！”小马高兴地握了握

瞿嘉才的手。

瞿嘉才的脸色还是那样沉重：“唉，想不到我们俩一起造反，一起进机关，今天你却……”

小马诚恳地说：“向先进的同志学习，努力争取嘛。不过，你听说组织上对我有什么意见吗！也好让我改进。”

“……”瞿嘉才欲说还止，沉默了半晌，才把身体凑近小马，郑重其事地说：“我说小马呀，你怎么无组织无纪律，自说自话去找邬大卫谈话，又老是同沙浩撬来撬去，他是支部书记啊！”

原来是这样！小马使劲揉了揉手里的几根松叶：“我不理解这‘自说自话’‘无组织无纪律’指的是什么？难道认真调查研究叫‘自说自话’，难道支持革命小将造反叫‘无组织无纪律’？”

瞿嘉才双手插在裤袋里，那件崭新的工作服上“安全生产”四个字是那样醒目。他觉得小马还不领会他的意思，又关心地说：“这样下去，你的组织问题怎么能……”瞿嘉才没有再说下去。

一股热血涌上来了！小马的脸色就象往常激动时那样涨得通红！我为了什么才申请入党？我应该怎样争取入党？我应该成为怎样的一个共产党员？小马捧着新党章，已经多少遍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想不到，今天，它又尖锐地提到了自己的面前！

小马马上想起，就在不久前，老沙还代表支部找他谈过心，告诉他组织上已经征求了许多党员的意见，同意发展他。现在却突然产生了这个变化！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坚持真理，反对错误。我就是要在斗争中争取入党。”小马坚决地一挥手。

瞿嘉才呆住了。

与小马同龄的瞿嘉才，出身在一个教员的家庭，从小养成了一种文静、温和的



性格。他在学生时代，就以学业优秀闻名全校。由于他的数理化成绩特别出色，几个任课老师都抢着要他担任自己教的那一门课的“课代表”，以致于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争执。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升学，进了电机厂当工人。在工作中，他仍然是那样勤勤恳恳，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上业余大学、钻研电机知识上，可以说是青年工人中一位出类拔萃的技术能手。有一次，厂里的电机装配发生问题，有位工程师研究了半天还是急得满头大汗，想不到他走到边上，摸摸弄弄，就点开了“窍”。于是，“小博士”的称呼就光临到他头上。不过，除此之外，在他的几年工人生活经历中，却是那样平静，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风浪。三年多前的一个严寒的早晨，老同学小马来到他家里串连了，谈起过去学校里发生的一桩风波，小马坚决认为这是旧区委教卫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于是，在小马的鼓动下，他也跟着小马把一张大字报贴到了区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开始革命造反了！此后，在气势澎湃的革命浪潮推动下，他和小马一起“杀”上了社会，参加了“区联络站”工作，是“区联络站”中的一支“铁笔头”，许多署名“小钢炮”的战斗大字报，都由他起草。因为颇有点“杀”劲，而受到战友们的称许。与此同时，他的性格也在不断地变化着，似乎是换了一个人。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进入机关大楼三年后的今天，他又在变了，变得不能理解自己的战友。

他好意地劝说着：“小马，现在是什么形势？”

“什么形势？难道现在光放放爆竹，敲敲锣鼓，挂挂红花！”

“一月革命风暴过去三年啦！”

“一次大风暴，就把什么都冲得干干净净啦？那么三年前你为什么造反呢？二十

年前，不已经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了新中国？”

“此一时不是彼一时嘛！”

“此一时怎么啦？”

“新区委成立了，形势这么好，党又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们挑，我们赤了脚也得跟上形势，屁股坐定下来，安安心心做点事情嘛。”

“你就那么‘安安心心’？一次造反，一切太平？”

“你还是象‘小烈马’，冲来撞去，当心翻跟斗！”

“你如果象小绵羊，迷了路还不知怎么回事！”

“你怎么犟得听不进别人的忠告！”

“谢谢！谢谢！”小马摔掉了刚摘下来的几根松叶，说：“我就是烈马，还要奔腾向前！”他猛地转过身来，跨出了一大步！

要是在三年以前，他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准会自顾自，噤噤噤噤，大步走了。但是，这一刻，他突然站停。

小马的心潮翻腾不已！瞿嘉才呀瞿嘉才，我怎么不认识你这位革命造反派了！你怎么对得起培养你的党，怎么对得起把你推上领导岗位的群众！

忽然，他又想起了什么：“革命的战友们，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个熟悉的口号，在那斗争的岁月里，他和瞿嘉才多少次地振臂高呼过，现在怎么忘了？“小烈马”呀“小烈马”，你已经不是七八年前的“小飞车”，也不是三年前的“后勤部长”，你应该想一想毛主席在九大上的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既然自己的战友思想不对头，我又怎么能把他扔下！这算什么革命造反派！又怎么能争取当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他暗暗责怪自己了！“嗨！你这个‘小烈马’！”他用拳头在掌心上捶了一下！



再说,那张大字报的事情,怎么那样奇怪?我也得和瞿嘉才一起商量商量嘛!

于是,他猛然一个返身,一个大步,又来到了瞿嘉才面前。瞿嘉才迷糊了。

只见小马带着几分羞赧的神态,红着脸说:“嘉才……我们老战友,一起好好谈心吧。”

小马走到门边,拿过一把扫帚,递给嘉才,两人便在大门口扫着,谈着。

……

宝塔松在春天的和风中微微抖动着枝叶,明丽的光束投射过来,使人心胸顿时为之开阔。

小马同瞿嘉才谈话结束后,决定再去找找老沙,好好交换交换意见。用他的话说,不造肚皮“仓库”嘛。

“嚓嚓嚓”,他们踏着洒满金光的走道,穿进大门,踏上了楼梯。

这时候,老沙已经上楼了。他想起昨天的事情,便想再打个电话。刚拿起电话机,一看,陈水清也进来了,便自言自语:“咦,怎么又打不通?”说着,走出门去,另外找了个空屋,把门一关,摇了个电话到新村中学,指名要找校革会副主任尤东生听电话。

“喂,东生同志吗?是的,你一猜就中了,嘿嘿嘿……昨天那事的情况怎么样了?什么……邬大卫说区里支持他,造反精神更足了,又贴出了墙报……不行,不能这样乱来!什么‘造反’!现在革命新秩序刚刚恢复,不能让他干扰大方向!注意,叫班主任继续对他加强纪律教育,他的墙报不能贴!……嗯……嗯……有情况再及时和我们通气……”

老沙挂了电话,便回到办公室。泡了杯浓茶,坐在椅子上抽起一支烟。老沙近来精神欠佳,虽然只有四十六七年纪,连连几个呵欠一打,鼻孔两旁、嘴角两边的皱纹

显得更深了。

他“嘘”地吐了口浓浓的烟雾,望着窗外又沉思起来。说实在的,昨天小马的行动,又触动了他的心事。

据说沙浩在旧区委教卫部当部长时工作上颇有一套办法。抓尖子,树样板,也搞出点经验,区里上上下下有点儿名气。十多年来,从副科长、科长、部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准备提升副区长,道路可谓顺利矣!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红卫兵小将冲进机关,把大字报贴到了他的办公室门上:“你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思前想后,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于是,心情沉痛地作了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区革会成立,他便被结合进去,担任了教卫组组长。此后,他在工作上一度也是小心翼翼,勤勤恳恳的。三年的日子,不算太短暂吧,不知为什么,近来有一个念头经常在他脑子里时隐时现:“难道我的错误真那么严重?”前些日子,当他被提名为新区委班子的候选人之后,这个念头更露了。然而,使他不快的是,在机关群众评论新区委人选时,有人说他身上有“老一套”回潮,结果只当上了委员,连常委班子也没进入。

不过“老一套”又怎么样呢?想当初,我犯错误,无非是执行了上头的一条错误路线罢了,现在是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难道我的工作也不能派用场了?象邬大卫这样闹怎么行?教学质量总还是要抓的嘛!

“嘘”,他又吐了口烟。浓浓的烟雾,在眼前飞舞,他觉得眼镜有些糊涂,便取下来用手绢擦着镜片。

一束灿烂的阳光,斜斜地投射进办公室的窗子,投射在老沙的身上。老沙觉得眼睛有些眩花,连忙眯了起来。



“噔噔噔”，楼梯边传来重重的脚步声，他知道是小马来了。

“小马，你来啦。”老沙脸上浮现出笑容，“今天，是你挂的大红花，嘻嘻……”

他在小马挂花时，不是拍了几下手吗，现在他又提起此事，显然是意味深长的。

“小马，今天许多同志叫你挂花啊！”陈水清走过来，也碰了碰他的胳膊，深沉地说。

小马会意地点点头。

小马面向老沙说：“是呀，挂了花！我们应该快把那张大字报贴出去，提醒全机关的同志深思。”

“问题可得吃吃准啊！”老沙似乎是很认真的样子。

“怎么吃不准？小将批评错误的‘老一套’回潮！”小马纠正他的话。

一句话又隐隐触痛了老沙的什么。他心里一股不舒服的感觉涌上来了。不过，他镇定了一下，便敷衍一句：“那再了解了解吧。”

小马已经很熟悉老沙的“推拿法”，每当他感到无话可说，又不愿收回自己的意见时，就说“再了解了解”，找个回旋的余地。

“我已经了解过了。”小马说，“革命小将造反，新生事物，怎能不支持？”

小马朝瞿嘉才唠唠嘴。瞿嘉才会意地走到壁橱背后，拿出一张折起来的大字报，递给小马。

老沙没料到瞿嘉才会这样做。呆了一呆，摇摇手说：“不行！”

小马觉得心里很难过。老沙，你……但他毕竟沉住了气，想再做做老沙的工作，便跨上一步，语重心长地说：“老沙，这不是小事，可不能掉以轻心！”

“不行！”老沙还是冷冷地说。

要是在以前，小马又要蹦了。今天，

他抑住火气。看来，老沙的思想一时是弯不过来的。还是以后找个适当的时机，再和他交换意见吧！不过，这一刻，在原则问题上，小马是决不让步的。他镇静地一挥手，说了声“走！”挟着大字报，便朝外面走去。

“慢！回来！”老沙高声喊道：“你怎么自说自话？谁同意你这样做的？”

“我同意。”陈水清说。

“我也同意。”瞿嘉才说。

“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叫我这样做的。”小马回过头来，斩钉截铁地说。

“三比一！好好想想。组长同志！”陈水清幽默地拍拍沙浩的肩膀，推推瞿嘉才，就跟上小马下楼了。

老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一会，才吐了口气。

传达室对面走廊里，来了三个人。他们把那张大字报往原处贴好，便站定下来，认真地细看起来。

太阳升得更高了，把整个机关院子照得一片金灿灿。也给那张大字报边上的墙上，涂了三个高大的身影。渐渐地，影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当当当当……”传达室的台钟送来了悦耳动听的十下钟摆声。

中午休息，照例是院子里空气最活跃的时候。篮球场上围了一圈人，不住传出了阵阵嘻笑声……老沙一吃好午饭，就走到办公室，关上窗户。把几个凳子拿到墙边一并，坐上去，头一仰，靠在墙上，眯起眼睛，想打打瞌睡。他心里烦极了！

眼睛一合，“小烈马”的形象马上又闯进了他的脑海。那“噔噔噔”的脚步声，那挟着大字报的脸部表情……实在搅得他不得安宁。

有人在他鼻子上摸了一下。



“谁？”他恼火地张开眼睛看看。

陈水清笑嘻嘻地站在他面前。

“去！谁同你嘻嘻哈哈。”老沙手一挥。

“怎么，怕了，不敢再战了？昨天三比一，不想翻身啦？”陈水清毫不生气地说，他指的是下象棋。原来，沙浩过去一直是机关里出名的“冠军”，不知什么道理，近来常常败在陈水清的手下。

“我要休息。”老沙没好气地说，一想起上午的事情，他对陈水清更不满。

“起来起来。振作精神！现在休息，暂时不谈此事。怎么，昨天抽‘车’抽怕了？今天可以‘友谊’一下，提高提高你的兴趣嘛！”陈水清激他一下。

老沙马上翻身坐起来：“不要吹！昨天，我是放放你，你还看不出？”

陈水清已经把象棋盘端过来。

陈水清既然这么有兴趣找老沙“开战”，当然是胸有成竹，精心思考了今天的战术。于是，没有几个回合，就逼得老沙的老“帅”兜出来团团转。

老沙咬着香烟，“呼哧呼哧”的大口吐着浓雾，咕啾了几声。

陈水清哈哈笑着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大车都不出动，只要放放小兵、跳跳马……”

“小兵、跳马……”老沙肚皮里嘀嘀咕咕，“被几只小兵、跳马搅得乱来……”

“你知道吗，我这个战术叫‘小兵造反，烈马奔腾’……”陈水清含蓄地看了他一下，“小兵造反，烈马奔腾，向前冲杀，沙场大乱！”

老沙用右手掸了掸左面的衣袖。

他处在僵局之中，手里拿着的一个“帅”棋不知该往哪儿放。起先尚不介意，而后忽然意识到陈水清的用意所在。

“小兵、烈马，方向对头，势不可挡呀！”陈水清再点了他一下。“你下棋也不是一

年、两年，怎么敌不住了？”

“‘方向对头’？他这样乱冲乱跑，跑到哪个方向？”老沙一触即发地说，“你是个老干部了，怎么不正确引导他？”

陈水清毫不客气地插他一下：“你就想把瞿嘉才引导得象‘小绵羊’！”

“机关工作内外有别，谁叫他自说自话去找学生谈话？新干部刚上来时不了解机关工作的特点，还情有可原，现在……”

“现在？现在我看你‘老一套’还不少，对‘新一套’很不适应！”

“我们刚当干部时，哪象他们这样！”

“我们那时候哪能及得上他们！”

陈水清说到这里，不由想到昨夜支委会。会上讨论小马的入党问题，这位支部委员差一点和老沙闹“崩”了。原来，小马的入党问题，支委会早就几次研究过了。这位钢铁工人的儿子，政治历史清楚，一贯表现积极，群众反映很好。老沙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想不到昨夜突然变卦。今天，陈水清想启发老沙认真思考思考，便说：“象小马这样的新干部，在风浪中锻炼了几年，正是我们党所需要的新鲜血液！”

“不行！象他这样的人……”老沙脑子里又冒出了上午小马拿着大字报时的形象，“不能吸收到组织里来！我就是不同意！”他摇摇头。

“错误！完全错误！”一向不冒火的陈水清也气恼得脸色变了，“你这个方向才不对头呢！危险！”

“危险？错误？事实会作出结论。”老沙固执己见地挥了挥手，“噢！”不当心把手里的一只棋子落在桌上，又骨碌碌滚到了地上，“帅”字朝天。

“的铃铃铃铃……”桌子上的一只电话机铃声急促地响了。老沙伸手拿起听筒，打了个呵欠：“喂，喂，你说嘛……”

忽然，他的脸色变了：“什么，什么，你



再说一遍……”

他放下电话机，嘴里不由得噓了口气。

“噚噚噚”，小马穿着大红的球衫，手里挟着件外衣，刚从乒乓台边回来，额上还冒着热汗。

老沙见他进来，一股火气冒上来！用左手手指在桌上“笃笃笃笃”沉沉地敲了几下：“我说要出乱子，要出乱子！你就胡来！”

“出了什么事？”

“邬大卫同同学打架了，还进了医院。你看，你乱表态！‘造反’、‘造反’，闹翻了！”老沙厉声说。

“邬大卫怎么会和同学打起来？”小马深思了一下，说：“这里肯定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小马顾不得和他多说什么，忙问：“他在什么医院？”

“跃进街道医院。”

小马从抽屉里拿出自行车钥匙，把衣服一披，就走出办公室。“噚噚噚噚”跑下楼梯。一辆自行车，箭一般地射出机关大门。

一圈红色的砖墙，围着一幢丁字形的平房，平房的门窗一色雪白。嫩绿色的柳枝从墙里弯了出来，砖墙中间的门口，各种色彩的花朵开放得那样美丽。小马却无心顾盼这些，急匆匆穿进大门。“小马！”走廊里有人招呼他。原来，在一个病房门口坐着老宋，旁边还有两位老师，一大群同学，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老宋和小马握着手，就气愤地说开了：“邬大卫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完全对头，是班主任在背后策划……”

“什么？”小马沉思地望着他。

“是我们班主任布置几个同学，存心挑衅……”旁边的同学们抢着插嘴。

“王小根、马季振、李海松和邬大卫有什么矛盾？他们是受蒙蔽的，受班主任蒙

蔽的！”

“班主任竟敢这样大胆！尤东生这个人真是……”一位女教师也愤愤地说。

老宋把小马领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说：“这两天，我们材料组已经查明这个班主任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正要研究处理，想不到他自己先跳了出来。尤东生虽然还不了解他的底细，但同他观点上那样合拍。噫，听说区里还有人给尤东生打电话呢……”老宋把头凑得更近。

他们两人低声交谈了一阵之后，小马说要看邬大卫。老宋摆摆手：“他刚换好药在休息，我们都退出来了。”

但小马还是蹑手蹑脚地推开了病房的门，朝里张张。只见小家伙左额上包着纱布，安静地躺着，小鼻子一翘一翘，依然是那样倔强。

小马觉得眼眶一热。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四只苹果往老宋手里一塞：“你给大卫吧！”……

小马从医院里出来，踏着车子飞快地驶向新村中学。他决定去找找尤东生。尽管尤东生的形象已经使他够气恼了。

他一跨进新村中学的校门，情绪顿然一振！看吧，校园中央干道两旁，已经糊满了大字报。赫然醒目的一个个大标题：《不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揪出迫害革命小将的“一(3)”班班主任×××》……

细细地读完这些大字报，小马高兴地想：很好，坏事已经转化为好事，它可以使某些人清醒清醒啦！

凑巧，尤东生也站在这些大字报面前，他一看见小马，脸色是那样不自然，难过地说：“我是有责任的……”

……

一会儿以后，小马急速地走进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里，飞快地拨着电话机：“喂，你是老沙？老沙，沙浩同志！你应该来看一



看，这里形势很好啊，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同志，来吧……”

对方的声音是那样慌乱：“怎，怎么回事……”

小马又拨了一个电话给区委副书记崔羽丰。

几十分钟以后，崔羽丰、陈水清、瞿嘉才都踏进了学校的大门。崔羽丰同志握了握小马的手，含意深长地说：“早上挂了大红花，‘小烈马’，还是要奔腾向前！”陈水清也在一边点头笑了。

走在后面的沙浩，用手绢擦了擦眼镜的镜片，一动不动地站在大字报前……

春天的晚霞是美丽的。远处的天边变幻着各种奇异的云彩，散射出烈火一般的红光。机关大楼笼罩在一种艳丽的色彩之中，大门口的一棵棵宝塔松，又洒上了一层清水。从学校回来以后，别人都上楼了，小马却还在大门口，望着那朵在晚霞中闪亮的大红花出神。一会儿，他又走到了上午贴出来的大字报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本旧的工作手册。

“小马！小马！”瞿嘉才奔过来，“我到处在找你呢！崔羽丰同志叫我通知你，晚上六点，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各组室正副组长，针对郇大卫这张大字报展开思想交锋。喂，小马，咱两个商量商量怎么发言吧！”

“嗯！”小马点点头。

“哎，你又在这儿干什么？”瞿嘉才问。

“望望那朵红花。”

“是呀，今天早上大家特意叫你挂花呢！”瞿嘉才想起那动人的情景。

“生活就是这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三年前的那个春天，也在这个大门边……”

“记得，记得！”瞿嘉才在努力追忆着什么，“你还冲在头一个，举着红旗……”

是的，这就是他们记忆之中的三年前的春天——

那也是一个充满生气的春天。这不仅是指路边的柳梢头点出了翠绿，迎春花开出了黄花，大自然给城市的这一角装缀得那样美丽。在这幢机关大楼周围，更美的景象却是：墙上连片连片的大字报，从窗户上伸出来的一面面“工人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战旗，大楼周围潮涌般的人流，一簇簇象火焰般跃动的红袖章……广播器里传出了一个宏亮的声音：“现在宣布：今天，全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三结合’正式夺权！”朝阳升起来了，光辉照耀着一支佩着红袖章的队伍。他们合着高音喇叭里强烈的《造反有理》歌节拍，咔嚓咔嚓，步伐雄健地跨进了这个大门，那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举着红旗的就是我们的小马！

瞿嘉才想着往事也不免激动起来。

“你再想得远一点。我不是还在这里贴过一张大字报吗？”小马指指墙上。

“是的，是的！”

“你再看看，我当初写的是什么呢？”小马把手里翻开的小本子递过去。

瞿嘉才看到本子上，在《沙浩，你走什么路线！》的标题下写着：

“我虽然是个青年工人，但是也有责任关心国家大事，有必要揭发一九六〇年我在当学生时亲身经历的事情。那时候，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了学校，教导处借口提高学生教学质量，不准学生再到工厂劳动。有一次，我过去劳动时认识的一位工人老师傅叫我去他们厂里，我就乘自修课的时候去了。结果受到校方的‘警告’处分。我不服气，贴了一张大字报，向区教卫部‘告状’。谁知道一个星期后，加重了处分，被记了‘大过’。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是沙浩下的‘命令’。责问沙浩：你走的什么道路？你为什么路线在掌权？……”



瞿嘉才猛然记起来了。当初，就在那张大字报上，自己也曾下决心在小马的名字后签了名，表示支持。这就是他开始革命造反的第一个行动。

瞿嘉才不由得感慨万分地说：“嗨！现在我这门‘小钢炮’怎么闷了！”

“嘉才，从十年前想到三年前，再想到今天。”小马又补了一句：“今天刚刚挂了红花，我们还应该想到些什么？”

瞿嘉才细细回想着这几句发人深思的话。

他们两人心领神会地相互看看，用目光在传递着无声的语言。……

天色渐渐暗了。大门口开始宁静下来。一盏高高吊着的弧光灯，放射着雪亮如银的白光，把附近的一大片地段照耀得如同白昼。大门柱子上的那朵大红花，大红花下的十一个反射着新漆光泽的红字，更显得光彩夺目。

小马撩起衣袖，看看手表，说：“区委扩大会议快开了。你不是说要商量商量发言吗？想一想实质性的问题吧！”

他不由得抬头看看三楼会议室的窗户。窗户里亮着灯光，老沙正靠在窗边猛抽着香烟，脸色是沉痛的。



小马手往那儿指指：“向前，上！”他象从前那样一挥手，就迈着有力的步伐，跨上楼梯。刚走了几级，蹦地一跳三格。忽然，又沉着地放慢了脚步……

（插图：郑波）





# 批林批孔炮声隆

## 批林批孔斗争速写

陈祖言

### 写简报的姑娘

窗外，曙光；  
窗内，灯光；  
注视着写简报的姑娘。  
桌上，稿件；  
桌旁，电话；  
传送着大批判的声浪。

手中的钢笔，  
就象机枪，  
喷出仇恨的火浆。  
纸上的格子，  
就象战壕，  
跃起冲锋的兵将！

“小人物”的吼声，

在这里，

汇成淹没“大圣人”  
的汪洋。  
各班组的经验，  
从这里，传到全厂  
的四面八方。



隔壁党委会已散——  
门外一阵脚步响。  
书记探进头来：  
“嗨，这小鬼，真象在打仗！”

忽听电话铃声响：  
“喂，我们夜班又夺高产量，  
这是批林批孔的成果，  
你可别忘了写上！”

简报，写好最后一行；  
日历，又翻开新的一张。  
姑娘站起身来，  
打开玻璃窗，  
飘进来一阵雪花，  
扑在青春的脸上……

### 深夜，有三支手电

深夜，有三支手电  
打出一个光圈。  
一个小伙子  
在墙上写着  
一横、一竖、一点……

拎浆糊桶的小青年，  
敞着脖子，  
冻红了脸：  
“向林彪、孔老二开炮，  
我也杀上了火线。  
这是真正的斗争呵，



那时，你们可也这样干？”

“噗哧”一声笑，  
拿纸卷的姑娘开了言：  
“真是毛头小伙子，  
头回见世面。  
想当年，  
文化大革命擂战鼓，  
你十岁还不满，  
我们刷标语，  
你只能踮着脚尖看！”

墙上的惊叹号，  
点上了最后一点。  
新委员一甩小辫，  
“啪”地关上手电：  
“是呵，此时此地，  
多象七年前的一个夜晚。  
也是一月的风呵，  
吹得人斗志旺健。  
那时候的我呀，  
也是又兴奋，又新鲜。  
如今，又是千军万马齐上阵，  
战斗的夜晚连着战斗的白天。  
就在这一月的风暴中，  
斗出了我们这一代青年！”  
说完，他们又大步走向前，  
拿着墨汁、浆糊和纸卷。  
远处的墙上，  
又出现三支手电，  
打出一个光圈……

## 抢 话 筒

“现在开始自由发言！”  
大会主席话未落音，  
台上就已站满了人群。

你争我夺往前挤。  
有人喊：“喂，咱  
排个队……”  
自己却被挤到队  
伍尾。



大个子占住了讲台。  
刚把嗓门清了清，  
话筒却飞到别人手中。

小辫子捏住话筒柄开了腔。  
听到的声音却不象——  
原来话筒转了向……

不必担心秩序乱，  
因为大家都是一条心，  
干革命呵，决不能斯斯文文！

听吧，台上台下一个音：  
“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  
“反对复辟！坚持革命！”

## 杠棒，革命的接力棒

张 涛

“咱来批！”一声吼，  
百里海港全回响，  
码头工满腔怒火聚眉尖，  
高举起褐色的杠棒。

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林彪孔老二是一对复辟狂！  
梦想用吃人的“德”作镣铐，  
再套在咱码头工手脚上！



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  
咱手拿杠棒，也决不退让。  
杠棒呵，码头工几代的鲜血把它染红，  
杠棒呵，奴隶们几辈的大手把它磨亮。

一根杠棒九道节，  
节节都嵌满斗争的风浪，  
旧社会，每向前跨上一步呵！  
码头工洒过多少热血浆……

爷爷扛它走上“过山跳”，  
饥寒交迫双脚颤抖打跟跑，  
狗工头一脚把他踢下江，  
这难道是“恃德者昌”？

爹爹举它痛揍狗工头，  
用暴力行动回答吃人狼，  
资本家将他送进巡捕房，  
这难道是“恃德者昌”？

咱扛包经过敌人哨岗，  
皮鞭如雨点抽扯脊梁，  
杠棒和咱尝够了“仁爱”的滋味，  
这就是林彪所谓的“恃德者昌”！

红旗，扫尽了码头上的乌云，  
杠棒，把洋奴、走狗撵出海港，  
这难道叫“过分”、这难道叫“做绝”，  
可林彪却猖狂嚎叫“恃力者亡”。

杠棒呵，是革命的接力棒，  
它代代相传，永远闪光，  
一头连着树德里的灯火，  
一头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

这光芒闪烁的杠棒呵，  
如今成了咱批林批孔的刀枪，  
它把“德”、“仁义”捣个稀烂，  
它扛来一个崭新的上海港。

## 怒涛滚滚

成莫愁 程仁祥

愤怒激昂的会场，  
象一江汹涌澎湃的浪潮！  
女工委员撩起了袖管，  
高呼一声——“咱开炮”！  
看，这手上条条鞭痕、鞭痕条条，  
条条都刻着孔孟罪恶的“王道”！  
她接过妈妈穿了四代的烂袄，  
她捏过从小流浪讨饭的碎瓢，  
夺过包工头无情抽打的皮鞭，  
撕毁资本家开除女工的布告……  
说什么“礼”啊，说什么“道”，  
咱知道豺狼只会吃人、咆哮！  
“三从四德”曾扼杀多少姐妹，  
“忠孝节义”又迫害多少同胞；  
那祥林嫂惨死的破庙，  
那吴清华挣断的铁镣，  
这一切深刻地告诉咱们，  
妇女求解放，只有斗争拿起刀！  
决不忘拿摩温毒辣的奸笑，  
决不忘刘文彩后院的水牢，  
决不让新老骗子阴谋得逞！  
决不让历史车轮覆辙重蹈！  
今天，咱妇女定要砸烂孔孟之道！  
这一炮激起全场的滚滚怒涛，  
半月天声音当空炸，  
“咱开炮！”“咱开炮！”……

## 老大爷的控诉

梅子涵

在连队林荫道上的画廊里，  
挂着贫农王大爷的一件血衣。



# 酣战

陆萍

大爷控诉我执笔，  
血衣旁腾起万丈火焰：  
“唱‘仁义’，颂‘周礼’，  
林、孔的目的是搞复辟。

“旧社会，富人的天堂，  
穷人的地狱，  
富人嘴上的仁义，  
穷人身上的血衣。  
漫漫岁月多少年，  
黑暗的天地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年，腊月三十夜，  
地主王发财坐在仁义堂里。  
皮鞭乱舞夹着凶神般的恶语：  
‘穷骨头，一年租税一年清，  
交不出别怪我鞭子不讲仁义。  
看在同村同姓同族面上，  
快把你那两亩坡地送来抵，  
否则，否则把你吊在水牢里！’

“仁义，仁义，  
皮鞭下鲜血染红了我破烂的衬衣。  
仁义，仁义，  
狗地主想抢走我两亩坡地，  
强迫我按手印，‘这办不到！’  
我一把撕碎了卖地契！  
……

“红太阳光辉在心中升起，  
时代的列车一日千里，  
阶级仇、民族恨永远牢记，  
昔日的奴隶怎相信反动派的仁义？  
林彪、孔丘、王发财一鼻孔出气，  
谁要拉历史开倒车，我们和它拚到底！”

我两眼凝望着画廊里的血衣，  
写下了大爷对敌人控诉的诗篇，  
为了永远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我将永远记住大爷的这件血衣。

挽起银河波澜，  
引下万道飞泉；  
甩一把热汗呼腾腾，  
看，摘下的纱穗堆成了山。

组长卷着手筒传话：  
“批林批孔大会定在下班！”  
话声顷刻溶进马达的轰鸣，  
心中的银河波卷浪翻……

师傅凑近姑娘耳根：  
“快念念咱写的那篇稿件，  
什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  
今天该彻底砸个稀烂！”

大嫂在车头读油印快报，  
眸子象一团燃烧的火焰：  
“谁说咱只能管油盐酱醋，  
就给他尝尝咱铁梭子的‘利剑’！”

呵，是谁这么认真？  
斗大的字儿纱箱上写满；  
大妈朝我微微一笑，  
说是在准备批林批孔的“炮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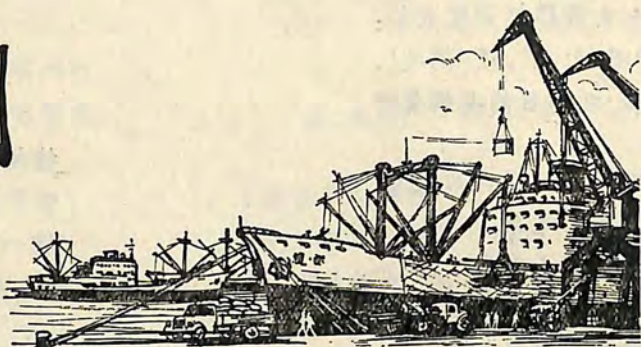
落纱小憩，  
不忙喝水，不忙洗脸。  
看人人心中那股劲头儿，  
分明又是一场酣战！

密密纱帘，道道飞泉，  
任那汗珠儿湿透了衣衫；  
咱喧腾的纺织厂呵，  
是战斗后方，更是批林批孔的前沿！

(插图：陈达林)



# 浦江潮



陈 足 智

一九六六年初冬的一天早晨，太阳还没有露脸，西北风仍在发狂地呼啸着。浦江装卸站造反大队的矮平房里，却烟雾缭绕，热气袭人。屋里聚满了人。

造反大队副队长郑立洪，把一张白报纸摊在桌上，提起一支毛笔，饱蘸墨汁，抬头望着队长魏刚。

魏刚是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他把码头工人特有的大手举起来，往下一劈，臂上的造反队袖章闪出一道红光，干脆利落地说：“你就写：码头工人要革命，浦江码头要接船！”

戴着造反队袖章的满屋子队员，齐声叫了个“好”字。

二十四岁的郑立洪，头一低，手腕一抖，一挥而就。那刚劲飞腾的笔力，正足以表现这十四个字的气度和气势。

魏刚在桌前来回走了几步，猛回头，对望着他的郑立洪说：“下面要质问站党委书记项永福，为什么不通知货主提货，为什么不组织力量转运物资，以致造成物资积压

如山，码头上一个月不靠船只了，他们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队员们异口同声说：“对，就这样写！”郑立洪笔头很快，一会工夫就写好了。几个队员争着去贴。

魏刚想了想，伸手按住大字报，对郑立洪说：“你马上去同谭长华通个气，争取他们红卫战斗队和我们联合签名！”

魏刚的话音一落，人群中走出一位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姑娘。她十七八岁年纪，短短的头，圆圆的脸，黑白分明的眼睛向魏刚一瞪，不高兴地说：“他们跟项永福跟得好紧，根本不会签名，我看用不着去！”

魏刚笑笑说：“郭小红同志，你应该相信，浦江站的生产几乎被项永福弄瘫痪了，红卫战斗队的工人老师傅们，同我们一样，心痛得很啊！”

这时，电话铃响。有个队员接听后，对魏刚说：“是浦江机器厂打来的。他们有一批物资运到我们站很久了，几次派车子来都没提到货，几百人在停工待料，希望我们赶快解决。”

魏刚听后，心急如火，他打发郑立洪走



后，自己也急匆匆向站党委走去。一路上，凝望着库场上一座座小山头似的堆货桩脚，汹涌的思潮赛过那奔腾不息的江水。他挺起胸，敞开棉袄，习惯地一推柳藤帽，愤愤地说：“不行！我们工人阶级，决不能眼睁睁地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恰在这个时候，郭小红追了上来。魏刚回转身，关切地说：“小红，有什么事？”

郭小红说：“港湾联络站来电话找你。说有一艘资本主义国家的远洋轮，预定是前天停靠浦江码头卸货，这里装卸站党委说码头上货物太多，不让停靠。现在，这只船打出旗语说，如果我们三天内不接船，他们就要抗议……”姑娘面孔涨得通红，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魏刚明白了，本来积压的满腔怒火烧得更厉害了，他一挥胳膊说：“不要往下说了！”

郭小红说：“电话没挂掉，等你回话！”

魏刚问：“这个情况项永福知道吗？”

郭小红说：“他们先打电话给站党委，站党委还是不肯接船！”

魏刚朝郭小红一摆手，扯开大步，向造反大队部急走。

屋里的造反队员，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焦急异常，忽见魏刚怒冲冲地走了进来，几十双眼睛象有根线拉着，一齐落在他那宽阔的大脸盘上。

魏刚望着战友们激动的面容，望着向他投来的那一双双信任的目光，顿时浑身热血沸腾。他把拳头放在桌上，又抬起来往下一击，洪钟般的声音说：“同志们！我们上午突击转运物资，腾出场地，下午接远洋轮，大家有没有信心？”

大家异口同声响亮地回答道：“有！”

魏刚用力地一挥拳头：“好——！”他奔到电话桌前，伸出大手，迅速而有力地把电话拿起来，问过对方的姓名，就斩钉截铁

地说：“请你们马上通知这艘外国远洋轮，浦江码头今天下午三点钟接船！”

听着魏刚铿锵的声音，望着自己队长英俊而坚毅的面孔，许多工人造反队员激动得热泪盈眶！

郭小红说：“老魏，我打只电话，把情况告诉一下市工人造反总部和市红卫兵指挥部，请他们立即组织力量，前来支援！”

魏刚说：“好的！”

郭小红跑去打电话了。

魏刚对他的队员们说：“大家现在回去，准备战斗。我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一下红卫战斗队的老谭同志，一定争取联合起来打好这一仗。然后再去找项永福，要问问他为什么不接船？”

魏刚刚要动身，郑立洪挟着大字报回来了。

郑立洪说：“老魏，情况不对！谭长华要把队伍拉到北京部里去‘造反’，正在联系船只！”

魏刚浓眉一抖，眼睛一亮：“哦！情况可靠吗？”

郑立洪说：“我亲耳听到他们队员说的呀！据说，项永福正在找谭长华谈话，我找了好多地方没有找到他。”

魏刚“哦——”了一声，把柳藤帽摘下来，背在身后，在屋里急步走来走去。

这时郭小红已打好电话，跑进来说：“老魏！总部回答说，我们的行动好得很！他们将组织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前来支援！我看红卫战斗队要走就让他们走，少他们百把几十个人，也影响不了大局！”

魏刚说：“不行！要打好这一仗，必须依靠我们全体工人的力量。再说，他们这个行动有点奇怪……”

郑立洪这时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连忙说：“啊呀，有件事差一点忘啦——”



魏刚说：“什么事？”

郑立洪说：“有人发现，摘帽右派徐力，在党委办公室和项永福谈了半天。临分开的时候，项永福不知塞给他一件什么东西，徐力便慌慌张张地溜出了码头。”

魏刚“哦”了一声，把柳藤帽往头上一扣，沉思了片刻，猛然抬起头来说：“郭小红，你带两个红卫兵战士，严密监视徐力的行动，看他在搞些什么鬼花样！”

“是！”郭小红答应一声，飞奔而去。

魏刚向郑立洪交待了几句，就去找谭长华了。

## 二

篮球场上，红卫战斗队的队员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什么。旁边的平房里，站党委书记项永福正在和谭长华低声谈话。

项永福说：“……开始，我对这场运动也不理解呀！否则，我也不会要你拉起这个组织，我有什么问题呀？还怕谁造我的反吗？唉，让你们这些好同志落个保守派的名……”他装出不忍往下说的样子，把话顿住，斜视了谭长华一眼。

项永福这句话，戳痛了谭长华心里的伤疤。谭长华气呼呼地说：“什么保守派！我不承认！我们也要造资反路线的反！”

项永福说：“就是嘛！魏刚他们说你们造反精神不足，你们应该足一点，旗帜鲜明一些，拿点苗头给他们看看，那时候，群众对你们看法就会两样了。”

谭长华立刻严肃地说：“我们要你作的检查，准备好了没有？”

项永福说：“我作检查又算得了什么！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又不是我项永福发明的，是部里贯彻下来的嘛！再说，这个‘反’，人家魏刚他们早就造过了，你们搞这些，人家会说你们这是‘炒冷饭’。要造反，就得

造出一点名堂来！”

谭长华楞了一下，不由自主地说了句：“怎样才能造出一点名堂来？”

项永福神情一转，伸着脖子，声音低低地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要想旗帜鲜明，要想造出影响来，只有把红卫战斗队的红旗打出去，到北京部里去造反！”

谭长华心里一动，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转念一想，又觉不妥，码头工人怎么能离开码头，离开生产岗位呢？他心里矛盾起来。

项永福看透了谭长华的思想，冷冷地说：“长华同志，你不要忘了魏刚他们曾经批评你是只问生产不问政治的党员啊！”

谭长华一怔！他暗暗地捏着拳头，下了决心。

项永福见谭长华的那种神情，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便进一步说：“今天正好有只船到烟台，你们如果决定去，我可以帮你们联系一下。”

谭长华犹豫了一下，说：“什么时候？”

项永福说：“上午十点开船，离现在还有两个小时。怎么样？兵贵神速嘛！”

谭长华沉思着。

项永福说：“我给你们拨两千元现款作车旅费，给北上造反的人每人预支三个月工资！——我现在还有权！”

谭长华立即拒绝说：“我们不要预支什么工资，在外面呆那么长时间做什么！”

项永福说：“要干就得象样子干，三天两天能干出啥个名堂？”

谭长华坚决地拒绝道：“我们不要预支工资！”说着，便走了出去。

项永福见谭长华已经准备北上，心里十分高兴。他不敢马上出去，生怕被人看到，发觉谭长华他们之走与他有关，便背着手，一个人在屋里踱起方步来。自从昨天晚上魏刚质问他为什么不抓紧处理积压物资，他就感到自己的计策有被造反派群



众识破的可能,并且已经看出,魏刚有采取果断措施的样子,他不觉心慌起来。特别是早上那只电话,他虽然拒绝了这艘远洋轮停靠浦江码头卸货,但他估计,魏刚他们如果知道了,是肯定不答应的。怎么办呢?他左思右想,前后衡量之后,觉得唯一的办法,只有怂恿谭长华他们离开码头,搅乱他们这一仗。

项永福在屋里打了一阵如意算盘,估计谭长华走远了,就大大咧咧地走了出来。

真是船破偏遇顶头风。这个时候,项永福心里非常虚,生怕遇上造反大队的人,却偏偏在画廊里迎面碰到了魏刚。一个躲闪不及,他只好把身子一转,向画廊迈了几步,看起“完成国家计划示意图”来了。

魏刚走过来,冷峻地说:“项永福,这幅示意图,是我们造反大队调查制作的,你看了有什么感想?”

项永福说:“长期来无法扭转物资积压的局面,拖了工农业生产的后腿,我的心情很沉痛啊!不过,说实在话,这里面有管理水平的问题,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运输机械的落后和劳力的不足呀!”

魏刚伸手一指,说:“你看这里!同样的机械设备,同样的劳动力,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几个月,不仅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还处理了大批长期积压的物资呢?”

项永福冷笑道:“可是,最近几个月,积压的物资,达到历史上最高的纪录啦!”

魏刚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这正需要你回答!”

这时候,涌来了许多群众。

项永福说:“我也在想方设法呀……”

魏刚当众戳穿他:“你如果真的也在想方设法,为什么对工人提出的转运计划和建建议,视如废纸?”

说着,魏刚打开手中的纸包,拿出一

叠纸头,上面已经积起了厚厚的一层灰尘。他激动地说:“同志们,这就是项永福对待转运积压物资的态度!”

项永福说谎被当面戳穿,心里火冒冒的,表面上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魏刚继续追问说:“项永福,有艘外国的远洋轮是指定在浦江码头卸货的,你们为什么不同意接船?”

项永福说:“哦,这件事,我不知道呀!”

魏刚说:“你装不知道!告诉你,我们把它接下来了!上午突击转运库场上的物资,下午就接远洋轮!”

项永福本想推托说“这恐怕还要商量商量吧”,见在场的群众异口同声地支持着魏刚的行动,便顺水推舟地说:“只要大伙齐心,我们当领导的当然不反对啦!”说到这里,他把话顿住,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装着愁苦的样子说:“不过,据说红卫战斗队要到北京部里去造反,不知道他们还走不走了?他们队司机多,如果一走,这接船的任务……”

魏刚冷笑道:“这你用不着操心了!我们工人阶级一定会团结起来的!”

### 三

魏刚到处找谭长华,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正在焦急的时候,发现前面有几个人围在那里看人贴大字报。当中那人背对着魏刚,他一时没有看清是谁,但是那张大字报的醒目的标题,立即闯入了他的眼帘:红卫战斗队北上造反——告全站职工书。

魏刚走到大字报跟前,贴大字报的人正好站起来,一转身,双方不觉都楞住了!

原来这贴大字报的人正是谭长华。

两人互相对视,谁也没有说话,两颗心象比赛似地跳动着。多么难堪的沉默啊!

魏刚望着面前这位对旧社会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想到他如今在两个阶级、两个



司令部决战的时刻，竟然会认错了方向，站错了队，不觉有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他嘴唇颤抖了一阵，只叫了一句：“阿华同志！”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谭长华将沾满浆糊的手搓了搓，闷声闷气地说：“我们要到部里去造反啦！”

魏刚说：“阿华，你们不应该走啊！”

谭长华拎起浆糊桶，又往地上一撂，说：“我们红卫战斗队虽然人少，也要造出点影响，造出点名堂！”

魏刚说：“阿华同志，你这种思想不对头。我们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可不是为了‘影响’和‘名堂’啊！部里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反，但当心中了项永福的圈套。现在项永福疯狂地破坏文化大革命，他把站上的生产搞瘫痪了，妄想破坏我们国家的声誉，我们码头的主人难道能撒手不管吗？”

红卫战斗队队员们听了魏刚的话，觉得有理，不少人决定不走了。

谭长华看了魏刚一眼，心想：几个月前，我坚持生产，不参加你们召开的批判项永福的会议，你们说我造反精神不足，说我只管生产不管革命，现在我要去造反了，你们又说我忘记了自己是码头的主人，真是人嘴两块皮，翻来翻去全是理！于是他说：“不管过去有人说我们保守也好，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圈套也好，我们的造反精神总要鼓得比谁都足，希望你少给我们泼冷水！”

魏刚说：“你们的造反精神，应该在眼前突击转运积压物资这关键性的一仗中来发扬！”

谭长华说：“好啊，过去项永福用生产压革命，现在你也用生产来压革命啦？”

魏刚气愤地说：“用生产压革命的是项永福！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你怎么就看不清呢？！”

谭长华“哼”了一声，看看手表，开船的时间快到了，转身要走。

魏刚拉了他一把，说：“阿华，你不能！”

这时候，郭小红和郑立洪都赶到了。

谭长华心里更不自在起来，他挣脱魏刚的手，头也不回地奔掉了。

魏刚追上去，说：“谭长华同志，你不应该走！——”

可是谭长华象没有听到似的，一转眼，消失在一座座的堆货桩脚后面了。

魏刚还要去追，郑立洪一把拉住他说：“老魏，你等一等，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

魏刚收住腿，说：“什么事？”

“老魏，你猜那个摘帽右派徐力，同项永福在搞什么鬼？”郭小红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来，递给魏刚说，“这封信是项永福要徐力送给局里一个走资派的，局联络站从局走资派那里缴获了！”

魏刚拆开信一看，浓眉一抖，两只大拳头捏得咯吱吱发响。他把信在空中一挥，愤怒地说：“好啊！毒蛇总要吐舌头，狐狸总要露尾巴！”他把信叠好，放进口袋里，转身问郑立洪：“你去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郑立洪说：“项永福不仅批给了谭长华他们车旅费两千元，还批了两万元现款，要给每人预发工资三个月。预发工资的钞票，是徐力签收的。”

魏刚面色一沉：“哦！”

郭小红说：“老魏，我看红卫战斗队如果非走不可，就让他们走算了，我们赶快回去研究转运物资的事吧！”

魏刚说：“不！绝对不能让红卫战斗队的同志再受走资派的蒙蔽。当前这一仗，也只有联合起来打，才会取得全胜！”

这时候，黄浦江上空，突然响起了轮船的汽笛声：“嘟——嘟——”

郑立洪说：“糟糕，谭长华他们强乘的海浪号开船了！”



魏刚身子一挺，朝郑立洪手一挥：“准备汽艇，追赶海浪号！”

郑立洪还想说什么，但一看魏刚的脸色，连忙答应一声：“是！”转身跑去。

“小红，带上几名红卫兵战士，跟我走！”魏刚又吩咐说。

“好！”

魏刚把柳藤帽戴戴正，把肩上的黄挎包往后挪挪，大步流星地向江边码头急走。

#### 四

魏刚和郭小红他们所乘的汽艇离开了码头，象一支脱弦的利箭，唰唰唰地向前窜去，后尾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浪花，如同海鹰展翅一般。船头叠浪翻滚，小艇随波起伏，左右摇摆。屹立在艇首甲板上的魏刚，如同钢打铁浇的擎天柱，浪打不摇，风吹不动，两手叉腰，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前方。

魏刚迎着凛冽的西北风，敞开热烘烘的胸膛。此刻，他回想起一件往事：去年的冬天，浦江站向非洲一个国家装运一台机器，船开走一个多小时以后，魏刚忽然在地下拾到一只螺丝钉，正是运走的那台机器上的。魏刚主张立即派汽艇追赶远洋轮，把螺丝钉送去。项永福很不以为然，说少了一只螺丝钉人家会配的，没啥了不起。站在一旁的谭长华，立即当众驳斥了项永福：“螺丝钉虽小，它却会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声誉！不行，一定得送去！”魏刚拉着谭长华，跳上了一艘汽艇，去追赶远洋轮船。那时候，他们俩并着肩，就象现在这样，驰骋在风浪之中，为了共同的目标。想不到阿华他现在竟要往“暗礁”上撞……

一个浪花飞溅起来，水珠洒了魏刚一脸。他按住起伏的思潮，对着渐渐被汽艇赶上的海浪号，放开喉咙喊道：“谭长华——！停——下——来——！”

谭长华转身，朝飞快赶来的汽艇看了

一眼，心中不禁一动，可他并没有答应。

海浪号还没有停下来！

魏刚下了决心，对身边的郭小红说：“告诉驾驶员，把汽艇开到海浪号前面，横过来挡住它的去路！”

于是，汽艇象一只矫健的海燕，“唰”地一下，开到海浪号前面，把艇身横过来，逼迫海浪号停住！

海浪号被挡住去路，只好开着倒俵，渐渐地停下来了。汽艇靠过去，魏刚敏捷地从绳梯上飞上了海浪号，正好与谭长华打了个照面。

谭长华火气很盛地问：“你要干什么？”

魏刚严肃地说：“长华同志！你不能再这样糊涂下去了。你这样做，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你考虑过没有？”

谭长华说：“我真弄不懂，为什么只许你造反，不许我造反？我们到部里造反，有什么不对？”

魏刚高声说：“长华同志！你上了走资派的当啦！”

谭长华反问道：“我上什么当？！”这时红卫战斗队的队员们一个个走出船舱，围过来了。他们听魏刚说“上了走资派的当”，不禁都吃了一惊。

魏刚语重心长地说：“阿华，你想想，项永福为啥这么积极鼓动你们北上？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俩想搞自动运输线的革新，经费只不过几百元，项永福死死卡住不批。现在，他为什么这样慷慨，一下子拨给你两千元车旅费，预支给你们上万元的工资，他的目的，难道你真看不出吗？”

谭长华说：“项永福要给我们预支工资，我根本没有接受！”

旁边的一个队员说：“老谭，徐力刚才在下边已经发了一部分钱啦！”

“啊！”谭长华愤怒地叫起来，“他怎么跑到船上来了？！”



有几个队员说：“看来这发钱里面有文章！”“当初我就说这个时候不能北上！”“这里有阴谋！”

“对！是有阴谋！”魏刚明亮的大眼在人群中扫视了一下，然后说：“阿华，我给你看一件东西吧！”说着，便掏出那封信来，郑重地递给了谭长华。

红卫战斗队的队员群众，马上向谭长华围过来，伸着脖子，争着看信。谭长华拆开信，一看，不禁一怔！只见那信上写着：

王副局长：

你的指示，已由徐力带到，一定照办。计划的第一步，已顺利实现了。谭长华将会带着红卫战斗队北上“造反”，徐力将随船同往，牵制谭等。谭长华一走，人心必将大乱，生产势必日趋瘫痪，所有后果，均可归到魏谭两人身上，则为第二步计划的实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项永福 ×月×日

红卫战斗队的队员群众看了这封信，先是惊讶，继而是气愤，他们一个个挥着拳头，有的说：“项永福这家伙太狠毒了，回去找他算账！”有的说：“啊呀，我们还自以为在造走资派的反呢，原来还是在帮走资派的忙呀！”有两个队员冲向谭长华，愤怒地说：“好啊，我们信任你，选举你当了头头，想不到你同走资派勾勾搭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你说！”

霎时间，海浪号的甲板上沸腾起来了。

谭长华比谁都气愤，比谁都激动。他跑到船头带缆桩上坐下，双手伸进蓬松的乱发里，狠狠地揪着，好象要把心里的仇与恨统统揪出来似的。现在他明白了：项永福为什么“支持”他们上北京部里“造反”？为什么阻挠他们参加抢运积压物资这一仗？目的就是搞垮浦江站的革命和生产！对于这样一个阴险狠毒的家伙，自己为什么一

直没有识破他，反而一次再次地上他的当呢？他仇恨、恼怒、内疚、羞赧，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牙齿咬得咯咯响，怒吼道：“项永福呀，项永福，你原来是条缠人的毒蛇啊！”

突然有人叫了一声：“我们把徐力揪出来了——！”

人们猛回头，只见郭小红揪住徐力的衣领，象捉贼似的把他拉到人们面前。

谭长华走过去，瞪着大眼，愠怒地质问道：“徐力！怎么敢偷跑到我们的船上来？”

徐力头也不敢抬，浑身象筛糠，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是财会科派来……给大家发钱的……”

郭小红把他一揉，说：“什么财会科，是项永福派你来的！”

群众怒吼道：“徐力老实交代！”

谭长华要上去揪他，魏刚伸手拦了他一下。然后走过去，冷峻地说：“徐力，你是不是想顽固地坚持你的右派立场，同我们工人阶级对抗到底？”

徐力头上冷汗直流，连连回答说：“我交代……我交代……是项永福派我来的，他说只要我把钱发到大家手里，那你们就更不会回来参加魏刚他们的突击抢运啦。”

群众“呼拉”下一齐向徐力涌去，无数个斗大的拳头在他眼前晃动，徐力战栗着，吓得蜷缩成一团。

魏刚高喊了一声：“同志们！”

人群霎时静了下来。

魏刚又开双腿，站在甲板上，他把大手向着码头方向一挥，激动地说：“走资派千方百计地破坏眼前这一仗，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眼看要完蛋了！我们的码头，要在我们工人的管理下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这就象浦江的浪潮一样，走资派是无法阻挡的！昨天，有一艘资本主义国家的货轮向我们打出旗语，说三天内我们接不了船，他们就要抗议。他



们看到我们码头上堆满了积货，给我们出难题。可走资派项永福明知外国资本家企图破坏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声誉，硬是不接船。大家能答应吗？”

“不能！”群众的吼声震撼着滚滚江潮。

“对！”魏刚把手当空一劈，“同志们，咱们马上回去，一定要打好突击抢运这一仗！粉碎走资派的阴谋！让外国资本家看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是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的！……”

江中浪花翻滚。海浪号转过头来，跟在汽艇后面向码头驶去。

## 五

火红的太阳升起来了，灿烂的光辉照耀着浦江两岸。打着工人造反派红旗和红卫兵红旗的支援队伍，乘着驳船和汽车，从四面八方络绎地向浦江码头开来。霎时间，浦江码头红旗林立，人山人海，热气冲天。

这时候，一台台斜竖着把杆的吊车，一辆辆伸出两只铁牙的铲车，蜿蜒如龙的牵引车，鱼贯而来。浦江站的码头工人，头上戴着柳藤帽，腰间束着搭肩布，一个个象威武壮健的勇士。年轻的郑立洪，俨然象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从容地指挥着一切。

很少到库场上来的项永福，今天怀着作贼胆虚的心情来到了江边的库场。他被眼前这红旗林立、人似潮水、车如龙的场景吓住了！他想溜走，忽然人群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有的问他为什么不接船，有的问他为什么不及时转运货物，更多的人朝他指指点点，议论着什么。项永福心想：不要看他们人多，只要码头里没人指挥，人再多也白搭！于是他朝一群码头工人挥挥胳膊，煞有介事地说：“怎么乱糟糟的，一点秩序也没有呀，嗯？！”

“你搞的那套秩序没有了，现在有的是革命的秩序！”人群中响起一个闷雷般的声音。

声音。

项永福一看：啊！是魏刚！

大家一见魏刚回来了，无数惊喜的眼光落在他的脸上。郑立洪挤过来，向他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谭长华回来了吗？魏刚会意，朝他点了点头。

项永福心中有些乱了阵脚，但他强作镇静地上前说：“魏刚同志，我通知你，今天上午，全站职工要去整理仓库！”

魏刚质问道：“早不整，晚不整，为什么我们要抢运积压物资了，你要整理仓库？！”

项永福故作姿态地一拍胸脯说：“我现在还是党委书记，我要你们理仓库，你们要执行！”

“你这个党委书记在干着什么事？你违背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抵制！”魏刚逼近他几步，质问道：“这些积压物资，你们为什么一直拖着不管？群众提出了许多转运物资的计划和建议，你们为什么置之不理？群众对你过去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多次揭发批判，你不仅没有痛改前非的表示，还耿耿于怀，继续顽固地推行你那套修正主义的破烂货，以致造成物资积压成灾，运输线路堵塞，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项永福被问得无言以对。

“问得好，项永福必须立即回答！”

“项永福必须老实交代，你为什么不处理积压物资？”

群众的呼喊，地动山摇，项永福心慌地后退了几步。

项永福直流冷汗，颤抖地说：“魏刚，你……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魏刚坚定地说：“我们当然要党的领导！永远要党的领导！我们正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对象你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造反，进行斗争！”

项永福心虚地狡辩说：“你们凭什么说我是走资派？”



魏刚向周围群众挥了挥手，说：“同志们！我来给大家读一封信！”

项永福悚地一震，眼睛瞪得象田螺。当他看到魏刚手里那封信时，立即象霜打的庄稼，把头垂下去了。魏刚把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后，愤怒的口号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这时候，海浪号高鸣着汽笛靠了码头。谭长华首先跳下船来，他一见项永福，眼睛就红了，冲到他面前，怒不可遏地说：“你这个阴险的走资派！你鼓动我们北上……”

项永福辩白地说：“哎！这是你们自己愿意啊！……”

谭长华见项永福还狡辩，他一个箭步扑上去，可是被魏刚一把拉住了。

魏刚对项永福严正地说：“明白告诉你，我们同你的斗争还长着哪！今天我们先要把这些被你积压的物资拿掉！”

项永福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说：“不行！我没有被撤职、罢官，你们还得听我的！凡是浦江装卸站的职工，立即回到各自的队里去，由队长负责，整队到食堂集合！”

魏刚朝项永福看了一眼，冷冷地笑了笑，然后一个急转身，跨到一辆电瓶车上，亮着洪钟般的嗓门叫道：“郑立洪！”

郑立洪跨前几步，双脚一并：“到！”

“今天的装卸总指挥，由你担任！要干净、利落、漂亮地指挥好这场战斗！”

郑立洪答应一声，退到人群里面。

魏刚叫道：“王小元！”

“有——！”

“把机械设备检查一遍，不许一部机械发生故障，明白了吗？”

“明白了，魏刚同志！”

魏刚的眼光在人群中寻视着，突然叫道：“郭小红！”

“在这里！”

“为了减轻库场压力，加快货物周转，根据远洋轮电报初步提供的情况，立即查清

货种流向，与运输、货主、协作单位联系，请他们及时派车提货！”

郭小红说：“保证完成任务！”

魏刚布置到这里，眼光又开始在人群中扫视。谭长华忍不住，走到魏刚面前，正要说话，魏刚跳了下来，抓住他的肩膀说：“阿华同志，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谭长华说：“说吧，保证完成！”

魏刚说：“红卫战斗队的小许，对今天战斗的意义还不明确，没有来，请你去进行宣传动员工作！”

谭长华说：“交个重要的任务给我吧！”

魏刚说：“这个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啊！”

谭长华想了想，说：“好！我一定完成！”

一切布置完了，魏刚看了一眼垂头丧气、孤零零地站在一边的项永福，一转身跳上电瓶车，威武地向人们一挥，提高声音说：“同志们，战斗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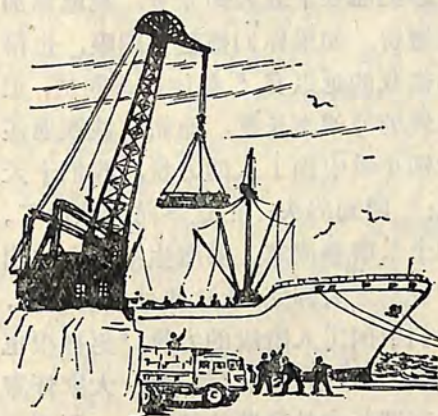
顿时，浦江码头，车水马龙，人欢机鸣。江里，浪潮汹涌；码头，人潮澎湃。江岸上下，水浪人流，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股气势磅礴的浦江潮，滚滚奔腾向前！

一个月以后，黄浦江两岸，人们传颂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浦江装卸站的革命造反派，在与走资派的反复较量中，逐步地认识到，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把被走资派篡夺去的那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来。于是他们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并庄严地宣布：成立革命和生产联合指挥部，誓把革命和生产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新生事物，正象急涨的浦江潮，迅猛异常，势不可挡……

（题图：范一辛）







## 号子嘹亮

边风豪 包裕成

浦江装卸区，一派喧闹、沸腾的景象。

在三号泊位，百吨浮吊正起吊着一只大木箱。木箱内，装的是支援兄弟国家的制氧设备。由于机件精密，装卸质量要求很高，不准碰撞，更不能损坏一件，这是有关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对兄弟国家负责的原则问题。在场的人们都屏住呼吸，紧张地看着吊机起动。当钢丝绳往上卷缩的时候，垫在箱子四角的木块，有一块经受不住钢丝绳的拉力，“砰”地一声，被弹了出去。人群一阵骚动，吊机马上停止起动。

蓦地，只见一个人扛着木柱，飞步一跃，上了木箱。他把木柱往钢丝绳和木箱中间一插，双手紧紧捏住，头一扬，喊了声：“起吊！”

大家被这人突如其来的举动惊住了，当定神看时，只见此人三十多岁，魁梧健壮。他敞开棉衣，卷起袖管，腰间束着一根宽皮带，巍然屹立在木箱上。真是威风凛凛。他就是浦江装卸区三队党支部委员、司机班班长梁海生。一个月前，他去参加局党委举办的批林整风学习班，在学习班上，

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导，还学习了上海手表厂的经验。结束时，党委书记说：“要认真学习，敢于实践，依靠群众，管好我们的码头。”今天回来，一踏上码头，正遇到起运这贵重物件，他把背包往地上一丢，马上投入了这场战斗。

当大伙儿认出是梁海生时，都惊喜地叫起来：

“海生，你回来啦！站在上面可小心呀！”

“海生，你司机班长不当，当装卸工啦！”

人群中走出一个近五十岁的老装卸工阿炳师傅。他随手丢给梁海生一顶安全帽，又从一个小伙子手里拿过推挡钩，把木箱的一头钩住，说：“大伙一道来，把四面都稳住。”

人们旋即行动，用推挡钩把木箱的四面钩住。吊机起动，大木箱平稳地脱离地面，徐徐上升。这时，人们活跃起来，对着梁海生说：

“海生，好久没听到你的号子声啦，来一个，鼓鼓劲！”

“对，谁不知道咱码头的‘新号子手’。”  
梁海生看着同志们高涨的情绪，挺了



挺胸，说：“好，就来一个。”

顿时，码头上响起了一片激扬高昂的号子声：

嘿哟，嘿哟嗨！  
码头工人志气壮，  
五湖四海胸中装。  
学习上海手表厂，  
工人要把主人当。  
工作不分你我他，  
同心协力朝前闯。

在准备起吊第二件货物时，一个人从甲板上跑过来。这人比梁海生年龄稍大，身材也很健壮，只是稍矮一点。他是三队装卸班班长，梁海生的师兄，叫赵祥根。他刚从另一条作业线下来，看到梁海生正领着大伙装卸，心里骤然风起浪涌地不平静。他上去，一把抢过梁海生手里拿的吊钩，象对着大伙，又象自言自语，嘟囔地说：“我们又不比人家少手少脚，自己的活，自己干。这口气还争不过来！”

梁海生笑着说：“祥根，你又这样了。什么人家的、自己的，还不是码头的嘛！”

“我就是这样。你去管你司机的事，装卸的活儿由我们这号人管！我不会丢脸给人家看的。你放心好了！”赵祥根说完，把货物套上吊钩，叫了声：“起吊！”就转身随着货物走开去了。

梁海生看着赵祥根粗壮结实的身影，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往事……

梁海生和赵祥根自幼在码头上一起长大，一九五八年前又一起进海港，并且都认了现在担任三队队长的李长发为师傅。当时，他俩都是装卸工。除有时争着要扛后肩外，几乎从没口角过，真比亲兄弟还亲。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改，机械化上去了。梁海生当上了司机，赵祥根继续搞装卸，两人分了工，仍是配合得当，亲密无间。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次，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船

长，在订装卸合同的时候带着挑衅的口气提出：“你们能在十五天卸完货，我愿意加倍给速遣费。如果你们拖延了期限，也得加倍赔偿我的延迟费。”参加订合同的，正好有他俩的师傅李长发，他斩钉截铁地还击说：“别小看中国工人的力量，我们十天就卸完！”回到码头，把这事向大家说了。工人们个个磨拳擦掌。梁海生第一个冲出来：“我们五天卸完，让这些外国资本家，看看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赵祥根也气愤地说：“对，争口气！”就这样，大家怀着捍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决心，不到五天就全部卸完了外轮上的货物。这个惊人的速度，吓得外国船长只好翻白眼，最后，他不得不翘起大拇指，低声下气地说道：“中国的码头工人了不起。我佩服，我佩服！”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港区。在庆功会上，李长发兴冲冲地拿了一叠红纸包，走到台上说：“领导上对我们完成这次任务很满意，决定发一笔特别奖金，按各工种不同，分上、中、下三等，司机的最高，装卸的第二，其他的……”

梁海生越听越冒火，他跨上台去，夺过李长发手里的红纸包扔在讲台上，说：“师傅，你在干什么事呀！你要把我们引到啥地方去！”

阿炳气冲冲地说：“这是谁出的鬼点子，把我们工人当什么啊！”

赵祥根也粗声地说：“我们是为了争气，不是为了争钱！哼，还分什么上等、下等，我们装卸工难道就低人一等！”

在场的工人都气愤得哄了起来。

李长发在梁海生和大家的帮助下，认识到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梁海生的带动下，赵祥根、李长发先后起来造了走资派的反，和群众一起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揭露了



走资派妄图利用搞物质刺激分裂工人队伍的阴谋。可是，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码头日益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李长发为了抓吨位，确保任务的完成，动不动就批评装卸班拖司机班的“后腿”，说什么“机械上去了，你们装卸怎么办？”又流露了轻视装卸工的情绪。这使赵祥根憋了一股气，对司机班自然也不服气。因此，他下了一个狠心：我们装卸工要争口气，说什么也不落在人家后面，决不让人家把我们干装卸的看低一等。就这样，他和梁海生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梁海生知道赵祥根的思想后，曾几次找赵祥根谈心。赵祥根不是躲开，就是不张口。直到经过这次梁海生去学习班前的一次交谈，他才算想开了些。可是这次回来，他怎么又这样了？梁海生觉得奇怪……

阿炳拿了梁海生丢下的背包走过来，说：“家还没回吧！”梁海生接过背包，往地上一放，拉着阿炳坐下，问道：“阿炳师傅，祥根怎么又这样了？”

阿炳捶了一下腿说：“咳，这都怪你师傅！”

“师傅又怎样了？”

“前两天，长发看到司机班有人违反专人专车制，出了故障，大为光火，说什么‘一个司机一部车，就象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样’，并下命令：‘谁要是违反制度，就得去当装卸工。’这不是又在司机、装卸之间分高低嘛！”阿炳气鼓鼓地继续说，“你想想，祥根最恨这一着，他一听到这话，憋劲又发作了！”

梁海生猛地站起来，说：“这不又在装卸工和司机中间挖了一道鸿沟吗！”

阿炳也站起来说：“是呀！海生，你师傅的头脑里还是老一套，竟然把‘敲锣，卖糖，各干一行’这类陈货都搬出来了。要不

改变航道，我看危险！”

这时，青年女司机小英推着一部装满矿石块的小车，吃力地迈着弓箭步过来。梁海生看了感到诧异，跑上去问道：“小英，你的拖车呢？”

小英抬头一看，见是梁海生，高兴得叫起来：“海生，你回来啦！”又沉下脸说：“我的车去检修了，可我总不能闲着！”

梁海生说：“你不会开我的车！”

小英嘟着嘴说：“开了！就为了这，队长光火了，说我违反专人专车制，还说，出了事故谁负责。我讲，你不要拿老眼光看现在啦，咱班就要搞一专多能。甭说开同样的拖车，就是开吊车，也没出个啥事。可队长就是不准，说这样做要乱套，还下了一个命令！”

梁海生坚定有力地说：“我们应该向手表厂的工人学习，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要破！小英，开我的车去！”

“对，我早就憋不住气了！”小英高兴地说着，往回奔去。

梁海生一把拉过小车，正要推走，阿炳拿起背包对他说：“海生，你得回家去一趟！”梁海生拿过背包，往车上一搁，说：“阿炳师傅，不改变咱队的航道，我不回家啦！”说着，他推起小车，迈开坚实的步伐，迎着凛冽的江风，向前冲去……

## 二

今天，三队队长李长发，在区里开了一天的会议。在会上，局领导又给这个装卸区增加了五万吨的任务。李长发对抢任务是很有劲的，又听说梁海生已经回来，更是劲头十足。所以在分配各队的任务时，李长发睁大眼睛，挥舞着手臂，横争竖争地总算争到了八千吨的额外任务。会议一散，他就快步跑出办公楼，向码头奔去。他边



走边思量：任务是争到了，但要完成它，还得出一身大汗。他认为，眼前队里的情况，主要的是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这几天，司机班、装卸班都有违反制度的现象。如果对这个问题不严格要求，不及时抓紧，就会越忙越打岔，要是一乱套，完成这任务就不保险了。想到这里，他觉得应该先找海生和祥根谈谈，头头看法统一，事情就好办了。

当他走近三号泊位时，赵祥根正好肩上扛着钢丝绳，手里拖着网络，收工回来。李长发急忙上前把他喊住：“祥根，下班啦！今天吃掉多少吨位？”

赵祥根见是李长发，叫了声：“师傅！”便回答说：“完成了八百吨。”

李长发高兴地说：“好，干得不错！可今天又来了八千吨呐！”

“嗯！”赵祥根点了点头。

“要完成这任务，你一定要管好自己的班。”李长发又认真地说：“其他的班，我会安排，你们各守岗位，可不能乱来！”

“喂！”赵祥根瓮声瓮气地应了一下，便要走。

李长发突然想起，阿炳多次跟他反映，海生和祥根有疙瘩，得找他俩谈谈。但他一直不相信。因为他亲眼看着这两人自小在一起长大，还能闹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呢？所以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今天看到祥根的神色不大开朗，便想起这件事，因此，又把祥根叫住，问道：“听说你跟海生闹矛盾了？”

赵祥根说：“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有啥矛盾。”

“我说嘛，你们一直搭档得很好，还会有啥矛盾！”但是，李长发还有点不放心，顺口交待了一句：“不过，你心里就算有啥疙瘩，也不能影响生产呀！”

赵祥根只是点头不吭声，转身拖着网

络就走了。

李长发朝司机班休息室走去。

晚霞映红了浦江，阵风袭来，掀起了滚滚的金波。这时已近傍晚。司机班休息室里，台子四周，围着一堆人，一双双粗大的手，捧着毛主席著作全神贯注地在学习，台上还放着马列著作。坐在人群中间的梁海生平静而响亮地在读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量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读完，他又看着大家说：“毛主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导，我们要下苦功学好它，要理论联系实际，管好我们的码头。”

有一个工人说：“对，我们港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量就有矛盾。有时，队与队、班与班之间互相扯皮，就是生产关系不完善的缘故。”

小英也说：“就是，比如专人专车制吧，一个萝卜一个坑，把工人钉得死死的，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今天，海生带头把它冲破，充分发挥了机械的作用，生产不就上去了吗！”

坐在梁海生旁边的阿炳，把老花眼镜脱掉，说：“今天我到你们司机班来坐坐，脑门开通了不少。开始，海生说要学什么政治经济学，我倒有点担心，咱这老粗怎么行。现在听大伙儿一讲，咱老粗也行！”他喝了口茶，又说：“就讲我们装卸和你们司机吧。制度上说要严格分工，各自把关。实际上是‘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分工成了分家。这哪行！你的吊钩不下来，我的钢丝绳往哪儿套？咱们应该同心协力一条龙嘛！我看咱们装卸班也要学起来。”

又一个工人提出说：“海生，叫你师傅好好学学！”接着，他指指脑瓜子讲：“这个也是上层建筑。”

没等海生开口，小英指着记录生产指标的一块黑板说：“我们队长关心的是这



个，他呀，是标准的吨位派！”说得大伙哄堂大笑。

李长发站在门外，听到这些议论，气得额角上暴起了一条条青筋，心想：“啊，你们把我看成啥样子！我抓吨位难道错了？”原来，他对海生回来，抱着很大的希望，谁知道海生一来，不但带头违反制度，还领着大家破呀，冲呀！这不是存心把码头搞乱套吗！他“砰”地一声，把门推开。

大家看到李队长气呼呼地突然出现，倒弄得有点儿尴尬，不知说什么好。阿炳干咳了一声，笑着说：“长发，看看今天的黑板，吃掉的吨位不少呀，指标箭头在直线上升，你得表扬表扬大伙。”

大家被阿炳这么一说，也活跃起来，纷纷说道：

“队长，你不表扬，也应该慰劳慰劳，给我们哼一段号子吧！”

“对，咱队长是有名的老号子手。”

“来！大家欢迎师徒俩来个新、老号子二重唱。”

李长发被大家这么一起哄，倒发作不起来了。但他肚皮里还是气鼓鼓的。他瞪了梁海生一眼，说：“老了，不行啦。新、老号子哼不到一个调啰！”

梁海生知道师傅说这句话的意思，也就笑了一笑说：“师傅，只要步伐一致，还是能哼到一个调的。”李长发楞了一下说：“海生，咱俩出去谈谈。”

“师傅，就在这里谈吧。”海生又转身对大家说：“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大伙回去休息吧！”

人们看着这师徒俩的神色，知道又有一场“短兵相接”的思想交锋，就陆续离开了这里。

这时，屋里只剩下他师徒俩，气氛有点紧张。梁海生整理着书籍和学习资料，等待师傅先开口。李长发却站在黑板前，毫无

目标地看着上面的数字。他在想，怎样跟海生来个“先礼后兵”？

天渐渐暗下来了。梁海生上前把电灯开关一拉，屋内顿时亮堂起来。他顺手倒了杯开水，递给李长发，说：“师傅，喝杯水！”李长发接过杯子，“咯咯咯”地一饮而尽，然后放下杯子喘了口气说：“局里给我们增加了任务，你知道哦？”

“在学习班上就听说了，刚才大家还想了不少好办法。”

“你们的好办法，你不说我也知道，无非是冲呀，破呀！”

“师傅，刚才我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觉得有些规章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因此我们就要破、就要改，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码头生产的大发展。”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只有进一步加强规章制度，克服乱套现象，吨位才能上去，任务才能完成。”

“师傅，你这是只看到制度、吨位，没看到咱们工人是码头的主人，也是制度的主人。”梁海生这句话象一把烈火，烧得李长发浑身滚烫。他两手紧攥腰间，双眼直瞪瞪地望着梁海生，许久才说：“你是文化大革命中间提拔的新干部，啥时候开始变得这样骄傲了！”

梁海生也睁着明亮的双眼，沉重地对李长发说：“师傅，我看你也变了，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远啰！”

李长发气得嘴唇直颤动，定了定神，才无可奈何地说：“好，不用争了。你是我的徒弟，现在已是支部委员，还是一班之长，但如再带头违反制度，照样得去当装卸工！”边说边拉开门向外奔出去。

李长发哪能料到，“违反制度得去当装卸工”这句话，既刺痛了赵祥根的心，更刺痛了梁海生的心。

刚才的情景，不能不引起梁海生的深



思。他觉得自己与祥根的关系之所以渐渐疏远，就是由师傅的这种错误思想造成的，根子就在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的流毒尚未肃清。他猛地又想到了毛主席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教导，深深感到自己与师傅的分歧，不是一般工作上的问题，而是路线上的问题。阿炳师傅说得对，师傅的航道走偏了。梁海生下定决心，今后不管有多大的风浪，一定要和同志们一起，以主人翁的姿态，帮助师傅，冲破阻力，拨正航向！他抬头远望那灯火如昼的码头，车来人往一片繁忙。他想：“司机和装卸分工虽不同，思想如果实现一条龙，该多好啊！”他边想边信步走去，忽然看见停车场上，在三吨吊车处，有两个人影在晃动，跑过去仔细一看，原来是阿炳师傅和小英。

小英坐在吊车的驾驶室里，看见梁海生跑过来，便探出头来说：“海生，我们有个合理化建议。明天，女同志全部开吊车，男同志全部开拖车，并协助装卸班脱钩。这样，装卸班就可以腾出人力，多开一条作业线。”阿炳帮助小英摇紧了吊车支脚，也站起来说：“所以这丫头沉不住气了，连夜练兵！”

“你呢！硬要帮着我干，忙得忘记回家了！”

阿炳狠狠地把支脚一拧说道：“修正主义路线要把咱工人分开，咱们呀，就非要听毛主席的话拧在一起。”

梁海生看着这一老一少的合作情景，心想，要是给师傅看到这种情景，他又会有什么想法呢？梁海生望着阿炳和小英说：“你们的建议很好，明天就这样干！”他又走到阿炳跟前说：“阿炳师傅，不过，祥根恐怕……”阿炳说：“我刚才跟他说了，他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咱们干了再讲，他会跟上来的。”说着向海生唠唠嘴。梁海生朝阿炳示意的方向看去。

在装卸班休息室外，赵祥根独自一人

在整理着钢丝绳。梁海生连忙走上前去。赵祥根正被一圈扭结着的钢丝绳缠住，理不开来，不由得轻声嘀咕着。梁海生走近跟前，蹲下身，帮着理起来。赵祥根抬头一看，见是梁海生，他身子微微一动，但没吭声。

梁海生先开口：“祥根，一起理吧。”又说：“阿炳师傅的建议很好，明天咱们两个班一起干，好不好？”

赵祥根停住手里的活儿，说：“不，我们装卸决不拖你们司机的后腿。你们能运走多少，我们就装上多少！”

“祥根，不要分你们的、我们的了……”

赵祥根提着钢丝绳的一端，霍地站起来，把快要理开的结又拉紧了，对梁海生说：“是我在分吗？有人硬是认为装卸工低人一等嘛！”说完把钢丝绳一丢，跑进室内，把门“砰”地关上。

梁海生看了看打成死结的钢丝绳，倏地提了起来，用双手一掰，钢丝绳上的死结渐渐地松了开来……

### 三

停车场上，一台台排列整齐的机车，象准备迎接检阅似地整装待发。梁海生细致地检查完每一台机车，跨着有力的步伐，朝小英走来。小英站在三吨吊车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心里未免有些紧张和激动。梁海生上前，正了正小英的帽沿，说：“小英，要胆大心细，跟装卸班密切配合！”

小英挺起胸膛说：“海生，你放心，我知道今天战斗的意义！”

梁海生说：“好，你们的三吨吊车到七号泊位装矿石，把五吨吊车拉到三号泊位去卸生铁。分两条线作战。”

“行！”小英跳上驾驶室，正要开动吊车，突然叫了起来：“海生，队长来了！”



梁海生两道剑眉一皱，昂首望去——

李长发敞开上衣，腰间扎着一条搭肩布，远远而来。当他走到三号泊位，阿炳迎了上去。

阿炳说：“长发，为了吃掉增加的八千吨，今天我老头跟你一块下驳船搬生铁。怎么样？”说着，把推挡钩往李长发手里一甩。李长发慌忙接过来，说：“我还要到司机班去检查呢！”阿炳说：“走吧，检查个啥！早干一点，你的肩膀也好早轻一点。”说着，他拉住李长发就跑。

小英看着阿炳师傅的调虎离山计，高兴得拍手叫起来。她一脚踏开油门，向海生打了个招呼，朝七号泊位开去。

梁海生也跨进拖车驾驶室，开向三号泊位。

紧张而有秩序的战斗在码头上展开了。快近中午的时候，七号泊位的货物装运完了。小英连忙把吊车开到三号泊位，加入装运生铁的战斗行列。当她撑好吊车支脚，便一跃上了驾驶室，操纵着把杆将吊钩徐徐地放下驳船。此时，在驳船上装生铁的赵祥根急了起来。他想，刚刚一吊才上去，怎么这样快又下来了一只吊钩？对了，海生在向自己挑战了。只是有一点，他感到奇怪，怎么这网络比原来的的小了许多，难道是他们又搞了什么革新不成？不管它，你能吊运，我就能搬装，决不做耍种！他朝几个小伙子一挥手，叫了声“快装”，就搬起一大块生铁，往网络里扔放。

李长发和阿炳在另一条驳船上，他看到一条条卸完生铁的驳船离开了码头，心里确实高兴，想道：“今天的吨位指标又要超纪录了！”身子也好像轻了许多，就更有劲地干起来。

赵祥根很快地装满一网络生铁，大呼一声：“起吊！”小英灵巧地把升降杆往上一拉，一网络生铁稳当地吊了起来。吊到标

准的高度，便停止上升；熟练地用左手把来回杆一推，吊杆朝岸上缓缓转动，随着吊杆的转动，吊车的重心逐渐偏移，由于负荷过重，两只支脚微微离地翘起，吊车开始倾斜。一网络生铁悬空在船与码头之间。

在码头上准备脱钩的工人，顿时惊呼起来：“不好，吊车要翻！”刹时间，人群从四面涌过来。

站在驳船上的赵祥根看到这种情况，立即拿起推挡钩，跳到船弦，钩着网络，想把它拉回船上。

这时，李长发急得直跺脚，拚命地喊着：“快跳车，快跳车！”头上汗珠直冒。

与此同时，阿炳师傅不顾一切地从船上跳到码头，直奔过来。

小英完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但她想起海生早晨讲的话，反而镇定下来，两手紧紧握住操纵杆，想把吊车稳定下来。可是吊车仍继续倾斜。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梁海生飞奔而来，一步跃上驾驶室，推开小英，双手握住操纵杆，又用身体把小英顶了下去。此时，赵祥根圆瞪瞪地睁着眼，拉紧推挡钩，还想用尽全力地把这吊生铁拉回船上。梁海生在驾驶室里看得清楚，知道他是为了保住吊车和抢救开车的人，才冒险采取这种行动。但是海生想，吊车已经倾斜，来回杆难以固定，如果拉到船边卸偏了，不是对祥根有危险吗！于是，梁海生果断地把来回杆一推，这吊生铁又回到船与码头之间的上空。赵祥根拿着的推挡钩，从手里滑了出去。他惊呆了，不由得替海生捏一把汗。

当梁海生把这网络生铁吊到船与码头当中，两只支脚又往上一翘，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呼。只见海生突然把升降杆往下一撤，这吊生铁直往下滑。然后，他再把吊杆冉冉升高，使吊车渐渐稳了下来。人群一



阵哗然。这时，吊杆已升到一定的高度，钢丝绳继续往下滑去，刹那间，只听到“砰”地一声，梢子从卷扬筒飞出，由于钢丝绳放到最后一圈便夺梢而出，一吊生铁直坠江底，吊车一阵剧烈的晃动，人们的心也猛地一阵收缩。待睁眼定神看时，吊车已平平稳稳地屹立在码头上。人们欢呼跳跃，拥了上来。

梁海生用手背抹去额上的汗珠，从驾驶室跳下来。小英眼里噙着泪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赵祥根也跨上了岸，直楞楞地望着海生，叹着重气。与此同时，李长发拨开人群进来，双手叉腰，冲着小英气呼呼地说：“谁叫你开的吊车？！”梁海生走上前一步，说：“师傅，是我！”

李长发气得瞪大着眼，朝梁海生直喘气。他想：你好呀，我一直对你三令五申，昨晚也郑重地跟你谈了，可你真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呀！今天，要真的出了事故，这责任谁负得了！李长发认为，海生是自己的徒弟，在这样的场合，如果不狠狠的剋一剋，以后自己怎么加强管理！想到这里，他把手一摊，下命令说：“你一再不遵守制度，出了这样重大的事故苗子，你没有资格当司机，把驾驶执照拿出来，当装卸工去！”

在场的工人，听到李长发这个决定，都哄了起来。司机们说：“为啥要收海生的执照？要收，把我们的也收了！”装卸工说：“你把我们装卸工当啥啦！”……

阿炳跑上去，亮着嗓门说：“长发，你这是在刺我们工人的心呀！你作出的是什么决定啊！”

梁海生制止了阿炳师傅，镇定地从口袋里掏出执照，走到李长发面前，字字铿锵地说：“师傅，你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愿意去当装卸工，但是，我得声明这并不是因为违反了什么规章制度，更不是执行你这种错误的决定，而是为了让你看看，我们司机

和装卸工本来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是一根杠棒的前后肩！”他手持执照摆了摆，又恳切地说，“师傅，你可以收我的执照，但我却为你的错误感到痛心，你忘掉了旧海港领导犯走资派错误的教训……”梁海生的话还没说完，李长发就伸手拿过执照，气呼呼地说：“什么，把我比做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好大的帽子！”猛一转身，怒冲冲地走了。

梁海生快步走到赵祥根面前，诚恳热情地说：“祥根，你给我分配任务吧！”

这时候，赵祥根满脸涨得通红，看着海生，憋了一会，才从嘴里迸出五个字：“吃了饭再干！”

码头上静了下来。赵祥根独自坐在缆桩上，面对滚滚的浦江，凝神沉思。刚才的情景，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一根杠棒的前后肩！”海生这句话讲得多好呀！这不禁使他回想起与海生共同战斗的岁月：那时，他们同扛一根杠棒，大家都想减轻对方的压力，把绳子拉来拉去，争得脸红耳赤。当时，配合得多好啊！机械化以后，海生开着吊车，自己套着吊钩，还是配合得很好。后来，走资派搞物质刺激，把工人分了上、下等级，从此，把我们的关系拉得疏远了。现在，师傅还抱着老一套，以制度压人，作出这样的错误决定。这些能怪海生吗？不！这是修正主义路线和管理制度把我们分了家；是旧的习惯势力，使我们放下杠棒，忘了前后肩；也是自己头脑里的旧意识作祟，所以才错怪了海生。这时，他又想到，今天的事事故苗子，不正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造成的吗！这种不合理的旧制度，破坏了前后肩的关系，在司机和装卸之间挖了条鸿沟……想到这里，他坐不住了，带上安全帽，去找梁海生。

事有凑巧，正当赵祥根迈步向前，梁海生捧着热气腾腾的肉馒头跑过来了，走到



赵祥根面前，亲切地说：“祥根，你饭还没有吃吧！”双手把馒头递了上来。

赵祥根一把接过馒头，握住海生的手说：“海生，我错了！”

梁海生指着贴在墙上的批林批孔宣传画，恳切地说：“祥根，错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和管理制度。让我们把我们之间的鸿沟填平！”赵祥根重重地点了点头，说：“对！”

阿炳、小英带头，领着司机班和装卸班的人们向梁海生涌过来。阿炳边走边喊：“海生，我们把大字报写好了！”

小英上前把大字报摊开，问海生：“这个大字报标题怎么样？”梁海生俯首一看，那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我们的李队长走的是什么航向？》他抬头对大家说：“同志们，写得好！”人们也纷纷议论开了：“不轰一轰，队长离我们更远了！”……

阿炳说：“今天的事情，我们分析了，根子在制度上，什么装卸、司机严格分工、各自把关，硬是要在我们中间挖一道沟沟，咱们就要加强联系，填平沟沟，今后，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

赵祥根说：“这我也有责任。以后呀，我们就要分工虽不同，思想一条龙！”

大家为赵祥根的转变而高兴。阿炳也高兴地说：“怎么，你们两个头，也该在大字报上签个名字嘛！”

赵祥根响亮地说：“非签不可！”

梁海生兴奋地拍了一拍赵祥根宽大的肩膀，拿起笔说：“对，大伙儿一起来把师傅的航道拨正！”

#### 四

三队办公室内。李长发眉宇间突起一座小山，眯缝双眼，咬牙咧嘴，定睛凝视放在办公桌上的执照。刚才梁海生的话还在耳边响着，这一句句话象重磅的大锤，一记

记地打在他的心坎上。他有点儿惘然，难道自己的决定真的错了？但是，他想不通，照你海生的意见办，那码头上的管理制度还要不要？！今天这个事件，不正好说明你是错了！我收你的执照，也是迫不得已呀！可是，“一根杠棒的前后肩”这句话，对他确有触动。但他又想，我与杠棒打交道，比你多得多，难道我真的忘记了前后肩的关系？你和祥根都是我的徒弟，我愿意你们疏远吗？他觉得自己的心情象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打开窗门，叫江风吹进来，清醒清醒脑门，却见对面大批判栏上，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大字报，醒目的标题一下子映入眼帘。他猛地跳了起来，火气又冒了上来。好呀，问我走什么航向？难道我长发走的不是毛主席指引的航向？你们这样上纲上线，我就是想不通！老实说，我收你海生的执照，不也是为了码头？何况我们又是师徒关系，我不对你严，对谁严呢！我白天黑夜的为码头操心，现在却换来了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我受不了，非得弄个明白不可！

李长发“瞪瞪瞪”地跑回办公桌前，拿起话筒刚要打电话，梁海生推门进来，叫了声：“师傅！”

李长发看见梁海生进来，便把话筒一放，冲上去说：“你来得正好！”手往窗外一指，恼怒地说：“这张大字报是你领着大家写的吧？！”

梁海生沉着地说：“对，这是我们队的要害问题！”

“我想不通！”李长发简直要叫起来：“过去，走资派想把我们带往修正主义道上去，我们造了他的反，文化大革命以后，难道我也会……”

“师傅！”海生平心静气地说：“如果不警惕的话，扫掉的垃圾还会吹回来，冲走的污水，也可能重新回潮的！”



“这不可能!”李长发狠狠地把头一摆。

“可能!”梁海生又说:“师傅,你不要自以为高明了。现在你脑子里装的,只有规章制度、吨位、命令。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们码头工人前进,靠你那一套管、卡、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就是班与班隔阂,队与队扯皮,使工人失去了前后肩的关系,只要吨位,不看路线,这很危险呀!”

梁海生的话象钢钻一样钻进李长发的心理,叫他站立不住,只好伸手拉过椅子坐下,颤声说道:“好好好,你轰吧,你造我的反吧!”

梁海生毫不客气地说:“对,要轰,要造反!不过,我们轰,是要轰掉你头脑里修正主义管理制度的一套;我们造反,是要反掉孔老二遗留在你身上的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



李长发猛地把头抬起,说:“你说什么,我有孔老二的旧观念?”

梁海生逼上一步说:“对!师傅,别再在旧轨道上走了,到群众中去吧,去看看大伙贴你的大字报吧,它会使你看到,你离开群众有多远,你已经离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了。”

李长发憋住一股子气,说:“我是你的领导,你管不着我!”

梁海生寸步不让地说,“不!我们工人对领导的错误思想,就是要管!”

李长发霍地站了起来,要想说什么,但又把话咽下去了。

此时,两双火燎似的目光,互相对视着,室内空气骤然紧张。半晌,李长发嘴硬心软地说:“我就不相信你们轰得垮我!”他闪过海生,要走出办公室。

梁海生从椅子背上拿过搭肩布,赶上去说:“师傅,你忘了扎上搭肩布啦!”双手将搭肩布递上。

李长发回转身来,看到海生双手捧着的搭肩布,脑海里浮现出解放前同样的情景……

在上海解放的前夕,李长发扛重包扭伤了腰。为了养家活口,他还是撑起腰拿着杠棒来上工。海生的父亲知道后,就和大伙商量,瞒着工头,把长发的重活顶下来,叫他去搬运比较轻些的面粉,但他扛一袋面粉,腰还是直不起来。这时,才十来岁的海生和祥根奔过来,海生双手递上一条搭肩布,对李长发说:“长发叔,爸爸叫我送来的。扎在腰上,就不痛了。”李长发感激地说:“我用了,你爸爸呢!”海生认真地说:“我爸爸说,工人不分你我,都是一家



子。”李长发感动地接过搭肩布，往腰间一扎，果然觉得好了一些。祥根也提出说：“长发叔，我们一起来帮你扛。”说着就去拉面粉袋。李长发忙阻止说：“不，你们年纪小，还在读书，这是我们苦力干的事！”海生气呼呼地说：“什么读书不读书的，我们是工人的儿子，是小工人！”说着，相帮把面粉袋扛起来。这时，李长发哼起码头号子，海生和祥根一起学着哼、学着和。海生看看李长发，高兴地说：“长发叔，你的腰板直起来了！”……

李长发想到这里，看看站在面前并且已经高过自己的梁海生，觉得青年一代已经跑在自己的前面了。但是又觉得现在的情况和解放以前不一样，自己不也是一心想搞好生产吗？问题到底在哪里呢？他从梁海生手里一把拿过搭肩布，转身冲出办公室。

大批判栏上，以及马路两旁，都贴满了大字报。李长发看着一张张大字报，脸色象万花筒似地迅速变化着：一忽儿红、一忽儿白、一忽儿黄、一忽儿青，大冷天里头上还冒出一层汗珠。

《挖井留山的现象从哪里来？》《工人是码头的主人，也是规章制度的主人》《封建等级观念在某领导的脑子里冒了头》……最后一张是《修正主义的管理制度把我们分了家，毛主席革命路线又叫我们成一家》。这一张张尖锐而火热的大字报，叫李长发看了，不能不震动。特别是最后一张，更叫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海生和祥根两人，是他看着他们长大的一对好伙伴。如今，因为自己的过错，而造成两人如此的隔阂。这是他万万也想不到的。自己每天和他们在一起，为啥看不到呢？这不正如海生说的，我的脑子给吨位装满了，看不到路线，看不到人的思想这个上层建筑了吗？！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只看作是海生不遵守

规章制度而造成的，而没有看到真正的原因就是出在规章制度上面。这不又如海生说的，我的头脑里只有制度，而忘了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吗？！这不由得使他进一步思考：为啥自己与海生的思想不一样？海生能干得这样猛，讲得那样深，想得那样远，而自己不仅没想到，有些听了也弄不懂，道理在哪里呢？这又一次使他想起，海生领着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导的情景。对！就是这些革命理论的武装，使梁海生的思想境界飞跃到一个新的高度。想到这里，他深感自己落后了。梁海生说的“如果不警惕的话……冲走的污水，也可能重新回潮的！”这句话又轰响在自己的脑际。是啊，修正主义路线的污水，不是使我忘掉了群众，领错路了吗？他心情沉重，头脑一下子昏昏沉沉。过一会儿，他蹒跚地朝江边走去，撩开棉衣，让江风吹打自己的身体，让浪花溅到脚边，这样才觉得清醒舒服些。不久，他渐渐地觉得有点冷了，自然而然地把棉衣一裹，便转身回去。

当李长发走到三号泊位，看到泊位上围着一群人。他随着大伙的视线，往码头边一看，只见海生和祥根水漉漉地从江边爬上来。两人都只穿着背心、短裤。阿炳急忙上去把棉大衣披在海生身上，海生顺手将棉大衣往祥根身上披去，祥根挡住，两人互让起来。

李长发看到这种情景，不觉心头一热。他知道大伙儿在抢捞掉在江底的生铁，便脱下棉衣，快步上前，披在海生身上，海生和祥根转头看见李长发，都欣喜地叫了声：“师傅！”李长发两手分别抓住海生和祥根，眼帘闪动着泪花，激动地说：“你们狠狠地批判你们师傅吧！”海生和祥根却异口同声亲切地叫着：“师傅！”

三双粗壮结实的手，握得更紧、更紧。



人们欢跃地向他们师徒三人围拢来。李长发看着大伙，深有感触地说：“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学得真好，你们是码头的主人，也是规章制度的主人，靠大伙定能管好码头！”

小英把那网络生铁吊了上来。她兴冲冲地说：“长发师傅，我们司机班提了个口号，叫‘一专上下功夫，多能上挖潜力！’你说好不好？”阿炳接口说：“长发，我们装卸和司机共同订出一条制度，叫做：分工虽不同，思想一条龙。今天，我这老头再显显六年前学过的手艺，让我开拖车，把这生铁拉走。”

李长发故意板着脸说：“不行！”

阿炳一愣，有点纳闷地说：“长发，你脑瓜还没转过来？”

李长发看了梁海生一眼，走到人群中间，恳切地对大伙说：“让我再来受一次杠棒的教育！”梁海生高兴地说：“对！小英，你到仓库把杠棒拿来！”小英欢快地应了一声，连蹦带跳地飞奔而去。

阿炳咧开了嘴，哈哈大笑，对李长发说：“啊，你是为了这个！”

李长发正经地说：“这也叫：分工虽不同，思想一条龙！”

梁海生兴奋地说：“师傅，咱们本来就是一根杠棒前后肩嘛！”

小英掬着一捆杠棒奔来。李长发上去抽出一根，转过身来对海生说：“咱俩拼上一档！”

小英也拿过一根，跑来对赵祥根说：“赵师傅，我们也拼一档。”

阿炳看看他们，笑吟吟地说：“那我只好另找搭档喽！”

人们一阵哄笑，都跟着拿起杠棒，拼了档。

正当一档档杠棒搭上肩膀，小英忽然手一挥，对大伙说：“慢！咱们队长是老子手，班长和赵师傅又是新号子手，今天，正好来一个号子三重唱，好吗？”

话音刚落，大家齐声叫：“好！”

赵祥根对梁海生说：“行吗？”

李长发抢着说：“行，只要步调一致，就能唱在一起！海生，你起号子调，大家就起肩。”

梁海生身子往下一蹲，杠棒搭在肩上，喊了声：“嘿哟，嘿哟哟！起！”大家一齐挺腰直立起来。号子声响成一片：

一根杠棒前后肩，  
同心协力迈向前，  
毛泽东思想指航向，  
步调一致得胜利，  
学好政治经济学，  
管好码头靠我仨。

一档档杠棒，一对对前后肩，随着雄壮、嘹亮的号子声，迈着坚实整齐的步伐，向前挺进，挺进！

（插图：哈琼文）





## 筑路者的战书

段 瑞 冬

面对高山峡谷，  
下一道战书：  
“毛主席的大军来了，  
你还不让路？”

“谈起你的过去，  
咱心中有数，  
你横蛮地站着，  
喝退过一些懦夫：  
‘我在这儿，谁想筑路？’  
哈！这话对我们可不算数，  
你好好瞧瞧咱们  
是哪家的队伍！”

“咱们旗红心红，  
手粗脚粗。  
对了，就凭这些，  
要把你降伏！”

“我们脚踏群山，  
心连中南海的绿树；

身居工棚，  
眼观五洲革命烽火。  
让毛主席放心，  
为全人类造福，  
咱就要挥倚天长剑，  
斩你脊骨！”

“你大雪纷飞，  
赛不过咱豪情联翩舞；  
你炎热酷暑，  
热不过咱熊熊心头火；  
你岩石嶙峋，  
硬不过咱铮铮钢筋骨；  
你峻岭摩天，  
拦不住咱革命英雄的大步。”

好了，咱不跟你啰嗦，  
这就是咱的战书。  
毛主席的大军来了，  
谁敢不让路？！”

(题图：方向明)

## 钢 丫 头

黄 世 益

锻钢如同揉面团，  
锻铁赛似玩泥球；  
山一样气派海一样胆，  
都是十七八岁小丫头。

鸭舌帽上挂汗珠，  
白帆布服裹劲头：

忽腾腾，火星跃上衣袖口，  
呼啦啦，锻件跟着红旗流。

雾绕烟腾大锤擂得欢，  
金光银辉砧旁展锦绣；  
心潮要比锤声急呵，  
茧花更比钢花稠。

喔唷唷，穿针引线的手，  
怎能使钢铁变轻柔？  
呵！批林批孔烈火旺，  
练就了一代钢丫头。





## 组 织 委 员

郭 宁

团支部书记抽调到公社搞中心工作，我们团支部改选了一次。我——原来的组织委员——当选了支部书记，接着要补选一个组织委员。

同志们的心里早有个人儿，一个小伙子霍地站起来说：“我赞成江瑞华！”话音刚落，好几位同志大声支持，还有人“啪啪”地拍起手来。我心里说：“嘿！真是弹到一根弦上去了！”我愉悦地膘了江瑞华一眼，不料她的视线正直射着我，眼神里分明有一股豪迈的锐气，仿佛说：

“行！没问题！”

我会心地笑了。

多数人赞成江瑞华，我还没说举手表决，手臂就齐刷刷地举起来了，我说：“嘻！自动化！”大家都嘻嘻地笑起来，有人说：“你看，那才是自动化！”

我一看，江瑞华自己也举了手，她神态自若地微笑着。我心头一阵惊喜，惊的是

她这样直率果敢，无所顾忌；喜的是她这样信心百倍，勇挑重担。

这种情景使我想到了以往的选举，要是选到某些腼腆的姑娘，她们就脸红耳赤，心慌气喘，低着头，摇着手，一个劲地嚷：“我干不了！我干不了！”现在，江瑞华恰恰相反。

我正满心欢喜，忽然看见江瑞华的妹妹江瑞平站起来，望望姐姐，嘴唇动了一动，欲言又止。

江瑞华从从容容地笑了，说：“瑞平，不赞成就是不赞成嘛！有意见当面谈！”

江瑞平吞吞吐吐地说：“姐姐……你是毛栗子，浑身生着刺……”

大家又笑了。我说：“有刺并不是坏事，要看刺的谁？刺在啥地方？刺刀刺的是敌人，谁说刺的不好？”

大家称赞我比喻得好。

江瑞华感动地摆摆手，说：“嗨！大家得帮助我才成，我要做一把真正的刺刀，还不知要怎么磨哩！”说完，她把两条黑油油的短辫子往背后一甩，那绯红的脸上露出



一种坦率而愉快的神情。

这时，我心里就象窝着一碗酒酿，甜津津的，望着她英俊的脸庞，自然而然想起许多事情……

## 二

江瑞华是烈士的女儿，一九五二年她母亲在乡里当妇女主任，当时调来一个乡长，是一个混入党内的有血债的叛徒，瑞华的母亲知道这人的底细，立刻向上级反映了情况。那家伙得了风声，夜里乘她开会回家，在半路上下了毒手，她脸上胸上，腰上给刺了十几刀，浑身淌着血，爬了四里路到乡政府门口，用手势表示出匪徒逃走的方向，根据她的手势，当夜就破案了。

江瑞华的父亲江贵城是邻乡的干部，经常不在家，姐妹俩是在乡亲们的怀抱里长大的。铁匠的孩子胳膊硬，贫下中农照自己的理想培育着江瑞华。村里批判阶级敌人，大家让小瑞华也发言。可她在哪儿哟，会场里看不见人——她太矮了！大家往她脚下垫一张板凳，她高高地站着，挥着小拳头，清脆地斥责着：“你还赖！你还赖！”

一位老贫农给瑞华讲他悲惨的家史，她听到伤心的地方，眼泪扑簌簌地滚下来。老汉讲到解放军救了他全家，她一边抹眼泪，一边“扑嗤”笑了，这天夜里，小瑞华不见了，打起灯笼也找不着她，全村人急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县人武部的一位女同志把她送回来，说她在部队闹了一夜——要参军。

她的脸很象母亲，修长的眉毛，晶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据说，她的性格和她母亲更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是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真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她认清什么是对的，粉身碎

骨也要坚持，她认清什么是错的，天崩地塌也敢顶住！

有一回，县团委到我们支部检查工作，正巧找到我和江瑞华两个人，他们问起上半年的组织工作搞得如何，我当时是组织委员，心里暗暗叫苦，这半年我抽到水利工地上当组长，没有回家过问这事。

江瑞华当着我和领导的面，直通通地说：“谈不上组织工作！”

“怎么回事？”

“组织委员不管事呗！”

我连忙解释说我到水利工地上去了。

“你去了五个月！”江瑞华说，“还有一个你在家！你只顾搞丰产试验田，发展新团员大家催你几次，你象个聋子。”

她那张嘴不饶人，一口气说了好多刺耳的话，说得我恨不得掘个洞钻下去。这一次之后，我吸取了教训，组织工作搞好了，当时的一股怨气变成了深深的谢意。

还有一件事给我难忘的印象，前年春天公社下来一个负责联系大队的干部，名叫孙豪，兼任公社塑料厂厂长。这人派头挺大，口袋里夹着三支金笔，一副颇有学问的神气。

那时大队里正批判“只要农业，不要副业”的错误倾向，孙豪一来就哇哩哇啦地讲开了，那张嘴巴就象一张密纹唱片，连唱三个钟头舌头不打一个疙瘩，他决定大力扩种西瓜，竟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瑞华的父亲——邻公社的干部江贵城——正巧在家，同大队书记一商量，觉得苗头不对，江瑞华也在一边嘀咕。恰恰孙豪来了，江贵城便对他说：“发展副业是好事，可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得过火，不能要么踩到水底，要么抬到天上。”孙豪说：“不错，这叫矛盾的统一，你要多看统一的一面！”说着孙豪大谈哲学，又是柏拉图又是孔夫子，象放风筝，把话题越放越远！瑞华听腻了，



说：“你矛盾来，矛盾去，可就没抓住主要矛盾！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纲就是主要矛盾！”孙豪心平气和地说：“看不出你这丫头有两下子！既有不同意见，不忙下结论，我们要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充分讨论！”

当面说得好好的，第二天就变了卦，孙豪私自在社员大会上宣布种百分之二十西瓜。他那一双手撑在八仙桌上，说：“谁有意见提出来，没有意见就照这个办！这叫民主集中制！”

“我有意见！”

江瑞华挺身而出，她的脸倏地涨红了，嘴唇微微颤抖着，可她立刻镇静下来，高声大嗓地摆出了自己的看法。

她举出一系列具体数字，令人信服地说明，西瓜种植的百分比严重损害了粮食生产。她严正指出，这不是以副养农，以副促农，而是以副伤农，以副挤农。

瑞华的话尖锐、泼辣，就象一把火，把整个会场烧着了。人们喧嚷起来，骚动起来，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热闹极了！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场辩论之后，大家看清了路线，认准了方向，坚决抵制孙豪的那一套……最后大队书记重新宣布种百分之五西瓜！

后来我们才知道，孙豪主张扩种西瓜，原来有他的小算盘，他打算将大批新鲜西瓜运到大城市，供应某个单位，换取大批电解铜……

### 三

改选之后，团支部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我们开展了路线教育，政治夜校那一排窗子，夜夜灯光闪亮。我们在烈士陵前缅怀英雄的业绩；我们的乒乓球队还经常和其他大队进行友谊比赛……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着，可正在这时出

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我们开支部大会，会上要讨论两位同志的入团问题。

一位叫王庆和，是去年下乡的知识青年。他的父亲是我们县的县委书记。今年上半年公社塑料厂调他去当采购员，才干不久就回来了。

另一位叫徐青林，贫农出身，是个土生土长的小伙子。小徐本人思想进步，劳动积极。不过他有个小缺点——遇事沉不住气。

开始通过志愿书了，大家正对这两位同志提意见。“叮铃铃”——桌子上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江瑞华抓起听筒，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她身上，我就坐在江瑞华对面，电话里的言来语去，我也能听见。

这电话是那个塑料厂厂长孙豪打来的，最近公社团委书记患病，由他暂时代理团委书记。

江瑞华“唔唔”了几声，忽然皱起双眉，两片嘴唇往里咧成一条线，脸上掠过一种难以容忍的神色。

电话里孙豪说：“哦！你是江瑞华！太好了！我知道你当支委了！年轻有为啊！好好干！接班人！将来的位置都是你们坐的……”

江瑞华打断对方的话，说：“我们应该谈做工作，不谈坐位置。”

孙豪说：“做工作吗？你做得狗撵鸭子——刮刮叫。你们支部的活动，公社都知道，都记在帐上。告诉你，公社打算把你们支部评为模范支部，你呢，评为优秀团干部。”

江瑞华厌烦地说：“别那么评，这是大家的业绩，我个人没有特殊功劳。你有什么事，我们谈正经的！”

孙豪说：“有事，当然有事喽！我问你，王庆和的团籍解决没有？王庆和，就是那



个知识青年，县委书记的儿子！”

“没有解决。”

“我看，解决算了！”

“老孙，”江瑞华一丝不苟地说，“你是代理书记，你应该懂得团的组织原则，这要看支部大会通过不通过，不能谁说了算。”

“那当然。你原则性很强！这很可贵！不过，我了解王庆和，他的表现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他父亲又是老革命，不发展不太好吧！我看这样，你们发展，我负责好不好？有我撑腰杆，你们放心！”

“你的话，”江瑞华冷静地说，“我越听越不放心！”

对方突然搁上电话，仿佛说：“你得考虑考虑。”江瑞华慢慢放下听筒，把这件事告诉大家，她深沉有力地说：“入团，这是政治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庆和，如果我们马马虎虎发展算了，这不是关心你，而是对你不负责！”

江瑞华的话象朝热油锅里撒下一把盐，会场上“炸”开了，不知谁带头说：“瑞华，你回答得好！”大家就七嘴八舌支持江瑞华。

“共青团员就要坚持原则！”

“够条件发展，不够条件不能硬发展！”

“对于革命干部的子女要求不能降低。”

我一时没有言语。大家都觉得我这个人遇事总喜欢多思考、多捉摸。人们送给我一个绰号：女参谋。眼下我思忖：孙豪为什么定要发展王庆和呢？我们得摆事实、讲道理来坚持原则。

我拢了拢鬓发，说：“俗话说，吃的米，讲的理，我来谈谈王庆和的表现，看够不够条件。”

我讲起王庆和初下乡时怎么关心集体，怎么刻苦耐劳：下雪天他拿出自己的毯子给耕牛御寒，修涵洞他第一个跳下去，

溅得满脸黑泥浆；三更半夜在小油灯下学打草鞋……

我又谈到王庆和最近这段时期讲究穿着：毛料，皮鞋。常常不出工。开会要么迟到，要么不来……

“为啥庆和变了？我看是跟他去塑料厂有关系。”

我才说完，江瑞华恳切地说：“庆和，你自己谈谈吧！”

王庆和是一个魁梧的小伙子，生着一张四方脸，他激动地点点头，说：“我同意团支书的话。我，是差得很远！”

随后进行了表决，只通过了徐青林，王庆和没有通过，个别同志保留意见，江瑞平就是其中一个。散会的时候，我听见江瑞平和姐姐拌起嘴来，江瑞平说：“你呀！一天不得罪人，太阳就不落山！这样下去对你自己没有好处！”

江瑞华气得眉毛竖起，眼睛直盯着妹妹说：“什么好处不好处！我只要对革命有好处！……”

#### 四

早上，我把一份通过的志愿书送到公社团委，孙豪翘着二郎腿，燃起一支烟，眯缝着眼睛，用手指弹了弹这份志愿书。

“王庆和的一份呢？”他问，“怎么没有拿来？”

我说：“王庆和昨天没有通过。”

他立刻把志愿书往桌子上一扔，同时也扔掉了平日那种文质彬彬的风度。我第一次看见他恼羞成怒的样子。他“噎”地站起来说：“给你们打过招呼了！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公社团委？”说罢怒气冲冲走出去，把门带得“乓”地一响。

转眼功夫，他又推门进来了，忽然变得和颜悦色，对我说：“我不怪你，这全是江瑞



华搞的鬼！她这人一贯调皮捣蛋！我知道你是要听领导话的，你跟她不是一条心！”

听！孙豪在挑拨离间。

我不动声色地说：“老孙，有话直说——你打算怎么搞？”

孙豪以为我听他的了，将捋袖子说：“我说你是好的嘛！江瑞华是块抬不动的石头，它横在路上，我们绕过去就是了！我看下午赶快开个支部会，你别去通知她参加，来个迅雷不及掩耳，通过就拉倒，你看如何？”

我心里说：“好好滑！”嘴上说：“下午再说吧。”

一回家，我把孙豪的话连锅端给江瑞华，瑞华笑咪咪地说：“‘女参谋’！真有你的！三言两语，把他肚子里的东西全掏出来啦！”我又附着江瑞华的耳朵，唧唧咕咕说了两句，江瑞华笑得嘴都合不拢，连声说：“行！行！还是我开炮，你在刀口上助我一把就得了。”

下午，孙豪亲自来我们大队，找到我说：“开会吧！我也参加！”我说：“好！我去叫人！”谁知我别人不叫，恰恰就叫了江瑞华一个人。

孙豪只见江瑞华，不见其他人，吃了一惊，连忙问我：“人呢？人呢？”

“我不是人吗？”江瑞华有意缓缓走到他身边。

孙豪的脸“刷”地白了，可他立刻换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带威胁地凶声凶气说：“种西瓜那一回就够了！再不要闹第二回了。”

江瑞华淡然一笑，说：“哎呀！我还是那个脾气！”



她这句话说得又认真，又象开玩笑，孙豪的舌头就象中了风一样，说不出话来。

江瑞华又“将”他一军，说：“老孙，你昨天还说要评我为优秀团干部，怎么今天早上忽然变得‘一贯调皮捣蛋’，又是‘抬不起的石头’，到底你哪一句话算数啊？”

这两句随口说来的话，在平静中透出机警，在俏皮中露出锋芒，孙豪简直没办法。

孙豪猛地回头瞪着我，说：“你跟她……”

我字字千钧地说：“一条心！”

孙豪狡猾多变，他脸上僵硬的皱纹一下子松开，陪出笑脸来说：“这个……说话走火，也是难免的嘛。照理发展团员是你们支部的职权，上级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你们。其实嘛，我也是好心，人家老干部走南闯北，打了那么多仗，流了那么多



血，到头来，儿子入团还那么困难……”

江瑞华诚恳地说：“不是我们不发展他，是他不够条件！”

孙豪皱皱眉说：“你怎么那么多条件，他在我们厂当采购员，表现满好嘛。”

江瑞华一五一十将王庆和的表现向孙豪汇报。她对孙豪的态度是有礼貌的，不卑也不亢，她一针见血地说：“自从去塑料厂回来，庆和就走下坡路了。”

这句话刺痛了孙豪，他呲出满口金牙，狠狠地说：“照你的意思，是我们塑料厂把他弄坏的喽！”

我正想怎么回答孙豪，江瑞华却消消停停地说：“这是你说的。再说，弄好弄坏，反正群众有眼睛看着，也用不着我说。”

这一下闹僵了。孙豪把眼睛鼓得象条金鱼。江瑞华平静地站着，只是偶尔瞥他一眼。冷场了好一会，孙豪猛然说：“你们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

乍一听，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他指的是徐青林，有人说徐的父亲当过伪甲长，孙豪就拿他来同王庆和比较，他冲着江瑞华说：“把革命干部的子女推出去，把牛鬼蛇神的子女请进来，这是什么道理？你说！”

“徐青林的父亲根本没有问题！”我反驳说，“经过调查，原来他父亲与一个伪甲长同名同姓，弄错了。”

“便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江瑞华补充说，“表现很好，真正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吸收嘛！”

孙豪说不赢江瑞华，只得悻悻地骂道：“都是你搞的鬼。”

江瑞华一字一句严正地说：“搞是我搞的，可没有鬼！”

正在这时那边传来脚步声，孙豪大概觉得再争下去也没啥好处，就压低了嗓音说：“何苦呢？你们支部眼看就要评为模范

支部，你江瑞华眼看就要当优秀干部，为这一点小事，你们同上级闹翻了，奖状和红榜，你们还要不要呢？退一步说，你们不要，那你们还要不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呢？县委书记知道这事，感想如何呢？公社团委对这件事，印象又如何呢？青年人做事不要心血来潮，要三思而后行啊！”

说完，他脸上露出惋惜的样子，慢慢地走了。

## 五

大队里流传着各种谣言，有的说江瑞华违抗上级，犯了纪律，有的说要处分、撤职，还有谣言说江瑞华和徐青林有暧昧关系……

虽是十人九个不相信这些鬼话，可谣言还象蝙蝠一样，在阴暗的角落飞着，党支部有力地支持瑞华，大队书记在社员大会上公开辟谣……

一次团支部的会议上，有人反映孙豪这两天夜里来过大队，很可能这股阴风是孙豪嘴里吹出来的。大家一听肺都气炸了！你歪理压人还不算，还要暗箭伤人！

屋子里笼罩着严肃的寂静，是啊，这不是江瑞华一个人的事，这是支部的事，是革命的事，是一场原则的斗争！

“找孙豪评理去！”徐青林一跺脚站起来。

“好，马上去！”

“不行！”

“去不得！”

“谁去，谁上当！”

两种意见泾渭分明，相持不下，少数人要去质问孙豪，多数人反对这样做，可江瑞华本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目光渐渐移到江瑞华身上。只见江瑞华微微一笑，那种乐观而平静的态度使大家感到惊异。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江瑞华的声音清晰，柔和，“要去评理的同志，你们究竟相信谁呢？”

这几句话就把他们几个人问住了。

“青林你不是要评理么？来，我们先来评评看！第一，眼下春耕忙，丢掉生产去评理，行吗？第二，孙豪现在还是上级，我们要斗争，可也要遵守党的纪律，要注意斗争的方法。第三，你说人家造谣，证据在哪里？”

她顿了一顿，眼睛里放射出异常亲切的光芒，接下去说：“谢谢你们这样支持我。”

经过短短的沉思，几个性急的人都低头坐下来。只有徐青林还嘟着嘴站着，看来思想上明白了，感情上还有点转不过来。

分手的时候，我同江瑞华商量了一下，约好晚上我到她家去，研究怎么对个别同志进行党的纪律教育。

新月象一只金黄的香蕉，嵌在乌蓝的夜空里，我踏着月光来到江瑞华家门口。

窗玻璃上映着两个清晰的人影，我听见姐妹俩在闹闹嚷嚷。

“树叶子落下来怕打破头，那还能干革命？”瑞华正激动地说。

“你知道人家背后说啥？连我都带着丢脸。”

“我不怕人家说。”

“不怕，瞎！那话只有你才受得了，人家说你同徐青林……”江瑞平欲言又止，没有说下去。

一阵沉默。

我正思量着怎么去说服瑞平，忽然一只温暖的大手搁在我肩膀上。回头一看，原来是瑞华的父亲贵城大伯，他显然已听到了房里的一番争论，拉着我说：“走！参加进去！”

走进屋里，这是一个整洁而简朴的房间，窗下放着一张白木的写字台，瑞平坐在

床上，脑袋枕在床架上。瑞华站着，面容端庄，目光深邃，面对着窗户，眺望着月色溶溶的辽阔原野……

贵城大伯幽默地说：“怎么不吵啦？吵呀！”

姐妹俩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不动，仿佛两尊塑像。各自想着心事，没有心思听父亲的风趣话。

贵城大伯又说：“刚才我都听见了，瑞平，你说姐姐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

江瑞平以为父亲支持她，说：“她死抠着‘条件’、‘条件’，象牯牛掉到水井里，一点也转不过弯来。”

贵城大伯问：“参加组织难道可以不讲条件？”

江瑞平说：“人家县委书记的儿子，上级叫发展的！”

“哦！上级叫发展就可以不讲条件？县委书记的儿子就可以不讲条件？那还要你们支部通过干什么？”

大伯默不作声地踱了几步，停在江瑞华身边，说：“你顶吧！顶到底！庆和我看是颗好种子！孙豪这个人有一股邪气！”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江瑞华的眼里闪着泪花，她是多么兴奋，多么感激呵，她紧紧地捏住父亲的手，自己的手指却微微颤抖着，半晌说不出一句话。蓦地，她闪过去坐在床头，亲密地依偎着妹妹，迅速地搂住她的肩膀，把嘴唇贴到妹妹的耳轮上，声音哆嗦着说：

“你想想娘！你想想吧！她是为啥死的？！她检举那个叛徒，死都不怕，她为了革命，二十五岁就……你呢？你呢？人家说两句闲话，你就吓慌了，妹妹哟！要对得起娘……”

我的眼前出现了烈士的形象，她在血泊里昂起头来。她肘部的衣袖都磨烂了，英勇地又开五个手指，朝前伸去，用无声的



语言告诉大家：“抓叛徒啊！”

我感动了。

……等我离去的时候，江瑞华正伏在桌子上写什么，桌前的电灯光映着她，雪白墙上的侧影显得更加高大。

我走过去，看见她写的第一行字：  
“公社党委：……”

## 六

我有两天没见到江瑞华了，听说公社的蚕桑干部到大队来，提出要江瑞华到地区蚕桑技术训练班学习，大队领导研究了一下，认为很合适，这事大约就定下来了。

这天，我半路上碰到瑞华，握着她的手说：“听说我们要再见了！真的吗？”

“真的！”她眼睛闪闪发光，“你看！”

她把一张表格放在我的面前，高兴得象个麻雀似地一蹦一蹦。

我知道很久之前，江瑞华就有一个美丽的憧憬，要当一个又红又专的蚕桑姑娘，使枯桑老树抽出碧枝绿叶，使蚕室的温度湿度保持理想水平，用自己灵巧的手指在“蚕龙”上摘下一串串新品种的大银茧，现在，她当然欢喜罗！

忽然她收起笑容，说：“我走了，跟孙豪还要斗下去啊！”

我点点头：“你啥时候走？”

“后天，后天。”她高兴地反复说。

临走那天晚上，江瑞华家里挤满了人，连走路都要踩到别人脚上去，平日，江瑞华领着大家朝气蓬勃地战斗，同志们也不觉着有什么特别，一旦她要走了，大家心里倒依依不舍起来。

她的行李都拾掇好了，一条叠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被子，一只粉红色的玻璃丝网袋，一口小小的红漆木板箱。我悄悄走过去，把一本烫金字的塑料封面日记塞

进她的网袋。这一带头，好多人都往网袋里塞东西：毛巾啦，书籍啦……

江瑞华没有发现我们的秘密行动，她正在同王庆和说话儿，一边削着一条挑行李的小扁担，米黄色的竹花在刀刃下卷起一圈圈……

这时有人提议：“瑞华，你要走啦，你对我们有啥希望，有啥要求，趁大家都在这里，你就说一说吧！”

这个提议立刻得到大家的赞成，江瑞华含笑望了望大家，大大方方地说：“好！叫我说，我就说！”

她举起那有锋利刀刃的竹刀指着大家说：“我希望同志们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怕打击，永远做一把——革——命——的——刺——刀！”

大家报以一片掌声。

江瑞华又低下脑袋，聚精会神削起小扁担来，这时她父亲江贵城走进房间，我立刻发现，他的目光非常严峻，他径直走到女儿身边，说：“瑞华，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

“什么事哟？”

“今天我出差到你们公社，问了一下，”说到这里江贵城加重了语气，“你的信，公社党委没有收到！”

“前天早上我到党委办公室，没有人，我把信插到墙上的信袋里。”

“这就奇了！”江贵城说，“还有，据我了解，把你派去学习，这件事是孙豪提的名，他这样做，可能又有什么打算。”

“信丢了！”瑞华睁圆了眼睛，“孙豪提的名！”停了一会儿，忽然说：“我出去一下。”

说完她倏地冲出门去，人影就消失在朦胧的夜幕中。

## 七

江瑞华当天晚上就赶到公社，向蚕桑



干部要求不参加学习班,并说明了原因。在请示领导部门之后,上级同意了她的要求,决定另派一位同志去。

我预料事情还不会结束,可第二天出了一件巧事,这个问题一下子有了眉目。

县委书记老王同志来大队检查生产,顺便看看插队的儿子,我听见这个消息,心里一动,想向县委书记反映一下情况。

走到半路,忽然打消了主意,我知道县委书记很忙,这些事情是否值得去打扰他呢?正往回走,忽然衣襟给谁拉住了。

一回头,是江瑞华。

“走!”她把头一扬,“找县委书记去!”

她显得欢欣鼓舞,每一个动作都迅速有力,眼神里闪烁着喜悦的光彩,仿佛已得到了县委书记的支持。

我说:“想一想,再去!”

“还有什么可多想的?”她拽着我的手,直往前奔,“有理走遍天下,去!党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我们来到王庆和家,没进门江瑞华就喊:“老王同志!”仿佛她跟县委书记是熟人似的。

我低声说:“你还没看见人哩!”

谁知县委书记竟不在。王庆和告诉我们,父亲给他讲了一个红军大生产的故事,又再三叮嘱他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王庆和说:“他去找你们了。”

我们又急急忙忙往回跑,在村头上一棵巍峨的银杏树下见到了县委书记。

这是一位身材魁梧,外貌温和的老同志,穿着褪了色的蓝色干部服,双鬓斑白了,脸上却泛着青春的红光,他亲热地握过我们的手,说:“你们是团支部的同志?”

“是的。”江瑞华高兴地说,“老王同志,我们要向你汇报!”

“好啊!”老王亲切地笑着,“我刚才到大队党支部了解了庆和的情况,正想找你

们聊聊呢!随便说吧!”

江瑞华开始说起来,在县委书记面前,她直率地批评着他的儿子,并揭发了孙豪的所作所为,她没有掩饰任何一个细节,也没有说一句多余的客套话。

听到孙豪的卑鄙行径,老王略微不安地扯开衣服上的钮扣……听到团支部同孙豪坚决斗争的情景,老王用手掌摩挲着胸膛,露出兴奋的神情。最后他愉快地问:“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江瑞华。”

“江瑞华!”老王提高了音调,热情地说,“你对王庆和的批评是正确的!王庆和一天不够条件,就一天不能入团——这是我的态度。”

江瑞华说:“孙豪逼我们发展庆和,很可能是一种拉拢,庆和到了塑料厂,据反映帮孙豪去走了后门……”

老王深有同感地说:“你反映的情况确实发人深省,我是县委书记,不是县太爷,我们干部不搞特殊化,可是为啥有人要我们的子女搞特殊化!资产阶级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一点不假!斗争,还要斗一百年,一千年!有的人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有的人本身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县委书记的话就象在我眼前放了一个望远镜,我一下子看得更清了,江瑞华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老王,老王抬起一只手,向远方伸去,他敞开的衣襟被晨风吹得往后漾去,露出穿着褐色绒衣的宽阔而坚实的胸膛,他的声音渐渐变得庄严:

“江瑞华,你顶得好!你顶的不只是哪一个人,你顶的是歪风邪气,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社会里,资产阶级的东西、错误的反动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办?顶住!泰山压下来不弯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要反潮流。一个革命者,就要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我们走到一个平缓的山坡，太阳辉煌地升起来了，白茫茫的迷雾越来越淡，最后变得无影无踪了，天空象宝石一般闪着耀眼的蓝光，碧绿的麦田象大海一样辽阔，又象大海一样荡漾，我望得很远，很远……

## 八

我没有看到事情的结尾，因为就在那时，我被选拔去上大学了。等我放假回来，已经是一年之后了。

从江瑞华给我的几封来信里，我知道孙豪是个大贪污犯，大投机犯，那件扩种西瓜的事，原来是为了进行黑市交易，搞国家重要物资，象电解铜、特种钢之类的，用几倍的高价转手倒卖。他把王庆和调到塑料厂当采购员，派王庆和到父亲身边要电解铜，老王断然拒绝了儿子的要求，严肃批评他说：“谁叫你象个野马似的到处乱跑，给我回去老实种田。”小王就是这样离开塑料厂的。回农村后，小王思想比较苦闷，表现也差了，这时孙豪代理公社团委书记，他想用入团为钓饵，继续拉王庆和下水。

来信中说，谣言是孙豪造的，他利用公社蚕桑干部不了解情况，搞调虎离山计。

来信还提到，我们那次向县委书记反映情况，书记当天就指示公社处理这个问题，经过调查研究，事情水落石出了。

信上又告诉我一个喜讯，王庆和在上个月入团了，入团的那天，他哭了……

……汽车在绿巷子一样的林荫道上奔驰，两边的树木又高又直，形成两排翠绿的屏风，从驾驶窗里看见的天空，就象一条蔚蓝色的缎带，想到这一场斗争的胜利，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欢快……汽车终于停在我们的小站上，我一纵身跳下车。

在回家的路上，迎面来了一群人，他们响亮的笑声就象逢上什么喜事，我一看，好

啊！江瑞华，王庆和，徐青林，江瑞平……全在眼前啦！

大家一下子把我包围起来，问长问短，我向大家汇报高校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家里也闹得红火啊！”江瑞华拍着我的肩膀说，“可惜，你没赶上今天的大会。”

“大会？”

“是啊！”江瑞华笑得很舒坦，“宣判孙豪的大会！”

江瑞平说：“这家伙判了刑！”

王庆和说：“我还上台发言哩！”

徐青林迫不及待地挥着手，说：“我来讲！我来讲！今天的大会……”

我笑盈盈地说：“你还是那么急！”

欢笑声随着微风的吹拂播散……我们在春天的大路上走着，四周是各种美妙动听的声音：黄鹂在绿叶下鸣啾，山羊在草丛里发出悠长的咩咩声，渠道里的清水潺潺地轻柔地响着，不远的地方有一架抽水机，发出均匀的“达达”声。

“好了！一切都好了！”我惬意地说。

“不！”江瑞华晶亮的眼睛闪射出锐利的光辉，说，“还有阶级斗争！还有路线斗争！还要反潮流！”

江瑞平笑着说：“她还是那个脾气！”

“你还不服气啊？”我笑着问。

“早服气了！早认输了！我是说，我要学她那种革命的朝气，反潮流的精神！”

王庆和说：“对，我也要学她！”

江瑞华扬起两道墨黑的眉毛，庄重严肃地拍拍挎着的那个粉红色的玻璃丝网袋，说：“怎么学我呢？应该学这个！”

我看到，网袋里是一本《共产党宣言》，封面上的五个字，闪耀着壮丽的永不熄灭的红光，正是在这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里，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向整个旧世界决裂！宣战！

（插图、题图：龙纯立）



## 攻“关”

朱勤甫



染料库房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论过后，朱红追到了门口，盯住师傅远去的背影，想喊没有喊，想追没有追，心里很不是滋味。要说“抬杠”，这在她和师傅张伟祥之间并不是第一次，但从没闹成“僵局”。她提出以国产染料代替进口染料的中样试验，师傅是支持的，想不到一触及染纱设备的调配问题，师傅的脸色突然变了。沉默了好一会，他才讷讷地说：“小红，往后日子多着呢，试验啥时都好搞，最近生产任务忙得够呛，慢慢来吧。”

“试验可也是件大事，找个法子，插一插行不？”小红用商量的口气问。

“不行！”师傅寸步不让。

“咋不行，只要我们思想重视就一定可行！”小红并不示弱。

“时间就是产量，你懂吗，你懂吗？”张伟祥的嗓子有点冒火。

朱红说：“师傅，你不是常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如果搞成了，产品就会翻几番，质量就会好上加好，外国的资本家休想再卡我们的脖子。”

屋里一阵沉默。老张闷头抽烟，沉思起来。过了一会，他说：“小红，搞试验我不反对，但生产耽搁不得。再说，你也不要任

性，这个技术问题——”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路线问题……”小红瞪大了眼睛，面前的师傅一霎间变得陌生起来。没等朱红把话说完，张伟祥便气冲冲地奔出了料房。

朱红望着师傅远去，心头沉甸甸的，很不好受。手上的乱纱一时理不出头，她索性坐在凳子上，认真地理了起来。理着理着，她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九六八年春天，她怀着满腔的理想，来到了工厂，当她听说被分配在料房工作，嘴上虽说服从，心里老不高兴，脸上的笑容从此消失了。

“你别嫌料房天地小，这里可通五湖四海哪。你瞧这运往亚非拉的绒毯，哪一条不经过我们的手！”师傅的口吻是严厉的。

“想当一个普通工人，有啥错？”小红嘟囔着有点不太服气。

“哦！干革命还挑精拣肥，难道还没有错？你好好给我想想，想通了，再来找我，懂吗？”说罢，就象刚才那样离开了料房。

“多象啊！”小红想，但再一想又似乎不象。“这块疙瘩得解一解，”想到这里，手上的一绞纱也总算找到了头绪，理得利索起来。“嗨，这绞纱晚上练兵倒是一发子弹。”她眼睛一亮，快步走到窗前的试验台边，把各种试验用具摆得井然有序，然后用手勒一下搁在肩头的纱，轻巧地挂到竹竿上……

## 二

张伟祥离开了料房，两道粗浓的眉毛锁成了倒八字，额上一道很深的疤憋得紫红紫红。他从袋里取出板烟斗，用劲塞上一撮烟，巴哒巴哒地猛吸起来。小红的话，一直在他脑际回响着。他想，哼，这真是乱扣帽子，我还不是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吗？学技术，搞试验我支持，你小红的技术还不是我把着手教的，但是为啥老搞新花样，这是技术部门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何况



生产增加了好几成，设备还是老样子，这样搞下去……嗨！

走了老大一段，烟斗的火都熄了，张伟祥还是巴哒巴哒地抽个不停。“找老金去聊聊！”想到要找老金，他那沉闷的方脸露出了开朗的神色，他取下衔得发涩的烟斗连烟灰一古脑儿塞进了兜里，摸了摸满腮的胡子，大步流星向党委办公室走去。

“我又打了一个结，想找你解解！”张伟祥走进办公室，见党委书记金诚忠戴着老光眼镜，拿着一支红笔在一张纸上划杠杠，就没头没脑地冲了一句，算是打招呼。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正想找你，来得巧，这杯茶清清心，这两只馍充充饥，伙计！”党委书记穿着一套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头发有几分花白，开朗的额头卧着几根皱纹，年龄虽过五十，但很精神。他一手把茶杯和两只馍拿到桌前，一手不容分说地把老张按在椅子上。

“老金，我想不通。工作总得有个轻重缓急，为了生产，试验慢慢来，这也算路线问题？我那个徒弟啊，翅膀长硬啦，她变了！”老张使劲搓着烟叶往烟斗里装，胸膛一鼓一鼓，抖落着满腹不快。

老金和老张是师兄弟，一起泡苦水，一起闹罢工，一起奋发图强地搞社会主义建设。金诚忠深知张伟祥的“炮筒子”脾气，让他一古脑儿把话说完，才不紧不慢地插了话：“人总得变嘛，问题是怎么个变法，如果是向好的方面变，我们应该支持，应该鼓励，这是好事一桩！老张，你看看这是什么？”老金一面说，一面指着桌上的一张纸头。纸头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老张把头凑过去。由于字写得潦草，看不大清楚，急得他一把抓过老金的眼镜往自己鼻梁上搁，呵，是一份请战书：

厂党委：

我厂生产出口线毯的主色纱

——黑纱，至今仍依赖进口染料，我们觉得这等于拄着洋拐棍走路，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我们决心攻下黑色谱的国产染料代用“关”，气死帝修反。

请党委支持我们！……

下面一行小字：党委书记老金同志，我们想请张师傅当参谋，请帮忙打个招呼。

分明是朱红的笔迹！张伟祥浑身一震。

“提得好，正是火候。老张呀，你思想得有个准备，小将们在挑战哪！”老金站起来，绘声绘色地学着小红声调说：“‘你们党委应支持新生事物’，好家伙，有志向！”

老张出神地听着，好象看到小红倔强地扬起剑眉。

“我故意为难地说：‘困难大着呢。’‘困难就是老虎，我们也要做景阳岗的武松！’这丫头回答多干脆。”

老张又象看到小红攥着拳头挥动着。

老金微妙地一笑，说：“老伙计，你又犯老毛病啦，这些小将，千万小看不得呵！”

要不是满脸的络腮胡子，红脖子一露，准出洋相。老张摸了摸下巴，把剩下的半斗烟点上，低头抽开了。

老金说这话有个来由：那还是在朱红刚进厂的时候，老张听到料房里分来了个徒弟，心里很高兴。在师徒见面会上，他喜气洋洋地抽着烟坐在第一排等着挑个棒小伙子。当名单宣布后，看到眼前的徒弟竟是个文诌诌的姑娘，不觉一愣。会后他就和劳动部门办“交涉”，交道没有打通，他又找到党委，气呼呼地对老金说：“你们给我换个小伙子！”“朱红出身好，思想好，还是红卫兵的头头。你这老把式，山塌下来没见你眨过眼，怎么收个女徒弟倒愁眉苦脸起来。”经老金一激，老张总算接下来了。

师徒俩一块订了“红专公约”，老张郑重其事地将《毛泽东选集》和自己做的工具



箱交给了小红，语重心长地说：“小红，往后我们可得一块朝毛主席革命路线奔了！”

开始，小红对工种不满意，工作不安心，在师傅的教育下，她渐渐地变了，百来斤的桶她也抬，师傅看了心疼，拦住她，小红倔强地说：“男的能干，咱也能干！师傅，你不是说丫头十八变吗？要变，就得让自己朝无产阶级方向变嘛！”……

老张回想着这一切，掂着老金刚才这一锤的份量，霍地站了起来，一把抓过茶杯，脖子一仰喝完了茶，又抓起一个馍放进衣袋，转身便走。

### 三

下班后，朱红回到家里，三扒二咽吃完了饭，又往厂里赶去。根据广交会成交情况，黑纱将要大幅度增产，朱红和她的战友们大胆地向厂党委表示了决心：攻黑色谱的代用“关”。他们的决心，得到了党委大力支持。几天来，小红天天搞到深夜，初步摸到了一些规律。但想到明天试中样关系重大，她决定在今天晚上最后定下试验工艺，打一场有充分准备的仗。

走在路上，朱红对整个工艺过程又盘算开了，各项数据基本上都齐，只是碱用量还把握不定。“不过，不要紧，有师傅这个‘高级参谋’，什么困难也不怕！”想到这里她浑身来劲，下午的“抬杠”早就忘记了。

一进料房，朱红勒上袖管，戴上橡皮手套，就利利索索地干起来了。台上放着三只钵头，她按个舀上料，又把起先理清的那绞纱劈成几小支，取了一支套在蓝玻璃棒上，放在第一个钵头里均匀地把纱提上放下。“到时！”小红对自己下了命令，然后果断地把纱拎出水面，纱染上了一层黄色。她笑了。根据经验她看得出来是够标准的。接着，她又拿了一支纱放入第二只钵头。到时拎出来，却变成乌黑的了。小红脸上喜

悦的光采消失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几丝发蓝的色花，眉头动了一下。“只准赶上进口料，不准落后！”小红咬了咬嘴唇，适当调整了碱用量，又敏捷地将第二支纱投入钵头，仍然剩着几丝发蓝的色花！朱红额头冒出晶莹的汗珠，似乎真想一口把这几丝色花吞下肚里。第三支，第四支……竹竿上已经排着七支乌黑的纱。“唉，真傻，为什么不再找找师傅，一块来寻思寻思呢？！”

恰在这时，张伟祥披着星光踏进料房。

小红喜出望外地喊道：“师傅！你来得正是时候，我正要找你呢！”

老张直楞楞地看着徒弟绯红的脸颊，不知怎的，眼睛有点湿润。他已经来了很久，看了很久，想了很久，心里翻腾得厉害。老张掏出那个馍，往小红手里一塞：“给你！”说罢便将袖子一卷，跨进了料房……

当师徒俩做完最后一次试验，敲定了碱用量，露出笑容时，夜已经很深了。小红掏出那个馍掰成两半：“师傅，你吃。”

“你吃吧，饿坏了可不得了。”老张象有什么心事，说得蛮沉重。

“你不吃，我也不吃。”小红有点撒娇。

“噢？这么客气，真是不吵不成相识！”党委书记老金一边打趣，一边笑呵呵地迈着结实的步子走进了料房。

张伟祥摸着下巴有点窘。小红高兴地迎上去说：“老金同志，你也来了！”

“试得怎样，有把握吗？”老金关切地问。

“这是工艺和处方，请鉴定一下，不知合格不？”小红调皮地伸了伸舌头。

“老张，你看呢？”金诚忠聚精会神地看了片刻，用目光征求着张伟祥的意见。

“考虑得很周到。试验下去还是很有希望的。只是……”张伟祥想说只是怕影响生产，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我们青年突击队义务加班。听老金



同志讲，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小红接住师傅的话茬说。

“对！老张啊，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苏修背信弃义，刘少奇从中捣乱，我们是怎么干的？！”老金一面说，一面看着张伟祥。

两人的话语象一阵风在老张纯朴的心中掀起了浪花，战斗的日子重新展现，火热的生活记忆犹新，那是多么令人难忘呵！

当时由于苏修的刁难，有几只染料突然中断，全厂面临停工的危险，技术权威束手无策，走资派打算关门了事，然而老金和老张却挺身而出，带着全组工人投入了试用国产染料战斗，苦战三天三夜，终于用国产染料染出了第一缸纱。老张的方脸出现了棱角，满脸的胡子毛茬茬的，但心里却象浸了蜜一样，说不出的甜……

“十年了，形势发生了多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自力更生还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传家宝呵！”老金说得那样铿锵有力！

“不能让历史——重——演！”小红愤愤地挥动着拳头，宽敞的料房仿佛也抖动起来。

老张两道浓眉高竖，满腔怒火凝成一个字：“对！”说着，他拍了拍小红的肩膀，“丫头你变得好啊，奔到我头里去了。我，咳，脑门里是少了根弦，路——线——问——题——，一点不假。”他拍着脑袋，似乎经这几掌真开了窍，“嗨，有法子，兵分两路，水流一海，用不到你们加班，这么着……”

朱红的眼睛闪亮了：“师傅你真行，这才叫珍惜毛主席为我们赢得的时间啊！”她蹦着叫好，青年人的活力喷薄而出。

#### 四

第二天清晨，车间里呈现一派紧张战斗的气氛，高压汞灯发出白炽的光芒，蒸汽吹得嘶嘶作响，特别显眼的是厂房另一端放着几个大缸，老金在这里忙碌着。

“老金，是你啊，书记带头，这下更有劲了，今天可是小红唱主角。”张伟祥风趣地说。原来金诚忠全身披挂，成了道地的老把式，难怪老张也认了半天。

“本来就是老战友嘛，那你呢？”老金故作不知。

“至于我——”张伟祥幽默地挤了挤眼，“过一下十三年以前的日子。”他深情地抚摸着竹制的杠棒——手工操作的年代，工人们就是依靠它来染纱的，老张的一生中有半辈子是和它打交道的。他说：“老伙计，又要请你为社会主义立新功了！”

“那小红呢？”

“这不是她来了！”

小红还是穿着那身花绿的工作衣，一条毛巾围着脖子，袖子卷到胳膊，俊气的脸上交织着激动和不安。这身装束被一双长统靴一衬，很象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民兵。她走到染纱机旁，从容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又从料缸里舀出一勺料打量了一会，便轻捷地泻入缸中。看着一大缸均匀的染料溶液，谁都会从心里喊出好来。

“老金同志，你来得正好，张师傅另有‘特殊任务’，你可得给我当参谋！”

金诚忠说：“小红，今天你是指挥官，我们听你的调遣！”

染纱机一端的温度计正指向标准温度，小红果断地扭住蒸汽开关。蒸汽的嘶嘶声一止，车间里一片沉寂。

“陈师傅你负责温度！”“刘师傅你掌握干湿。”“小王注意皂洗。”……朱红象一个指挥员，发出一个又一个命令，接着沉着地端起料缸，将染纱倒入染纱机，哗哗的声响就象冲锋号一样，整个车间沸腾起来。

当第一缸纱拎出水面的时候，人们欢呼着涌来，而朱红却来到师傅的身旁，投入新的战斗！

（插图：周根宝）



## “述而不作”和“不述而作”

高戈辛

有一次，孔老二颇有点飘飘然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据儒门正宗、宋代理学家朱熹注解，“述”是传旧，“作”是创始；“述而不作”就是只宣传旧的，不搞革新创造。孔老二得意地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同奴隶社会初期的殷朝复古派老彭相媲美。朱熹还强调：“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孔老二传旧，其功劳则超过革新百倍。

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奴隶革命风起云涌，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变法，奴隶制“礼坏乐崩”。生当其时的孔老二，拚死命抓住意识形态阵地，删《诗》、《书》，订《礼》、《乐》，改《易经》，编《春秋》，利用文艺、哲学、历史、教育等各种形式，宣扬西周大奴隶主文武周公者流的“德治”，鼓吹开倒车的复辟之道，对抗和围剿新生事物与革新活动，为复辟奴隶制大造反革命舆论。所谓“述而不作”，正是孔老二一生专搞以旧杀新勾当的不打自招的绝妙供词。

“夫子”倡于前，弟子循于后。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述而不作”派。一切反动落后、因循守旧的孔孟之徒，无不把“述而不作”作为不可违犯的古训。孔老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的徒子徒孙们，则开口“子曰”，闭口“诗云”。到了汉

武帝时候，出了个董仲舒，他搞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述而不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后，“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述而不作”派，就是复古派、辫子党、“现在的屠杀者”，他们“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

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当代最反动的“述而不作”派。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他“举得最高”；孔老二复辟路线，他“跟得最紧”；孔老二“巧伪人”的两面派手法，他“用得最活”；孔老二诅咒、镇压新兴力量的反革命疯狂性，他“学得最好”。不仅如此，林彪还要死党都做董仲舒，都来祖述孔孟，独尊儒家，都来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述而不作”的信条中，暴露了林彪反革命狰狞面目；在林彪的阴谋活动中，游荡着孔老二的阴魂。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过古代孔老二和现代孔老二毒害的一些文艺工作者，绝大部分都在转变立场，有所前进。有的人还有新的贡献，工农兵对于他们是欢迎的。但是，也有少数人，非但不接受教训，反而更向右转，坚持倒退，挤身于“述而不作”派的行列之中。他们躲在阴暗角落



里，称颂文化大革命前的“古”，说什么文艺黑线统治下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艺革命的“今”，把大好形势说得冷冷清清，漆黑一团，甚至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是“人手足刀尺”，工农兵文艺是“白开水”、“青菜汤”。用语之刻毒，反映了他们的复古情绪是何等迫不及待！他们叫嚷要对文艺黑线的十七年一分为二，公然反攻倒算。他们过去为文艺黑线效劳，为“三名”、“三高”奋斗，废寝忘食，“不知老之将至”。今天呢，他们以遗老自居，袖手旁观，有的还宣称：“不给稿费，我的手稿就是烧了，也不给他们出版！”……总而言之，他们宣传旧道，反对新路，主张倒退，反对前进，鼓吹复古，反对革新。这股逆流，是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

在我国历史上，同孔家店的“述而不作”派相对抗的，是“不述而作”派。他们主张革新，反对传旧，主张“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反对拘泥古道，以古为法。先秦的法家都是当时“不述而作”的风云人物。他们冲决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统治，为新兴地主阶级制造了大量舆论。两千多年来，“述而不作”同“不述而作”两派的斗争，延续不绝。在我国文学史上，劳动人民是最坚决、最彻底的“不述而作”派，旧文学衰颓时，民间文学总是以标新立异的革命精神来冲破一切旧的罗网，开辟文艺的新时期，推动文艺的发展。而那些反动的“述而不作”的文人，对于劳动人民的新创造，总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或者发动反革命围剿，把新生的东西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或者把人民的创造，“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在反动阶级统治下，“不述而作，最为犯忌”，这种人常常要“用性命来

换真理”。但是，“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新陈代谢，革命战胜反动，“不述而作”战胜“述而不作”，是历史的必然。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时代不同了，“述而不作”同“不述而作”斗争的具体内容也不同了，但革新与复旧、进步与反动、倒退与反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实质没有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一场大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如何对待与评价这次大革命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文艺斗争形势也正如此。一些顽固坚持错误立场的人，一遇机会，就要搞“述而不作”，颂古非今，攻击和否定文艺革命的新形势、新胜利。无论你怎么劝告和警告，他们总是按捺不住，总要跳几下。他们妄想以旧杀新，而杀了现在，也便是为了杀“将来”。因而，同“述而不作”的逆流的斗争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巩固与发展，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对于这场现实斗争，只能因势利导，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回避。通过七斗八斗，有些“述而不作”的人，可能服输认错，改了过来，也可能有个别的，要象倒骑毛驴的张果老、脸向背后的申公豹，顽固地向后看，走倒退之路，但那也无关大局。

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政治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坚持“不述而作”，同一切封、资、修文艺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凡是阻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沿着工农兵方向继续前进的，无论是古代的孔老二，今天的孔老二，“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 孔家店二老板

## ——孟轲的故事（三则）

### 孟 轲 学 礼

梁 益 良

天快黑了。孟母倚在门框上，自言自语：“唉！孩子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又不知上哪儿去玩了？”转过身，孟母扯着嗓子向里喊：“畜牲！还不快跟我去找小少爷去？”里屋应了一声，跑出一个正在烧饭的小奴隶。“哪有象你这样做事慢吞吞的？真是越来越不象样子了。快跟我去！”说完，孟母扭身朝屋后坟场走去。

坟场上正在埋葬死人，有人吹着喇叭，有人嚎啕大哭。旁边有几个小孩顽皮地屈着手指合拢在口边，装出了吹喇叭的样子，嘲笑他们哭得这样起劲。七岁的孟轲立在旁边，好奇地观望着。看得高兴了，还走到人群中去用脚踢踢吹喇叭的人。

“你这个没出息的小子，又到这里来了？”突然，孟轲的衣领被一只大手扯住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妈妈。“走，跟我回去！”孟母气冲冲地拖着孟轲，就往家里走，边走边骂：“真不争气，你为什么老看这玩艺儿？”“好玩。”孟轲小声地嘟囔着。孟母一时气得直眨眼皮。“这是野人们干的事。你为什么不去学礼？”说话时，孟母声音直颤。过了一会，孟母把火气移到搞丧礼的那些人身上。“都是这些死不光的人，一天到晚哇哩哇啦地乱吹。”她想：“不能让孩子学

这种事，得让孩子学礼。马上搬家。”孟母暗暗下了决心。

一连几天，孟母在整理家具。孟轲问：“咱们为什么搬家呀？”“为了让你好好学礼。”孟母应道。

邹城里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孟母新居的对面是一个铁匠铺，整天火光熊熊，叮叮咣咣的打铁声不停。四周没有坟地，孟母不再担心儿子学哭丧了。可是，不久，她发现孟轲一连几天不在家，老是往外跑，他到哪里去了？孟母十分纳闷。

“咣，咣，咣！”一次吃饭时，孟轲一边吃饭，一边用筷子敲着碗。孟母一听，气得无力地瘫在椅子上。她明白了，原来孟轲这几天是跑到铁匠铺看打铁去了。

第二天，孟轲象往常一样，又跑到铁匠铺里，神气活现地要铁匠为他打一把刀，正说得起劲的当口，突然，脑后“啪”地飞来一巴掌。孟轲回头一看，又是妈妈。他摸着后脑勺，看着满脸怒气的母亲。“小崽子，再不好好学礼，我揍死你。”孟母狠狠地揪住孟轲的耳朵，把他拖回家去。

供着先祖牌位的案桌上，两支蜡烛的火光，只有黄豆般大。孟轲直挺挺地跪在桌前。孟母则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你还去



不去铁匠铺?”“不去了!”“还要不要学礼?”“学!”“那你起来吧!”

看到孟轲站起来,孟母想说什么,嘴巴嚅动了一下,没有说出话来。突然,她走到织布机旁,拿起剪刀,“呼”地一声,把布机上的麻全部剪断。孟轲楞住了。他不懂得母亲为什么这样做。孟母把剪刀一扔,厉声说道:“你贪玩不肯读书,就象剪断的麻布一样。断了织就没有衣穿。你不肯好好读书、学礼,就休想成圣贤。我一心一意指望你学好礼,重为咱孟家光宗耀祖。今天咱家到了这样的地步,你却一点不争气!我为什么要搬家?就是为了让让你学好礼,为祖宗争气。自从鲁国变乱之后,咱家逃难到这儿,从此门庭一落千丈。你父亲生前,苦读《春秋》,不幸中途夭折。可是你,不继承父业,只知道学哭丧,看打铁,不争气……”说到这里,孟母“哇哩哇啦”地哭起死去的丈夫来了。

“娘!”孟轲的泪水,被母亲的眼泪带出来了。他扑到母亲的怀里。孟母把孟轲拉到一只木箱旁,捧起一捆有点散乱的竹简,放到孟轲的眼前:“这就是你爸爸留下来的传家宝——孔老夫子的《春秋》。你不好好读,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吗?”

孟轲想:自己是不争气啊,既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又让母亲这么伤心。他“噗”地一声跪下,说:“我错了,从现在起,我一定要好好学礼,继承父亲的遗志。”

从此,孟轲每日闭门读书,死啃《春秋》,再也不到外边去晃荡了。孟母觉得自己教子有方,心里很高兴。她不允许家里奴隶弄出一点声音来,以免影响孟轲学习。但铁匠铺锻声咣咣,声声刺耳。孟母对孟子说:“这里声音太大,妨碍你读书,为了让你学好,咱们再搬一次家,搬到学宫附近。到学宫里读书,可要好好学习孔老夫子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啊!”

第二天,孟母就搬家了。

要过年了,天色阴沉沉的。阴暗的学宫里传出一阵阵读书声:“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老二的孙子、八十多岁的子思,躺在太师椅上昏昏欲睡。老师打瞌睡了。学生们慢慢骚动起来了。独有十五岁的孟轲,还在摇头晃脑地背着:“子曰:……”

读着,读着,孟轲好象听到了吃东西的声音,回过头去,原来是后排的几个同学正在分年货。有的剥花生米,有的嗑瓜子,有的咬红枣儿。孟轲马上眼睛一瞪,学着老师的腔调,教训起他们来:“朽木不可雕也。子曰:‘十五而志于学。’你们不思学礼,怎么能办大事?”“要你多管闲事!”一学生顶了一句,“谁不知你是孔夫子的忠实信徒。”另一同学冷笑了一声。“呸!”一颗枣核吐到了孟轲的额上。恼羞成怒的孟轲,完全忘记了孔老夫子“和为贵”的教训,拔拳就打。几个同学联合起来,七手八脚地把孟轲按倒在地上。学宫乱成一团。

“哗啦”,桌子掀翻了。正在孔夫子那儿梦游的子思,忽地一下子坐起来。他睁开眼睛一看,学生们正在打架。他额上青筋暴起,站立起来,狠命地往桌子上一拍:“造反啦!统统给我滚出去!”学生们看见老师大发雷霆,一个个悄悄溜回自己座位。

子思额上暴起的青筋渐渐平息下来。他叹了一口气,说:“自先圣以后,世道衰微。法家之徒,倡导变法,抛弃周礼,犯上作乱。你们是先圣之徒,不好好学礼,怎么对得起先圣在天之灵,又怎能恢复周礼啊?”

学生们都无动于衷。只有孟轲站起来,从袖筒里拿出几片竹简,指手划脚地说:“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随意变法,就是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孟轲越说越来劲,唾沫横飞,甚



至溅到子思的脸上。子思抹了抹溅到脸上的唾沫星子，用赞许的眼光望着他的大弟子，“唔，不错。思想象我，语言象我，声音也象我。先圣事业后继有人。”

街上传来了炒豆子般的爆竹声。“过年了！”不少同学站起来，收拾书简，准备回家。“不许走！”子思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但是学生们谁也不睬他，一阵风似地走了。学宫内空空荡荡的。子思气得吹胡子，瞪眼睛，额上的青筋又暴了起来，跳个不停。孟轲呆若木鸡地站在课桌前。一老一少，相对唏嘘。外边“轰”的一声，一个大爆竹炸

响了，吓得他们一阵抖索。

老态龙钟的子思，一只手搭在孟轲的肩膀上，喃喃自语：“自春秋以来，世风不古，每下愈况，可悲啊可悲……”“老师！”孟轲捏紧拳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轲一口气说了下来，“不要紧，我们就是要干到底！独来独往嘛！”

“吾老矣，”子思摸着胡子，感叹万分，“成天下大事，得靠你啊！”“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世界，除了我还能有谁呢？”孟轲在老师面前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

## 井田制休矣！

梁益良

孟轲坐在马车上，随着车轮碾过坎坷不平的泥路的颠簸，摇头晃脑地呆望着路旁大小不等的田块，呲牙咧嘴地喃喃自语：“唉，一代不如一代！”他侧过身来对坐在旁边的两个得意门生说：“子丑、万章，你们看见了吗？”两个学生忽听老师见问，慌忙凑过脑袋，莫名其妙地望着孟轲阴沉的小眼睛和干瘪的两腮，可是除了三撮黑胡须风中乱抖外，什么也没有看见。孟轲见学生这般傻乎乎的样子，颇不耐烦地叹了口气：“唔——，天天象念经似地给你们讲，怎么老是不理解我的意思？要记住，我们的脑筋不是普通庶民的脑筋，懂吗？！”

两个学生嘴里机械地应着“懂，懂！”同时却摸不着头脑地面面相觑。

孟轲嘘了口气，指着路旁的田说：“现在的土地太不象样了，周公时代，天下土地是天子的，天子按血统亲疏分配爵位，阡陌封疆，把奴隶固定在土地上劳动。几百年来，我们的祖先靠这种制度保持世爵世禄。

后来，贼民纷起，五霸分天下，特别是商鞅等辈乱臣贼子，更是无视王道，废井田，开阡陌，弄得天下大乱，一代不如一代！”孟轲说着把车子板蹬得“啜啜”直响。

两个学生这时才仿佛明白过来。子丑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学识，抢先说：“老师之言使我茅塞顿开，这次到滕国是否要滕文公恢复井田？”

孟轲一直阴霾着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微笑。万章见子丑的意见讨得了老师的欢心，不觉有些纳闷，心想，滕国是个小国，老师带了一大群得意门生，兴师动众去复井田，未免小题大做，便埋怨子丑说：“老师天天教我们行周公、孔子之道，克己复礼，复周礼才是我们的目的啊。”

孟轲正在高兴劲上，没有责怪万章，想乘机对得力的学生多下些心血，便一本正经地教诲起来：“复井田是行仁政的第一步，乃基础也。现在天下大乱，就是因为奴隶反抗，诸侯、大夫乘机霸占土地，开垦荒



地，破坏周公制订的制度。所以行仁政，复周礼，必先从恢复井田制起。滕国虽小，只要滕文公听我的话，复礼即在眼前。”

万章这时总算寻着了献媚的机会，忙插嘴说：“滕文公好对付，前年他父亲滕定公死后，不就听了老师的话按周礼治丧吗？”子丑自然也不甘落后，连忙奉承道：“是啊，当年孔夫子奔波一生，天命注定不能实行圣道，我说啊，复周礼的重任就落在老师的头上了，嘻嘻……”

“哈哈……呵，呸，呸呸……”忽然一阵大风刮来，孟轲赶忙用儒服特有的宽大袍袖遮挡风沙，可是来不及了，粗涩的灰沙夹杂着苦味的枯草叶呛了他一嘴。他一边吐着白沫，一边骂道：“连风沙也起哄，一代不如一代……”

滕文公听说孟轲来见，当天就召见。

“当今列国兼并，国内臣民越来越不听活，夫子此来定有见教？”滕文公坐定后问。

“我知道主上有难，特来帮助主上治国。依我之见，为政不难，只要主上不得罪贵族，一切就好办。”孟轲胸有成竹地说。

“是这样。”滕文公喜出望外，“能不能具体谈谈。”

“我从小学礼，知道文武周公为后人制订了最好的礼乐制度，一日复礼天下归仁。”孟轲侃侃而谈：“主上若要治国平天下，我愿辅助您行仁政。”

“仁政？前次就听您说过，正想请教。”

孟轲见时机已到，润了润嗓子诡谲地说：“行仁政，必从经界始。主上只要收回土地，分封给贵族，恢复井田制，这样，逃亡的奴隶只好老老实实地回到井田里来劳动，世爵世禄就稳了，贵族统治奴隶，奴隶养活贵族，上下尊卑，有条不紊，周礼复矣，滕国兴旺矣。”

滕文公一阵高兴后，又觉得孟子的话很渺茫，就说：“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不

过，孔子为了复礼忙了一生，也无济于事。孔子到现在时隔一百多年，民贼纷乱，井田的阡陌封疆早已破坏殆尽，怎么来收回土地，复井田、阡陌封疆呢？”

“嘿嘿，主上还缺少修养。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君子不说假话，怎么能办大事？”孟轲似乎看穿了滕文公的心事，一面笑着劝慰，一面从腰间摸出一团绢帛：“喏，我早就为您准备好了。”

滕文公接过一看，原来是写满字的丝绸，上面写着：“方里为一井，中间为公田，八家各耕一百亩，可以养活五口之家，老人小孩都不会饿死……”

“怎么样？”孟轲露出老奸巨滑的样子，皮笑肉不笑地说：“拿着这个向人家宣传，要好话说尽才会使人相信，一旦上了我们的船，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嘻嘻，”滕文公高兴起来：“孟夫子不愧是亚圣啊。”

“哈哈！”

孟轲告辞滕文公，夹在万章和子丑中间，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到了离王宫不远的学堂。一进门，见学生们都拿着书本睡着了，有的连书掉在地上也不知道。孟轲向万章、子丑递了个眼色，自己蹑手蹑脚地进屋，拿起一根竹鞭往书桌上猛地一抽，“啪——”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惊跳起来，年纪小些的从恶梦中惊醒，吓得几乎哭出声来。没等大家清醒过来，孟轲就打开了话匣子，先是训斥学生不用功，说趁老师不在偷睡。然后宣布一个好消息：“现在滕文公已采纳我的建议，要施政复古了，只要井田制一实现，天下是咱们的了。你们听着，大家加倍努力，闭门修养，克己复礼！”孟轲讲得唾沫四溅，学生们还在忐忑不安，惊魂未定。

“老师说了，我们效忠先圣孔子的时候到了，井田制一实现，滕文公一定要请老师当卿相……”子丑还没有说完，万章等不及



就抢着说：“大家不要辜负了老师的栽培，跟着老师没有错，干好了可以弄个官儿当当，光宗耀祖。”

学堂里顷刻换了一幅景象，那些刚才惊呆了的学生，也活跃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纷纷，似乎真的要成功了。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气氛渐渐地消逝了。

开春，孟轲读书的学堂里又恢复了先前的死水潭似的平静。孟轲自己也象以前那样阴霾满脸，心事重重。他斜倚在炕上，望着门外春暖花开的明媚风光，觉得懒洋洋的，一连串的难题在这个老头子的头脑中盘旋，为什么井田的影子都还没有？为什么几次去见滕文公都不让见？为什么……想着想着，昏昏入睡了。

孟子仿佛觉得自己正站在滕文公身边发号施令，哈，他心里一阵高兴，低头一看，身上不正穿着卿相的朝服吗，这下好了，先王之道实现了。孟轲得意地把手一挥，喊道：“把天下的田都划成井田，快！”只见臣子们唯唯诺诺地领命而去。“哈——痛快！”孟轲笑着，觉得心旷神怡，无穷的忧虑一扫而空，他有点飘飘然了，似乎自己就是周公。“哈哈……”正笑得起劲，忽觉得身子被人抓住了，刚要叱斥，听得有人在叫：“老师！老师！”孟轲睁开眼，见子丑满头大汗地叫着自己，才知道刚才的一切是一场好梦。

“不好了，听说滕文公背弃了老师的主张，不复井田了。”子丑气喘吁吁地说。

“啊！”孟轲一骨碌地爬起来，瞪着布满血丝的小眼睛象要把子丑一口吞下似的：“听谁说的？”

“外面很多人在讲，听说在王庭上进行了一场辩论，大多数大臣反对恢复井田制，说你讲的井田制是你编造出来的，实质上要夺回他们的土地，把逃亡的奴隶重新禁

锢在土地上当奴隶，维护从前的统治方式。”子丑背诵着听来的话。

“咳！”孟轲气得胡子不停地乱抖：“滕文公怎么说？”

“听说滕文公也无法，只好决定不恢复井田。”子丑涨红着脸说。孟轲长叹一声，象霜打的庄稼，软绵绵地倒在炕上。

过了许久，孟轲的小眼珠才开始转动，大约又想起了孔子，忽然跳起来吼道：“走！”子丑、万章等下意识地收拾了一下行装，急匆匆地跟在马车后面走了。

马车在路上颠簸着，孟子回味着刚才的美梦，正在自叹，被田里一群人的谈笑声打断了思路。

“哎，这不是孟夫子吗？”一个农夫模样的人跟孟轲打招呼。孟轲一愣：好熟的声音，就是认不出来。他眯起小眼睛瞅了半天，才认出是燕国儒生陈相。

“你怎么到这儿，弄成这副模样？”孟轲十分惊讶。

“嗨，现在奴隶造反，各国争雄，互相兼并，诸侯大夫纷纷夺取政权，改变先王之道，我们学派从孔夫子到现在处处碰壁，我决定放弃儒学，拜农家许行为师，重农耕田，重创家业。”陈相感慨地说。

“哎呀，你怎么这样！”孟轲坐在车上跺着脚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通理。我们是天生的统治者，你怎么轻信异端邪说，贵贱不分，天下……”

“就是他！”孟轲正哭丧着脸贩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黑货时，附近一群劳动者闻声赶来，要和孟轲算账。

“喂，孟轲，你胡说什么？没有我们劳动，你吃什么？”一个赤脚的大汉责问道。

“听说他要恢复井田制，那不是存心叫我们重新做奴隶？”一个高个子大汉说。

“屁话，不要听他讲得好听，其实他吃饱了饭专为少数贵族着想。”



“喂！你这个井田梦做得如何了？”一个人嘲笑道。

“破产了。”不知谁回答了一句，大家齐声笑道：“井田制休矣！”

孟轲只好缩着脖子，向子丑做了一个眼色。子丑不愧是孟子的得意门生，立即领会了孟子的意图，赶紧把马鞭一挥，溜了。

## “仁政”的诀窍

卢 师 兵

孟轲在梁国做了几年食客，眼看他兜售的“仁政”“王道”在梁国实行不了，心情十分忧郁。

有一天，他找了几个学生在书房里商量：“君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看来我们在梁国呆不下去，应该另找门路了。”

“到哪里去呢？”有学生问。

他的大弟子公孙丑首先提出建议：“听说齐宣王执政之后，招徕各国文人学士，在齐国国都设了一个稷下学宫，聚集各派学者数千人，有的还封官拜相。我们如果到齐国去，也许能受到厚遇。”

正在议论纷纷时，一个学生进来报告，齐国大臣胡龅派人来见老师。

“啊，天无绝人之路，胡龅是我的老朋友呀！”孟轲喜出望外，连忙起身把人迎进书房。略略寒暄一番，来人便告诉孟轲，胡龅请他到齐国作客。

孟轲受宠若惊，就摇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吹捧起来：“听说你们大王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志向可不小呢！”

那来说：“提起我们大王，最近倒有一个小故事……”

原来近来齐国正遇灾荒，民穷粮缺，许多地方老百姓只得靠树皮草根过活。齐国的财政受到严重的威胁。一天，齐宣王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对策，一伙大臣七嘴八舌，折腾了半天，仍然一筹莫展。

正在这个时候，朝堂的阶下有人牵过一头牛。

宣王问道：“牛牵到哪里去？”

“报告大王，按照你的命令，新近浇铸的大钟已经完工，乐师说要牛血涂钟，所以现在把它牵去宰了。”

宣王听了一怔，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涂钟，就宰一头牛，岂不要引起人们议论。他灵机一动，装出一副怜悯的样子，指着那头牛说：“别宰了，你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多么可怜，我实在不忍心，把它放了吧！”

牵牛人惶惑地问：“那么，钟不要涂了吗？”

“嗯，”他略略沉吟了一下，便说：“换一头羊来代替它吧！”说罢，他环顾四周的大臣，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谁凑趣地叫了起来：“啊，大王对畜牲还如此慈悲，真是老百姓的福气啊！”

……

还没等来人把故事说完，孟轲便乐得眉开眼笑，不住地说：“喏，是这样，是这样。”他直了直脊梁，仰起头来，兴奋地说：“看来齐王跟我们志同道合，我们到齐国去，一定大有可为。”

学生们虽然弄不清孟轲的意思，但看到老师的得意劲，也跟着高兴起来。

第二天一早，这个一心想复辟奴隶制



的老顽固便带着一大帮学生，搭上十几辆马车，直奔齐国。

一路上，只见两旁田野里一片焦砾。一群群衣衫褴褛的饥民，拖儿带女，向别处逃荒。孟轲的大队车马奔驰而过，扬起阵阵尘土，饥民们让在路旁望着马车，射出仇视的目光。

“老师见了齐王，是不是先劝他开仓赈济百姓呢？”一个名叫陈臻的学生问道。

“什么？我去见齐王要谈的是治国之道，怎么会去替野人出主意？”

挥鞭如雨，马不停蹄。不几天，孟轲一伙就赶到了齐都临淄。

孟轲一伙的大队马车经过街市，惊动了很多人，纷纷前来看热闹。孟轲连忙正襟危坐，故意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车子转了几个弯，经过一个广场，那里聚集了很多人，孟轲探头张望了一下，只见一根大柱子上绑着一只大黄牛，一个肩阔腰粗的屠夫举起大棒槌，对准牛的脑门狠狠敲了一下，黄牛惨叫一声，立刻倒下。孟轲看到这情景，急忙举起宽大的袖子，掩住面孔，连声喊道：“太惨了，太惨了！”连忙喝令赶车的人改道。

旁边的人群看到车上这个老头儿装腔作势的样子，不禁哄笑起来。笑声一直把他们送到稷下学宫。

胡龁得知孟轲到了，早在学宫门口迎候，宴会也准备好了。

“辛苦了，孟先生。”胡龁笑吟吟地说。

孟轲肚皮里正饿得叽里咕噜地叫，一眼看到满桌丰盛菜肴，不禁馋涎欲滴。胡龁客气地把一块香喷喷、热腾腾的牛排夹到老头子的碟子里，说：“眼下灾荒，没有什么招待。这牛排倒还新鲜，刚开膛。请，请……”

“嗚，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孟轲一面客套一番，一面使劲把牛排咬了一口，

咂咂嘴唇，连声夸奖：“不错，不错！”

孟轲的学生是连吃饭也不放过问道的。不知哪个忽然想到便脱口而出：“老师刚才说杀牛太惨了，现在我们吃它的肉，又怎么解释呢？”

“哼！”孟轲从鼻孔里出了口粗气，煞有介事地说：“君子对于畜牲，看见它生便不忍见其死；听到它哀叫，就不忍吃它的肉。所以君子要远远地离开厨房。”说完便细细咀嚼起牛排来了。

胡龁在一旁听了，竖起拇指夸奖道：“老先生高见，真是仁爱的君子，又是养身的善士。”

宴会结束时，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孟轲酒醉饭饱，摸着圆圆的肚子，很是得意。那晚，孟轲兴奋得睡不着觉，后来就干脆盘腿而坐，养足“浩然之气”，准备第二天朝见宣王。

宣王听了胡龁的推荐，就在堂上接见了。孟子为了讨好宣王，开口就说：“我听胡龁说起，大王曾经用羊换牛去涂钟，有这件事吗？”

“噢，有的。”宣王应声道。

“据说老百姓以为大王是想省掉一条牛呢？”

“唉，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什么办法？”

“可是我倒深知大王的心意……”

“嘎！”宣王怕自己心里的秘密被当场拆穿，倒有些紧张。

孟轲欠了欠身说：“这是大王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正是仁的开端呀。大王在畜牲身上有这样的热心肠，真是仁爱的君主呀！”

“嗯。”宣王舒了一口气，点了点头。

孟轲见宣王动了心，暗暗高兴。他眨巴着眼说：“你见到牛，却没有见到羊呀。杀羊就不关你的事了，这叫眼不见为净。所



以君子要远远地离开厨房，这样，既可以吃到肉，又可以体现出好心肠。”他越说越得意，不由得走到一旁，凑近宣王轻声说：“这就是‘仁’的诀窍呀！”

胡龆在旁凑趣地叫起来：“妙，太妙了，真是个好诀窍呀！大王的好心，我们应向老百姓好好宣传一番，来表明大王和老百姓患难共济，度过荒年的决心。”

“哈哈！”齐宣王和孟轲相互望了一眼，会心地笑了。

孟轲一看时机成熟，就想进一步推销那套复辟方案，他谄媚地说：“这个诀窍用处还大着呢。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有不忍人之政。他们把这套诀窍用于治理天下，就能够得心应手，奴隶和老百姓就不会起来造反。现在大王也有这样的好心肠，我看用王道来统一天下也就不难了。”

齐宣王一向听惯富国强兵之道，对孟轲一套“仁政”、“王道”不大清楚，但一听“统一天下”倒很感兴趣，便说：“我的脑子有些糊涂，你能不能讲一讲，怎样来用王道统一天下呢？”

孟轲便把他苦心设计的一套复辟方案又搬了出来。他先给齐宣王吹嘘一套井田制“美妙图景”。接着便叹气说：“现在有一批人，专门替国君动脑筋扩大土地，侵犯贵族利益，把周天子的土地任意分给农民耕种，这就大大违反先王的不忍人之政了。”

“那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宣王又问。

“依我看来，对善于打仗的人应该处以最重的刑罚；对开垦荒地，把土地任意给农民耕种的人也要法办，来一个杀一儆百，这样，先王之制就能够恢复起来。”说到这里，孟轲凶相毕露起来。

孟轲越说越起劲，齐宣王虽然感到孟轲这一套复辟方案，离开现实太远，但他想到孟轲讲过的诀窍，为了博得“好士”的名声，只好勉强装出虚心倾听的样子。

孟轲阴谋策划打击新兴封建势力的活动，很快引起齐国一些大臣和将军的反对。过了几天，在齐宣王的朝堂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有一个大臣说：“大王切勿相信这批自称为贤人的儒者啊。这种人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一面高唱不忍人之心，一面却劝大王对有功之臣滥施刑罚。这哪里是什么‘仁政’，简直比霸道还厉害呢？”

一些新兴地主阶级分子气愤地说：“孟轲说什么连我们开垦荒地都要办罪，还要把我们的土地也收回去，恢复井田，我们和他拚了吧！”

大将田忌更是怒气冲天，他圆瞪双眼，骂道：“孟轲你这家伙野心真不小。我们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大王开辟土地，想不到你倒要叫我们受重刑。既然你要我的命，我也决不会饶过你。”

说罢，他按着剑柄，向孟轲逼近一步，吓得孟轲倒退不迭，面如土色。

齐宣王一看群情激愤，恐怕大臣离心，军心瓦解，便对大家说：“孟轲所说不过是腐儒之见，我决不会轻信他的话。诸位尽可各安本职，不必惊忧。”

孟轲眼看他的“仁政”的诀窍已经失灵，便喃喃自语地说：“五百年风水轮流转，每过五百年一定有英明的圣王出世，而且也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物来辅佐他。看来，齐国不是出圣王的地方。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大家见他一副狼狈相，便说：“你别在那里白日做梦了。你的祖师爷孔老二早已做了丧家狗，你的下场不会比他更强吧！”

大家哄笑起来。

第二天，孟轲听说齐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和将军准备要杀掉他，便带着一群学生，夹着尾巴溜出齐国。



## 小说《生命》和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

常 峰

“一九六七年二月尾”，这是短篇小说《生命》一开头就给读者交代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此年此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小说接着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正席卷向阳村。”不错，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令下，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生命》并没有给我们描绘这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伟大革命的壮丽图景，并没有描写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如何继续向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而奋斗……在小说中，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一月夺权变成了右派翻天。天空升起了“乌云”，天也“冷得出奇”，一个火红火红的大革命的春天，变成了“一座严寒刺骨的大冰窖”！

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向阳村究竟是谁向谁夺了权呢？据小说描写，竟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相反，是走资派支持一个牛鬼蛇神夺了无产阶级的权，这真正是历史的颠倒。显然，历史并没有为小说提供这种颠倒，而是小说把历史颠倒过来了。

请看小说所描绘的起来夺权的“造反兵团”的头头崔德利：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四清”下台干部，历史上投过敌，当过蒋匪兵，参加过国民党；解放后，又混入党内，“投机倒把”，“腐化堕落”，“横行霸道，一手遮天”，简直是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坏蛋。小说告诉我们，这个崔德利，“在农村文化革命深入以后……特别是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传到农村，他见时机已到，便打起造反的旗号，蒙蔽了部分群众，组织了造反兵团，自封为头头兼三队队长，夺了大小队的权，在村里，一时间气势汹汹，很是唬人”。原来一月革命风暴只是为右派翻天提供了“时机”。这“造反兵团”据说只有“两个半人”：崔德利之外，只有一个“天真”、“幼稚”、“跟着瞎起哄”的小青年丁士明，那“半个”呢，自然是幕后操纵的地主孔香阁，人称孔秃子的了。

看吧，这就是作者笔下的一月革命中起来向走资派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那么，这“两个半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神通，居然夺了权，掌了权呢？小说回答说：“别看他们人不多，可他们的能量很大。”广大贫下中农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有跟着跑的份儿。车老把郑广才的一句话颇有代表性：“人家夺权了，咱不同意屁事不顶呀！”这无异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广大群众受到压制，被剥夺了发言权，起不



了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根本不是自下而上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而不过是象崔德利这样的下台干部的“反攻倒算”，因而同广大群众是对立的。请问，这不是明目张胆否定文化大革命，污蔑广大革命群众，又是什么？

小说还告诉我们，崔德利在夺权之后，做出来的是这样四件事：一是在春耕大忙的时候，派大车出外拉脚，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私分粮食，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三是毒害牲口，搞反革命破坏活动；四是扣压中央信件，封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等等。真算得上是罪大恶极的了。

但是，历史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涂抹的。对于小说通过崔德利的形象，硬加到革命造反派身上的这一系列罪行，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很熟悉的。究竟是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谁利用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镇压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是谁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又是谁利用职权，封锁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蒙蔽和欺骗群众，妄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难道不正是一小撮走资派吗？一月革命风暴之所以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要夺权，恰恰就是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和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迎头痛击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挑起革命和生产这两副重担，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生命》把走资派的罪行一古脑儿都栽到革命造反派的身上，还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后果，作者的立场究竟站到哪里去了呢？

歪曲和否定革命造反派，也就是为了歪曲和否定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完全必要的，是

非常及时的”，还是相反？《生命》的结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请看向阳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简直是个“无差别境界”。据说是因为经过了“四清”运动，向阳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小说在这里故意把“四清”运动同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立起来，用前者来否定后者。这种拙劣的手法又能骗得了谁呢？你要是承认党的基本路线，承认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那就应该懂得这既不是一次“四清”运动所能解决，也不是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四清”运动的继续。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生命》所宣扬的阶级斗争一次解决的谬论，正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用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生命》煞费苦心地向我们证明：在向阳村，文化大革命实在没有必要，这里实在是无反可造。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春生“鼓动全村学大寨”，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黑货，“早已被批成了臭狗屎”，领导权问题，方向、路线问题不是全解决了吗？还要造什么反？小说处处充满了这种今不如昔的愤慨和对旧秩序的眷恋之情。可是怎样才能回到那个美妙的“无差别境界”里去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夺权。于是《生命》就精心设计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夺权的斗争，带头进行反夺权的就是田青山。

田青山何许人也？据说他不但是“老贫农”、“老党员”，还是“村里第一个造了县



里‘走资派’的反”的“老造反”。有了这样三件漂亮的外衣，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奇怪的是这位“老造反”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向走资派夺权。他只知道“心往农业上想，劲往粮食上用”。谁都知道，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鼓吹这类“唯生产力论”的口号，是走资派压制革命的惯用伎俩。现在这一口号，却不但出自田青山之口，而且成了他反夺权的思想武器。要说田青山心里想的只是生产，可也冤枉了他。他很懂得“权”的重要。“权，权，命相联，宁可粉身碎骨，不可一日无权。”这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口吻吗？可这却是一个“老党员”“用整个生命”说出来的话哩！他的“整个生命”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反夺权，向一月夺权反夺权。反夺权，其实就是复辟。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这是因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所以，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坚持还是背离这一大方向，正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试金石。象田青山这样的人物，不去触动走资派的一根毫毛，反而要把走资派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正说明他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十足道地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他的思想是复辟的

思想，他的行动也是复辟的行动。歌颂这样的人物，那就是歌颂复辟和倒退。小说通过田青山及其得力助手于学军的嘴，借痛骂崔德利“指手划脚瞎指挥，成天喊‘革命’、‘革命’”，“真是夜蝙蝠围着水盆飞，楞充海燕”，“是秋后的蚂蚱，也没几天好蹦跶的啦”，恶毒攻击革命造反派。当年那些走资派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势力不就是这样咒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吗？

人们还记忆犹新，一九六六年，当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刚刚兴起，刘少奇一伙就诬蔑革命造反派是“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大搞什么“抓游鱼”、“反干扰”，并且实行一种“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的反革命策略。妄图以这种办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刘少奇这套办法在生活中彻底破产了，可是想不到在小说《生命》中却成功了。《生命》的主人公田青山不正是严格按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办事的吗？

《生命》的出现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任何艺术作品，总是适应一定阶级的政治需要，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正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存在着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才会冒出《生命》这样的小说和田青山这样的人物形象。林彪就是复辟倒退的反革命逆流的集中代表。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党的九大已经召开，全国人民响应九大号召，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却躲在阴暗角落里，乞求于孔老二的亡灵，用“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纲领互相“勉励”，叫嚷“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生命》是一九七一年六月完稿的。在



这以前三个月，林彪一伙又炮制了一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571工程”纪要》，咬牙切齿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嚣“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这场“新的夺权斗争”在现实生活中是以惨败而告终，但我们在《生命》里，却居然看到了田青山反夺权的胜利，一次反革命复辟行动的成功。这看起来是偶然的巧合，但“巧合”之中不正包含着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必然联系吗？同年九月，林彪反党集团自我爆炸，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可是，到一九七二年，《生命》居然公开发表了。林彪一伙提出的什么“亲不亲，线上分”这类公开对抗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的反党的分裂主义的口号，在小说中一字不易地保留着。“克己复礼”，是林彪的政治路线；“亲不亲，线上分”，这是林彪的组织路线。田青山的所作所为，从路线上看，既与刘少奇相一致，又与林彪相一致，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他们所推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都是要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田青山的反夺权，不就是要“复礼”吗？今天，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面对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不约而同地举起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黑旗，他们集中矛头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正是这场革命的雄伟的步伐踏碎了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美

梦。因而，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前进还是倒退，是革命还是复辟，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生命》的发表，恰恰就是适应了阶级敌人复辟倒退的反革命逆流需要的。

毛主席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光辉文献中，曾经尖锐地指出：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今天，在现实生活中总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总是坐在旧事物一边，习惯于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结果总是把事情看颠倒了。对于这些人，我们奉劝他们重新学习一下毛主席上面这段光辉指示，并且通过对《生命》的批判，引出必要的教训。



# 依靠工人阶级保卫和改造城市的颂歌

——读短篇小说《初试锋芒》

王国卿 刘太平

依靠工人阶级保卫和改造城市是我们党的一贯指导思想。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深刻批判了在城市斗争中不依靠工人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工人武装，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为保卫和改造城市，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短篇小说《初试锋芒》就是一篇反映城市民兵斗争生活的好作品。

城市民兵一定要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哨，保卫和改造城市，这是《初试锋芒》所表现的发人深思的主题。小说通过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抓阶级斗争这一中心事件，层层展开区民兵团部作训组副组长江兴和组长孙隆之间的矛盾冲突，着力刻划了江兴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主动性、进攻性，从而塑造了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的民兵新干部的英雄形象。

江兴调到区民兵团部，刚一到职，就与孙隆爆发了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江兴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根据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提出派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利用业余时间抓阶级斗争。但是，孙隆却认为没有

这个必要。按照他的看法，“阶级斗争当然人人都要关心。但工作总有个分工嘛！民兵，民兵，平时是民，战时是兵。平时能搞好训练，战时能够拿起枪参加战斗，这就尽了民兵的责任了。”他把“民”和“兵”截然分开，认为民兵只有在战争爆发时才能发挥兵的作用。这种“分工论”，从本质上歪曲了无产阶级民兵的性质，从根本上取消了社会主义时期民兵的战斗职责。城市民兵，是工人阶级的武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民兵担负着极其艰巨又光荣的任务，既是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英勇战士，又是打击阶级敌人复辟活动的尖兵。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还谈得上什么民兵的责任？

民兵永远是一个战斗队，阶级斗争的战场就是他们的哨位，时刻听从党召唤，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江兴同志说得多好啊！“民兵，民兵，既是民，又是兵。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我们时刻都是兵。”这是江兴在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民兵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时刻都是兵”，这充分说明了江兴对民兵本质的深刻认识，也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作为一个民兵，就是要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民兵的战斗职责。“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江兴自



己正是这样，他时时都是以一个“兵”的战斗姿态出现，头脑清醒，警钟长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阶级敌人阴谋策划“三停”，妄图破坏电站时，是江兴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及时组织了“钢铁民兵”，保卫了电站，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江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斗志更旺，又是他带领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战斗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对民兵本质和民兵战斗职责的不同认识，必然会导致在民兵工作中两条不同的路线。由于区委的支持，孙隆不得已地同意派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但心里并不支持。他对民兵小分队的活动有看法，他抓的“大事”就是训练，在他看来，“本领不高，靶场见分晓；炼出神枪手，战场逞英豪。”而江兴则认为，训练要抓，但首要的是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锻炼和建设民兵。他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带领小分队在里弄搞社会情况调查，掌握阶级敌人动向，打击资产阶级歪风，配合干部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组织青少年办政治夜校……两条路线，两种做法。由于这样，江兴和孙隆之间又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发生了。一次，当阶级敌人“半条命”——全福贵给青少年讲坏故事，引诱青少年看坏书时，民兵小分队推迟预定进行的实弹射击考核，投入了对全福贵的斗争。

对于这件事，江兴和孙隆产生了深刻的分歧。江兴热情赞扬这种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的精神，提出全区通报表扬。而孙隆却指责为“不务正业”，抓了“婆婆妈妈的事”，要批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工作分歧，而是关系到要不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大问题。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什么“婆

婆妈妈的事”，而是大事，头等大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刻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不过手段更加隐蔽，更加狡猾。他们往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无产阶级进攻，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全福贵就是这样一个阴险的敌人，一个坏故事，一本坏书，这些都是他们进行复辟活动的思想武器，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在小说中，江兴和全福贵斗争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叫我杀人，刀还拿不动呢。”

“杀人不一定要用刀，比如用砒霜——还可以包一层糖衣。”

一语中的。江兴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专政，不仅要和拿枪的敌人进行斗争，还要和不拿枪的敌人进行斗争，和资产阶级的“软刀子”进行斗争，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孙隆就看不见这种“软刀子”，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他是一个瞎子。正是他和阶级敌人和平共处，当阶级敌人举起“软刀子”杀人时，他还说什么“难免”的，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举手投降。试问，如果照他这样，即使民兵训练得再好，对无产阶级有什么用处呢？

江兴和孙隆的矛盾冲突，是民兵建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要不要组织城市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这个斗争的焦点。其实，城市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根本不存在要不要的问题。城市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我们工人阶级是历史的主人，城市的主人，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彻底改造旧世界。工人阶级的武装就必须抓好社会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这个斗争实质上是要不要依靠工人阶级来保卫和改



造城市的问题。

工人阶级管理、改造和保卫城市，工人武装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对一切妄图搞复辟的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加以干扰和破坏。在民兵建设上，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也是由来已久的。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竭力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他们或则虚设形式，使不少民兵组织有名无实，工人批评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或则以军事压政治，大搞尖子比武，把民兵排斥在现实阶级斗争之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一伙也是百般阻挠和破坏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广大民兵，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与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勇敢承担各项战斗任务，成为群众专政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更是群众的一个创造，是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管理城市的一种新形式。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经过实际

斗争的考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小说题为“初试锋芒”，这还仅仅是开始，随着斗争的发展，必将愈来愈显示出他的战斗作用。当然，只要社会上有阶级斗争存在，在民兵建设上就一定会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会有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现象，斗争是长期的。我们要向江兴同志学习，与孙隆的回潮思想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初试锋芒》还是有缺点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显得有点单薄，还不够丰满，主要是缺少有力的行动。但是，总的说来，江兴这个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的英雄形象基本上树立起来了。从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大好形势，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的革命的自觉性和革命的主动进攻精神。

战斗的时代需要战斗的作品。我们殷切希望广大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

---

(上接 10 页)

决不做青兰，一定要与孔孟之道划清界线。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什么“中庸之道”，统统都是反动阶级骗人之道、复辟之道。形势越好，敌人行将灭亡的命运越临近，就越要进行垂死挣扎、疯狂反扑，斗争的形式也就越隐蔽、越狡猾，因此斗争也就越复杂。形势大好和斗争尖锐，是辩证的

统一。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也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让我们满怀阶级义愤，联系文艺战线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实际，投入批林批孔的伟大运动，为发展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而共同努力！



## 这是在提倡什么？

**编者按：**这里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封来信提到了当前文艺创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某些作品中存在着“无冲突论”的倾向。而有的评论还在赞扬这样的作品，有意无意地助长着这种倾向，这就更加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究竟什么是“生活中有意义的片断”？怎样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来认识和反映生活？怎样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提炼主题？怎样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英雄人物？来信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大家来认真讨论的。

编辑同志：

我是部队的一个文艺爱好者，工作之余，常常喜欢阅读一些文艺作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斗争中，在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推动下，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作品。特别是近年来，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直接反映文化大革命和当前批林整风运动的小说、诗歌、散文，他们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塑造了一大批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战斗成长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极大地教育和鼓舞着我们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我们部队的同志们说：“看这样的小说，好象上一堂路线教育课。”

但是在阅读文艺作品过程中，有时也会碰到这样一些作品：看完之后平淡无味，没有矛盾，没有斗争，只是一些巧合、误会或是一般好人好事的堆砌。前不久，我看到一篇题为《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读小说〈除夕之夜〉》的评论文章（载《安徽文艺》一九七三年第十期），这篇文章对小说《除夕之夜》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作者“善于截取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片断，着力地

表现经过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我国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小说“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高度来提炼主题，深化主题，使其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深刻的社会意义，给人以教育、鼓舞”，等等。因此，我特意找到了这篇小说（载《安徽文艺》一九七三年第三期），可是读完之后，不但没有产生与评论者相同的感受，反而引起了一些不同想法和疑问。我感到在这篇小说中明显地存在着一种文艺创作“无冲突论”的倾向。为了更好地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这个问题反映给编辑部。同时，我也想具体谈谈我对这篇评论文章（以下简称《评论》）的粗浅意见，并希望在刊物上引起讨论，以求得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认识。

《评论》的作者认为《除夕之夜》是截取了“生活中有意义的片断”，那就让我们先来看看小说究竟“截取”了一个有什么样意义的片断吧！——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二年除夕之夜，民兵志众“带班放哨”去了，家里只剩下爱人雪梅和刚出生三天的孩子。雪梅第一次醒来时，见到邻居张二嫂来照顾她，喂饺子、烧蛋汤，雪梅“心里热烘烘的。”她第二次醒来时，邢大娘和卫生



员小芹又来了，冲糖水、洗尿布，雪梅“心里甜滋滋地”。在听完邢大娘的一段忆苦后，雪梅又睡着了。当她第三次醒来，听到邢大娘和小芹为了争着留下来照顾她而发生的争执，雪梅“鼻子一酸，一眶滚烫的泪水呼拉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对这时回家来看望她的志众说：“去吧”，“为革命，为大伙，也为我们的孩子……”小说就这样结束了。这算什么“有意义的片断”呢？一堆家务事，一片儿女情而已。有人会说，这是写的好人好事啊！是的，在今天的生活中，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可是这些好人好事的出现，都是正确与错误、新与旧、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矛盾和斗争的结果。生活就是斗争。“截取”没有矛盾和斗争的“片断”，而说是“有意义”，而且是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深刻的社会意义”，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意义？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呢？！

《评论》不但说小说“截取”的是“生活中有意义的片断”，而且说它“不仅突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而且强调了用枪杆子保卫新生活的意义。”这真使人百思不解！尽管小说结尾这样写着：“啊！静静的瓦埠湖，在这迷人的除夕之夜，您的身边闪耀着万家灯火，传颂着一个伟大的声音：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可是这个尾巴是生硬地装上去的。更准确地说，小说的全部内容所表现的思想与《评论》所说的“主题”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小说中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没有斗争。出场的人物走马灯似地围着一个产妇转。如果说这篇小说要表达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里贫下中农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阶级情谊，那倒只能说它写得浅薄和平淡；可是小说竟用这些场面来表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行全民皆兵”的思想，这就不能不是严重的歪曲。读过小说之后，

给人的感觉是民兵活动与家庭幸福相对立。这样的作品怎么能够如《评论》所说：使读者“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教育”呢？

更令人奇怪的是，《评论》说：“作者根据革命样板戏创作‘三突出’原则，在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前提下，对情节进行了恰到好处取舍与剪裁。”我把小说前后翻了两遍也找不到什么“主要英雄人物”，据《评论》说，却原来是“一直没有出场的邢书记”。

一篇作品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反倒是“一直没有出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逻辑？使人无法容忍的是，《评论》竟说这是“根据革命样板戏创作‘三突出’原则”，到底是评论者糊涂无知呢？还是对“三突出”原则的有意篡改？！小说根本没有写什么英雄人物，更无所谓“主要英雄人物”，与革命样板戏创作的“三突出”原则是南辕北辙的！

《评论》还说小说根据“三突出”原则，“对情节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取舍与剪裁”，这岂不等于说我们的样板戏都是“无冲突论”的作品吗？！

我认为“无冲突论”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创作上的反映。联系到当前各条战线上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就不难看出，文艺创作上重新出现的这种“无冲突论”倾向，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种表现。对这种倾向的再批判，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为此我希望编辑部能够对文艺创作中的“无冲突论”进行批判，肃清其流毒，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〇七七七部队 白克强



工厂的主人  
梁洪涛  
一九五二年  
五月  
初



工厂的主人  
(中国画)

梁洪涛  
作







朝霞

1974/3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定价: 0.25 元